

蔡東藩著

三集

民國通俗演義

上海會文堂新記書局印行

第六冊

(42)

中華民國二十五年五月(改版後)四版

民國通俗演義

集三

全書
二冊

定價大洋二元

外埠
加郵費

有
著
作
權

著 者 蔡 東 藩

校 勘 者 通 俗 圖 書 刊 行 社

發 行 人 徐 寶 魯

印 刷 所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總 發 行 所 上 海 三 南 路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分 發 行 所 北 平 口 南 路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北 平 口 南 路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石 家 莊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濟 南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青 島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長 沙 會 文 堂 新 記 書 局

第一百零一回 集靈園再開會議 上海灘悉燬存烟

却說歐戰已畢，各國將開議和大會，中國政府，不得不派遺專使，赴會議和，當下由徐總統擇定一人，就是外交總長陸徵祥。徵祥曾因事請假，部務委次長陳錫暫行代理，此次奉使赴洋，不便逗留，便即束裝起行，乘輪赴歐去了。是時英美法日意五國公使，統奉五國政府訓令，願為中國南北調停和議，先提出勸告書，遞交北京政府。徐總統本是請他幫忙，當然心心相印，不煩瑣覆。五國公使，又電令駐粵領事，各向廣東軍政府，致書勸和。大略說是：

法英意日本美諸國政府，因見此二年內，中國內亂，已久不停，大有分崩景象，甚為懸系。此項紛亂情形，不特與外國利益有損，且致中國治安之慘禍，因此所生不靖之情，反足鼓勵敵人之氣，而與大戰緊急之轉機，妨礙中國與協和諸國實行會辦之舉。今該轉機已成過時黃花，各國人民，正盼組織環球，以達各處人民平安公允之時，中國未能統一，則各國民應為之事，更屬難為。茲法英意日本美諸國政府，對於中國大總統解決內亂之所設施，深滋冀望之懷；且對於南方各要人之態度，亦樂觀其有欲和平了結，同等趨向。是以各該政府，就此聲明對於北京政府及南方各要人，願與廢除箇人私懷及泥守法律之意見，一面謹慎從事，免除障礙，講和之行爲，一面迅以慷慨會商之行，而以法律暨顧及中國國民利益之熱心為根據，尋一兩造和息之路，始克使華境以內，平安統一。此各國政府同心暨殷盼之忱也。此時法英意日本美諸國政府，聲明其切實贊同雙方，欲解決向日分裂之爭端，惟擬欲使知毫無最後干涉之策，亦無指揮或諷勸此次議和條件之意，故此項條件，必須由中國國人自行規定所欲者，只係盡其所能，鼓勵雙方於所望所行各事上，達議和統一之目的，俾中國國民對於各國，冀望重建之功所肩之責，於中國歷史上，更為擴充矣。特此勸告。

這篇勸告書，已經將西文譯作華文，廣東軍政府，即用華文答覆云：

兩年以來，中國因內爭而致國內治安及外國利益，俱受損失，并使中國不能切實協助聯盟國，爲公道正義之競爭，軍政府對此，殊深痛惜。軍政府對於此項協助，尤爲關切者，蓋以其戰爭之主義，與法英意日美各聯盟政府之主義，若合符節。護法者非爲個人意見，或法律細節而動干戈，實爲反對武力主義，並求民主主義之得安全於中國也。國會被非法之解散，（今幸仍正式開會於廣州）憲法視爲具文，武力派之橫暴亂政，皆所以使護法者迫不得已，而以兵戎相見，伸張直道。今各友邦覺悟，欲縮短中國內爭，回復和平之唯一善法，在停止供給款項於武力派，本政府極爲感佩。本政府信武力派現有意言和，經已令所部各軍停止進攻，且告知武力派所選出之首領，在適當地點直接開和平會議矣。此種和平，不能苟且從事，無相當之保障，遺留勢力，使將來隨時復可擾亂國內和平。英法意日美各聯合政府之意見，謂須根據法律及注重全國人民利益，以爲調和之主旨，各政務總裁深表同情。然則此次和平，必爲公正的和平，及永久的和平，庶幾中國得以設立一適任及進步之政府，發展真正共和民主之政治，在國際會議上，占應得之地位。各政務總裁，感謝法英意日美各聯合政府關切中國之幸福，而對於各政府希望中國在籌議世界善後，亦應列入關注盛意，尤爲深感。謹此布復。

先是徐總統與錢代總理，已得外人承認，許爲調人，因即通電各省，召集督軍等至京，會議辦法。於是奉天督軍張作霖，安徽督軍倪嗣沖，直隸督軍曹錕，吉林督軍孟恩遠，湖南督軍趙倜，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山西督軍閻錫山，淞滬護軍使盧永祥，綏遠都統蔡成勳等，均先後到京。徐總統特在集靈團四照堂中，作爲會議場，帶同全體國務員，暨參戰督辦段祺瑞，入堂開會。各督軍聯翩趨至，列席討論。本來是黨派不同，有主戰的，有主和的，此番因內外交迫，主戰派亦不便堅持前議，只好見風使帆，同聲呼喚，就是倡議平南的段督辦，也以爲久戰無益，與徐總統表示同情。非服徐東海，實爲外議所迫，不得不然。當時議定政策五條：（一）便是停戰撤兵；（二）乃是應付

外交(三)是被兵各省的善後(四)是收束軍隊的辦法(五)整理財政的用途彼此討論了大半日即在四照堂開宴飲酣乃散越宿便將議決各節通電各省各督軍亦陸續出京各回原任嗣是禁募軍隊飭守官方各種弭亂求治的通令蟬聯而下徒託空言還有熊希齡汪大燮等為聯絡協約國感情起見特在京中發起協約國國民協會組織就緒推定熊希齡為會長汪大燮及法人鐵士蘭為副會長又由總統府中特設外交委員會令汪大燮為會長熊希齡等為委員調查審議對外事項凡各部署亦得派遣事務員入會與議此外如全國省議會商會教育會亦皆推舉代表就京師組織全國和平聯合會於民國七年十二月十八日成立宣告大衆略云

本會聯合全國省議會商會教育會業於十八日開成立大會各法團推定代表到會者已逾過半數本會實為完全成立用特宣布本會進行宗旨以告我國民本會由全國法定團體組織而成為真正民意機關故對於南北和平會議應實行共和國民應盡之職務遇有雙方衝突之點及與大多數利益關係之處實行發表國民真正意見以立於第三者仲裁地位此其一本會對於南北雙方本無偏袒之見惟此次南北會議凡關於種種善後問題均待解決茲擬於本會內附設各種研究部於事前預先討論以便將來發表民意主張公道不居國民會議之名實行我第三者仲裁之本旨此其二本會既立於第三者仲裁地位我國民責任之重可知茲後計畫進行尤關重大本會自當推出對內對外最負重望之人主持一切為會中之砥柱並將本會一部分事務移至南北會議地點實相結合與貫徹激我國民正大之主張非達到南北真正根本和平之目的不止此其三凡此三大宗旨均經本會評議部議決實行用特宣布深望於全國同胞贊成本會協同進行除通告南北當局外謹此宣言

朝野上下一致言和饒有轉危為安悔禍求存的希望差不多望梅止渴但中國人往往有口無心中雖說得天花亂墜心中却未必真能踐言又況各省軍閥統是意氣自豪不顧國家專顧自己所有逐月賦稅除撥作軍餉

外，多半納入私囊，所以一做督軍，便成富翁，多則千萬，少即百萬，百姓原不能過問，就是中央的財政部，也未敢澈底清查，只好聽他一塌糊塗，遷延過去。此外如關卡征權，局廠徵收，又皆抵充外債，無從支取，若官試想，這中央政府，只有支出，沒有收入，叫他如何支持？所以徐總統就職以後，仍然是借債度日，什麼電話借款，什麼紙幣借款，表而上俱為整頓實業起見，由財政交通兩總長出面，告貸東鄰，暗中實多是指東話西，救濟眉急。還有各種公債名，係向人民借貸，不一而足，當時雖有一種定例，按期抽籤，逐次還本，但也未能確昭信用，故民間所受的公債票，平時若有急需，轉向他入抵押，不過三折四折，最多至五六折為止，而且中國人多不願轉受，有時反由外人出為承攬，吸收中國各種公債券，視為投機生意，以十易百，以千易萬，將來好執券坐案，不怕中國政府，不將全數償還。為酒殿為總是中國人民睡氣

但自中國加入歐戰，外人格外幫忙，協約各國，許將庚子賠款，延期五年，然後交付。即清季參匪時之賠款獨俄國只允延交三分之一，共計五年延交總數，約六千餘萬圓，政府稍得暫紓困難。

但自民國成立以後，歷年借債，除外款不計外，如積欠中國銀行，及交通銀行款項，多至八千萬圓以上，遂致該兩銀行轉運不靈，鈔價日跌，市面動搖，到了民國七年的殘冬，簡直是支撐不住，財政部無法可施，沒奈何再向國民借貸，發行短期公債券，稱為民國七年發交國家銀行短期公債，額定四千八百萬圓，票面定為一萬圓，一千圓兩種，利息六釐，每年付息兩次，仍用抽籤法，分五年償還，每年分作兩度抽籤，每屆抽還總額十分之一。此項公債券，全數發給中交兩銀行，令他經募，募集諸款，即歸還兩行墊欠各賬，所有公債本息，即指定每月延期賠款為基金，就中八成還本，二成付息，並按照三四兩年公債辦法，即將此項公債基金，按月撥交總稅務司安格聯存儲備付。當下草定章程，提交國務會議，國務員當然通過，但教私蓋批安往而不贊成再呈與總統察閱，徐總統為救急計，也即指令照准。無如國庫既空，民財亦盡，一國中有限脂膏，半被外人盤剝，半遭軍閥搜括，窮民已不聊生，就使有幾個豪紳富貴，亦怎肯毀家紓難，效那楚子文漢卜式故事，坐是公債券無人過問，免不得硬行指派，騷擾民間。

或且搭付官吏薪金，官吏統有父母妻孥，日需事畜，再加百物昂昂，米珠薪桂的時候，那堪承受這種公債券有名無實，不能抵用，於是吏民俱困，都累得扼腕興嘆，愁眉百結了。只有軍閥各家，還算財星照臨。

當時尚有一種鴉片烟，本在前清宣統三年間，由浙政府與外人訂約，限期戒絕，轉眼間已有七八年，期限已屆。上海洋商所儲鴉片，數尚不少，民國七年一月間，蘇省督軍省長與英商公司妥商，立約收買，約中載明條件，乃是專供製藥，并不轉行銷售。洋商已經允認，且願把每箱定價減短英洋二千圓，悉數歸蘇省承買，統計得一千五六百箱，過了數月，駐京英美公使向外交部致書抗議，略云：「蘇省收買存土，不免有私下販售，賺錢欺人等情。」又被外人查出弊端。外交部看到來文，應歸財政部理處，即將原書移交財政部。財政部調查蘇省公文，已早備案，因即據實答覆，具陳理由，內稱：「近年以來，政府對着烟禁，未嘗不積極進行，只因滬洋商積存關棧的印藥，為數甚多，不能令他過受損害，所以上年一月，由蘇省督軍省長與英商立約收買，專供藥品，嚴杜吸食。今來文謂有轉銷等情，未免誤會。查烟土製藥，各國皆然，此次蘇省收買存土，與宣統三年禁烟條約，並無違反情事，請即查照。」云云。這項覆文，仍須先遞外交部，然後由外交部轉交英美公使。英美公使始終不甚相信，尚有微言。再經中國政府特開國務會議，決定將所買存土，一併銷燬，當由徐總統核准，下一指令道：

政府前次收買存土，專為製藥之用，原為體恤商艱起見。顧雖慎加考訂，限制甚嚴，而留此根株，誠恐易滋流弊，轉於禁烟前途，不無影響。著內務財政兩部，轉飭查明此項存土現存確數，除已經領售者不計外，其餘均由部派員督視，一律收回，彙集海關，定期悉數銷燬。並候特派專員會同地方官及海關稅務司等公同監視，以昭慎重。此令。

越日，又復嚴申禁令道：

鴉片為害最烈，迭經明頒禁令，嚴定專條，各省實力奉行，已著成效。惟是國家挽回積習，備極艱難，設禁令

之稍疎，愚民即懷僥倖，在稽察所不及，遺害仍恐潛滋。此次厲行烟禁，在國人固具毅力，在友邦並致熱誠，倘復陽奉陰違，始勤終怠，將何以策內政之修明，而樹國家之威信？茲當政治刷新，亟望盡機滌瑕，共臻仁壽，所有前次收買存土，業經特令彙集上海地方，剋期悉數銷燬。國家不惜捐棄鉅金，委諸一爐，凡以注重烟禁，力策進行者，當為中外所共喻。嗣後我中華人民，當益知鴉片流毒之酷，中於民生，政府禁令之嚴，不容嘗試。凡曾犯吸食者，既經戒除，自應振作精神，力祛習染，至私種私運私售，均干厲禁，並當各懷刑章，勿貽伊戚。各地方長官，有督察之責，務各分飭所司，認真稽察，期在有犯必懲。其辦理不力者，著隨時糾劾，依法懲戒。本大總統以保民為重，不憚為諄諄之告，誠先哲有言：「除惡務盡。」又曰：「舊染汙俗，咸與維新。」凡茲有衆，其共勸之。此令。

兩令既下，特派專員張一鵬赴滬，監視焚土。一面再由外交部出名，通告英美公使，英美公使得悉後，即電令滬上海關監督稅務司，會同中國專員，督視存土焚燬。至張一鵬到滬，與江蘇長官調查買儲烟土一千六百餘箱，除已售出三百餘箱外，尚剩一千二百餘箱，悉數運至浦東，邀同海關監督稅務司到場，並及地方各團體代表，統皆會齊，當場開箱查驗，果非假冒，於是架薪縱火，陸續焚毀，共閱三日，有奇，方將一千二百餘箱的鴉片，盡付劫灰。滬上不乏烟鬼，到此可盡一吸了。上海各國領事團及地方長官紳商軍學各團體，更組織萬國禁烟會，主張限制烟土嗎啡，務使除醫藥用途外，不得種銷。乃即就銷燬烟土的第一日，在滬北開會，嚴訂條約，總道是中外同心，朝野合力，好把那數十年的毒蟲，從此永除。但究竟除絕與否，想看官具有見聞，自能察知隱情呢。只小子却有一首俚詞，作為焚土的餘慨，詩云：

欲除烟毒願捐金，一炬成灰示決心。可奈羣民偏不諒，私銷私吸總難禁。

禁烟禁烟，仍舊有名無實，或包運，或偷銷，時有所聞，政府不得不再行查緝，從嚴辦理，欲知如何設法，待至下回表明。

議和足以安民，禁烟足以祛毒，兩事俱爲美政，徐東海上臺之初，首先注意，著手進行，宜乎爲中外所屬望，交口贊同也。況集靈囿之會議，主戰派亦有悔禍之心，上海離之禁烟，領事團且有開會之助，視南北之統一者在此，起斯民之督育者亦在此，豈非中華民國之一大轉機，饒有革新之望乎？乃觀於後來之結果，俱乏成效，屢次議和而衝突如故，屢次禁烟而吸食如故，徒見長官之忙碌而已，徒見存土之禁銷而已，天豈未欲平治民國耶？何事與願違若此？至若債務之日增，吏民之兩困，元氣已罄，如何持久？有心人固杞憂無已矣。

第一百零二回 贊和局李督軍致疾 示戰電唐代表生曠

却說徐總統有志禁烟，特命將上海存土，悉數燬去，再加萬國禁烟會嚴禁種銷，也算是誠辦。偏包運偷銷的奸民，專知牟利，不顧大局，事爲徐總統所聞，因復飭令嚴查道：

近今烟禁甚嚴，乃以厚利所在，莠民奸商，多方嘗試，甚至有假冒軍人，由各路包運銷售情事，似此違禁營私，肆無忌憚，若不嚴行查緝，則禁煙要政，直同虛設。於國家前途，影響至鉅。本大總統治軍有年，凡隸軍符，夙知國紀，豈容貪斤影射，玷我戎行？嗣後應責成各省督軍省長，遴派專員，會同各稅關嚴密查禁，無論是否假冒軍人，但遇有包運烟土，亟應切實拏辦，勿任漏網。其京奉京漢京綏津浦各路，爲近畿綰綬之地，尤應切實偵緝，著京師軍警督察長馬龍標，督飭所屬幹員，隨時梭巡稽察，一面由交通部通飭各路警員，襄同認真辦理。一經查獲，卽予盡法懲罰，查出烟土，悉數焚燬，仍當偵查明確，勿得擾累行旅。經此次通令之後，凡我邦人，當知令出惟行，除惡務盡，其各濬瑕蕩穢，力祛舊染，用副保民除害之至意。此令。

未幾復有禁運嗎啡的嚴令，大致與禁烟相同。但天下事，往往立法立弊生，立法時均欲求效，偏效力未睹，弊已

百出。各處鐵路的站旁，環列警察，調查來往客商，鎮日裏翻箱倒篋，鬧個不休，或且搜檢身上，視客商如盜賊一般，客商稍有忤意，便即狐假虎威，任情凌轢，甚至私出鴉片烟，擲入旅客行篋，硬指他為偷帶禁物，拘入警署，威逼苛罰，取財入私，可憐遭害的客商，不能與抗，只好忍氣吞聲，傾囊相贈，還要索得保人，方准釋出，這真是行路艱難，荆天棘地，較諸前清時代，交通無阻，任從客便，試問是誰利誰不利呢？尤可恨的，是真帶鴉片嗎啡的人犯，反得賄通警察，由他過去，又有軍隊過境，借軍閥作靠山，雖滿身藏著鴉片嗎啡，警察亦不敢過問，有幾處乃是軍警串通聯絡，一氣所賺厚利，彼此分肥，再加各省軍官，多半染著盤龍癖，以芙蓉膏為性命，半榻橫陳，吞雲吐霧，雖經中央政府，禁令煌煌，彼且視若弁髦，毫不少悛，又或藉此取利，暗中授意左右，包運包銷，俗語說得好：一袖大好做賊，一威靈顯赫的軍閥家，作奸舞弊，何人敢來偵查？試看徐總統所下禁令，尚說是貪壬影射，未敢顯斥軍官，如此軍閥滔天，橫行無忌，還要問甚麼烟禁有效無效呢？無字言之這日攔過不提。

且說錢代總理能訓，攝職兩月，當由徐總統提出咨文，交與參眾兩院，徵求同意。兩院照例投票，錢得多數，因即覆咨總統府。徐總統便下明令，特任錢為國務總理。錢既正式秉政，當然要重組內閣，自將內務總長的兼職，遞呈告辭，此外一班國務員，連帶辭職。旋經徐錢兩人商定，後任國務員，再向參眾兩院咨問，是否同意，覺得相繼通過，乃再經下令，仍使國務總理能訓兼任內務總長，外交總長一缺，亦令陸徵祥原任。惟因陸赴歐議和，未到任時，由次長陳籛代理部務。司法總長朱深，教育總長傅增湘，海軍總長劉冠雄，亦均繼任，交通總長曹汝霖，兼財政總長，此時免去兼職，但令曹主交通部，另授駝心滿為財政總長，獨撤去陸軍總長段芝貴，改用了個靳雲鵬。新內閣既皆任命，乃再從事內外和議，添派外交委員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四人赴歐，與前遣的外交總長陸徵祥，同為巴黎和會見前。全權委員一面令朱啓鈴南下江寧，作為南北會議全權代表，會同江蘇督軍李純等，開始議和。廣東軍政府也推選政務總裁唐紹儀，做了南方總代表，行次上海，不肯過往江寧。兩下爭執和會

地點，又費了一番筆舌，復經江蘇督軍李純，曲爲調停，請朱啓鈴移往上海，允從南方所請。朱爲速和起見，因亦許諾，時已爲民國八年二月間了。李督軍因再發一通電，宣告中外道：

時局糾紛，垂及二稔，幸賴內外上下，一德一心，舍己從人，共謀寧息。護國者知法壞而國無由立，護法者知國壞而法亦罔存，遂以和平之公理，共謀善後之解決。純與湖北王督軍，江西陳督軍，內承中央政府之指揮，外荷西林即李春煊武鳴即陸榮廷諸公之啓迪，黃陂河間合肥暨在位英俊，在野名賢，隨時指導維持，經迭次之洽商，得各方之同意，議定開一會議，雙方各派總代表，解決法律事實等項問題。比由朱桂莘唐少川兩總代表商定，於本年二月二十日在上海開會，是純與王陳兩督軍二年以來，千迴百折，所希望於護國護法兩方面，有兩全而無兩傷者，幸已達其目的，遂其請求，凡所擔任，已可告一結束。嗣後解決各項問題，總代表與各代表諸公，皆一時人望，必有可以慰吾儕之具瞻，副人民之心理者。純惟當與居間諸君子，洗耳聽之，拭目俟之。魯仲連有云：「所貴於天下之士者，爲人排患釋難，解紛亂而無所取也。」竊願會議諸公，本良心上主張，從根本上救濟，爲國家謀長久，爲人民謀福利，期有以善其後而已。浮圖七級，重在合尖，爲山九仞，功虧一簣。純仔肩雖卸，願望正殷，苟其義不容辭，力所當盡，敢不從諸君子之後。更願當代弘達，布所蘊蓄，同力匡扶，弼成郅治，則尤純所禱香禱祝也。謹布悃忱，伏惟鑒照！

看此一電，李督軍的苦心孤詣，亦可想見。當下派定會議辦事處幹事數十人，充當朱總代表的差遣。各幹事均來謝委，正由李純出來接見，坐談未竟，那朱總代表亦來拜會。復經李純迎入別廳，略談數語，復出與幹事接洽。各幹事並出廳站班，李純向他搖手，似叫他不必要客氣，且口中方說出「各位」二字，不防腳下一絆，竟從第一層臺階，跌至第四層臺階，直挺挺的仰臥臺階面上，背骨被第一層臺階所格，忍不住疼痛起來，一時不便呼號，只好閉目熬住。嗣經從役將他扶起，勉強在廊下緩行數十步，舒動筋骨。各幹事見此情形，只得告辭。李純復慢慢兒回

入別廳，再與朱總代表談話片時，朱始別去。

純素性堅忍，向以為稍稍痛苦，不必多慮，又往簽押房批覽文件。到了午刻，背骨越覺加痛，乃趨入內室，取飲舒筋和血的藥酒，大約數杯，繼以午膳，然後睡息了兩三鐘點。至起食夜餐，仍照午膳辦法，是夕尚得安睡。越宿醒來，覺得腰酸酸疼得很，再加兩脇氣痛，以致不能起床。麾下僚屬聞知督軍有恙，自然前來請安。適警察廳中有張醫官，素精按摩各術，大衆統交口保薦，請李純召入醫治。純乃將張醫官召至軍署，先令親吏傳述病狀，與他討論。嗣聞他確有心得，乃引入上房，囑用手術療治。張醫官問及事前種種情狀，并傾跌後種種感覺，純歷述無遺，即由張醫官診視脈象，并替他前後按摩，果然脇間氣痛，較前舒快。張醫官方說道：「失足跌倒，七日內必發酸痛，這乃當然的事情。而且倉猝跌倒，因痛悶氣，害得兩脇氣痛，亦是尋常病患，毋庸深憂。」純不待說畢，便詰問道：「此外果無別症嗎？」張醫官答道：「此乃失足致跌，與風火痰三種症候毫無關係，但教用止痛和血的藥料，按穴敷治，再施運舒筋順氣的手術，逐日撫摩，待閱一星期，自然痊可了。」張醫官頗有經驗。李純點首稱善，遂命張醫官如法施治，一面乞假靜養。過了七日，疼痛雖已減輕，舉動還未能復原，直延至旬月餘，始得告痊，這也是翊贊和議中一段軼聞。恐即是不祥之兆。惟當李純告假時，朱總代表啓鈐等，已赴上海，履行開會期約，借上海舊德國總會為會場。二月二十日上午，南北總代表各引分代表等，同蒞會所，衣冠踴濟，秩序雍容，相見無非舊識，兩派并聚一堂，差不多與辛亥會議相似。彼時唐為北方代表，此次却易北為南，少川少川可曾回憶七年前情事否？當時列席諸公，姓氏如下：

(北方總代表) 朱啓鈐 (分代表) 吳鼎昌 王克敏 施愚 方樞 汪有齡 劉恩格 李國珍

江紹杰 徐佛蘇

(南方總代表) 唐紹儀 (分代表) 章士釗 胡漢民 繆嘉壽 曾彥 郭椿森 劉光烈 王伯羣

彭允彝

開會伊始，不及議款，但兩總代表依次表明宗旨，先由南總代表宣言云：

國內戰爭，至今日告一結束，但推厥禍源，外力實有以助長之。蓋武人派苟不借助外力，則金錢無自來，軍械無從購，兄弟鬩牆，早言歸於好矣。何至兵連禍結，延至今日，使人民痛苦，至於此極？今北方已經覺悟，開誠言和，舍舊謀新，請自今始！

南總代表宣言甫止，北總代表也即宣言道：

民國成立以來，國家政權，多握於武力派之手，故戰爭紛亂，迄無寧歲。邇者時勢所趨，潮流所迫，將化干戈爲玉帛，換刀劍以犢牛，一切干羽戈矛，皆應視爲過去陳舊之骨董，後此戰爭，當無從再起，和平統一，請視諸斯。宣言俱畢，兩總代表與各代表均起座，向着國旗，歡呼中華民國萬歲！和平統一萬歲！極力爲下文反射。 嗣復開

談數語，各隨意取食茶點，便即散席。越日，始開正式會議。商方總代表唐紹儀，首先提出陝西問題，要求撤換陝督陳樹藩。原來南方民黨于右任，曾入陝西境內，糾合黨徒，與陳樹藩互相爭論，致起戰爭。樹藩本段派健將，不肯容留民黨，佔據片土，因此屢攻于軍。于軍亦不甘退讓，相持未下。徐政府雖已通令停戰，但於陝西一方面不甚注意。且陳樹藩靠着段氏勢力，玩視中央命令，自由行兵，所以唐總代表首先質問，迫令將陝督撤換。此外尚有閩鄂衝突等情，亦曾連類談及，但尚未及陝西的緊要。北方總代表朱啓鈴，頗轉達中央，即席草就電稿，着人拍發，請政府速令陝督陳樹藩停戰。此外所議各件，如八年公債，參戰借款，以及湘督張敬堯，譴視民黨等情，尚沒有極大辨難。或擬電京問明，或擬電湘阻止，否則交付審查，決諸後議。越日，得徐政府覆電，謂已特派委員張瑞璣，赴陝監視實行停戰。於是兩總代表又復會議，彼此商榷，決用和會名義，致函張瑞璣，催他即日赴陝，暨東兩方軍隊，以便和議早日結束。當下函電並發，約俟陝戰暫停，再申餘議。兩下便又散歸。又越兩日，再行開會，兩總代表相見後，南方總代表唐紹儀，取出陝西于右任來電，聲言陳樹藩部下劉世瑞，仍率衆進攻于軍，如此情形，顯背和議，應歸北方擔

負責任。朱總代表只好申電陳請，權詞相答。又越二日，唐紹儀又邀朱啓鈴赴會，取示于軍失去整屋的警電，累得朱總代表無可容喙，但言政府如不速停陝戰，自當辭職以謝。再越二日，已是二月二十八日了，唐總代表至會議席上，竟向朱總代表抗議陝西戰事，限期四十八小時答覆，也是一篇實的美敦書。說畢即去。朱總代表自覺中央理屈，未便議和，特與各分代表全體電京，請即辭職。徐政府覆電慰留，並令陝西一體停戰。令文有云：

陝西兵燹頻年，瘡痍滿目，眷言民瘼，軫念殊深。亟應促進和平，早謀安集。前由國務院依照協定辦法，通飭停戰劃防。已派張瑞璣馳往，監視區分，務在一律實行，剋期竣事。各該將領，自應共體斯意，恪遵辦理。倘或奉行不力，職責所在，不得辭其咎也。此令。

徐政府雖決意停戰，始終謀和，但陳樹藩仍未遵令，備戰不休。南方總代表唐紹儀，且得于右任親筆書函，謂：「陳樹藩密奉參陸處電文，促令進攻，故北京運陝軍械，或由參陸處，或由漢陽兵工廠，次第出發，絡繹不絕。」云云。唐總代表乃復提出宣言書，歸咎北方，中止和議，是為第一次和議停頓。江蘇督軍李純，得知消息，很是憤悶，因力疾起牀，特擬定辦法五條，電陳中央，請行。徐總統原無他意，不過為安福系所牽掣，未能貫徹主張，既得李純電請，自然照准。李純又電達廣東軍政府，請求同意，隨即通告全國云：

萬急。北京國務院各部院，廣州軍府各總裁，保定曹經略使，各省巡閱使，督軍，省長，都統，護軍使，海陸軍各司令，南京朱總代表暨代表諸公，上海唐總代表暨代表諸公，永州譚月波，程兩先生，衡州吳將軍均鑒。近月以來，和平空氣，布滿全國，因善後之解決，有會議之盛舉。既經中央覆准，各方贊同，雙方各推總代表，亦均先後分赴寧滬。惟以中央頒布停戰罷兵令，廣東軍府亦通令停戰罷兵，各省雖皆奉行，而陝西鄂西等處，尚有糾葛，經多次之協商，定簡捷之辦法：（一）陝西鄂西雙方，一律嚴令實行停戰。（二）援閩援陝軍隊，即停止前進，擔任後方勦匪任務，嗣後不再增援。（三）閩省鄂西陝南，由雙方將領，直接商定停戰區域辦法。簽字後，各呈報

備案。(四)陝省內部，由雙方總代表，公推德望夙著人員，前往監神區分。(五)劃定區域，各擔任勦匪衛民，毋相侵越。反是者國人共棄之。此上五條，均陳奉中央允准，電得廣州軍府同意，即日雙方通令，按照實行。所有陝閩等問題，指日解決，會議即可進行。知關廬全，特此佈聞。

自經李督軍通電後，上海和會又有復活的趨嚮，再經朱總代表啓鈴，函致陝西陳樹藩，並及左右任，竭誠勸解，爲廢續和議地步。就是中外輿情，也多方敦促，催令速議。只南方總代表唐紹儀，因未得陝省停戰確聞，尙未便與北方議和，連日託詞稱疾，杜門不出。冤冤相湊，又有一種外交激刺，從海外傳入中華，遂致羣情大憤，說起詆排東也噪，西也鬧，反把上海和會，視爲緩圖。正是

內地機槍猶未靖，外洋波浪又重生。
究竟外交激刺，從何而生，容待下回再詳。

督軍如李秀山，尙爲軍閥中之有心人，故本回具述其求和之苦心，并及當時致仆情狀，爲世間之涼血動物，作一軼錄。朱啓鈴之平時行誼，雖不甚卓著，然觀其赴滬議和，猶非悍然不顧公議，自作主張。陝戰未停曲在陳樹藩，無大過人之才力，乃敢違背中央命令，備戰不休，此非有人煽使，誰其信之？天下方日望和平，而主戰派乃好爲播弄，必欲破碎河山，塗炭生靈，而後快。甚矣其惑也。鷄鶩相爭，終無了期，雖有文治派之徐世昌，亦奚補乎？而李督軍則更枉費苦心矣。

第一百零三回 集巴黎欣逢盛會 爭膠澳勉抗強權

却說外交總長陸徵祥，奉命赴歐，參與和會，嗣又有顧維鈞、王正廷、施肇基、魏宸組，依次續發，同充巴黎和議全權委員。陸徵祥到法國時，各協約國所派專使，先後馳集。既而顧王施魏各委員，亦皆踵至，共計列席會議，得二

十七國使人全權大使，約有數十，代表及秘書等，不下數百，好算是五大洲中，空前絕後的盛會。當時會中議定各國列席委員，多寡不一。中國指定兩人，除陸總長外，餘四人得輪流出席。小子聞得和會組織的大略，開列如下：

美國專使列席五人。英國同上。法國同上。意國同上。日本同上。比國三人。波利維亞一人。巴西三人。中國二人。古巴一人。厄瓜多一人。希臘二人。危地馬拉一人。海地一人。漢志國二人。即阿刺伯國。閩都拉斯人一人。里卑利亞一人。巴拿馬一人。祕魯一人。波蘭一人。葡萄牙二人。羅馬尼亞二人。塞爾維亞三人。暹羅二人。捷克斯洛伐克二人。烏圭拉一人。

和會中正副會長。
會長 法人克勒孟沙
副會長 美人藍辛 英人勞合喬治 意人歐蘭都 日本人西園寺侯爵

協約國最高議會中會長會員。
會長 法人克勒孟沙
會員 美總統威爾遜 藍辛 英人勞合喬治 貝爾福 法人克勒孟沙 畢助 意人歐蘭都 沙尼諾

日本人西園寺侯爵 牧野男爵

據上所列，已見得和會大權，實為美法英意日本五大國所把持，中國專使，雖得列席，已等諸自鄙以下，無足重輕。就中對於德奧兩國，如何賠償損失，如何割讓土地，如何放棄權利，如何撤除兵備，統歸五大國主張，中國專使，幾無容喙餘地。堂堂古國，如此倒置，豈不可恥。惟關係中德事件，始准中國與議，但也須由五大國決定，大致如下：

(一) 德國對華，放棄由一九〇一年拳匪條約而得之各種特別權利與賠款，與其在天津漢口德租界及其他中國境內，除膠州外，所有之房屋碼頭營房礮臺軍火船隻無線電臺及其他產業，惟使署領署不在其內。並允將一九〇〇年與一九〇一年所奪取之所有天文儀器，一律歸還中國。

(二) 中國未經署名於拳亂條約之各國同意，不得施行處分北京使館界內德人產業之計畫。

(三) 德國承認放棄漢口與天津之租界，中國允准兩處租界，闢為萬國公用。

(四) 德國對於中國，或對於任何與國之政府，不得因在華德人被幽禁或被遣回，及因德人利益於一九六七年八月十四日被沒收或被清理之故，而有所要求。

(五) 德國放棄其在廣州英租界內之國有產業，讓與英國。並放棄上海法租界內德人學校之產業，讓與中法兩國。

這五項條約，講到平允二字，已不甚合。德國既放棄在華權利，為什麼除開膠州北京使館內德人產業，例應歸中國處分，為什麼應得署約各國同意？漢口與天津租界，為什麼要闢作萬國公用？廣州英租界及上海法租界內的德國產業，為什麼讓與英法？這豈不是鵝蚌相爭，漁翁得利的明徵嗎？大聲疾呼。又有一種關係山東條件，由日專使西園寺侯爵等提出和會，硬要占利。美法英意諸國，明知日本恃強欺弱，但與自己無損，那個肯替中國幫忙，代鳴不平？弱國無公法。當由日使擬定約文道：

(一) 德國以膠州各項權利所有權特別權利，與因一八九八年三月六日與中國立約及其他關於山東條約而得之鐵路礦產海底電綫，讓與日本。

(二) 屬於青島至濟南鐵路之德國各項權利，連同器用鐵權開掘權，一併讓與日本。

(三) 自青島至滬及烟臺之海底電綫，亦讓與日本，免償其值。

(四) 膠州德國國有之一切動產與不動產，亦歸日本所有，免償其值。

膠州是我中國的膠州，青島是我中國的青島，從前清光緒二十四年間，為了一個德州教士，在山東曹州地方，為華民所害，德國政府即派兵來華，佔據膠澳，清政府無法拒絕，不得已將膠澳租與德國，定期九十九年。嗣是

德人築路開鑛，竭力經營，至歐戰開手，中國宣告中立，日本獨不顧公法，破壞我中立國章程，竟出兵攻擊膠澳，且將德國所有路權鑛權，悉數佔領。彼時日人曾向中國聲明，謂將膠澳租借地移交日本，以備日後交還中國云云。木屐見專使此等技倆，中政府一再抗議，均歸無效。後來袁項城熱心帝制，乞援東鄰，駐京日使，遂提出二十一款的要

求，包含膠澳全境在內。袁項城自討苦喫，沒奈何與他簽約，但約文中尚有交還膠州灣待諸戰後解決字樣。此次戰事已了，各協約國爲公道主義，組織和平大會，理應將德國租佔地歸還中國，方算得公正無私，爲何日使眈眈，竟視膠澳爲囊中物，曩時尙聲言交還，到此竟說出一「讓與」二字，不但有違公理，并且自食前言。美法英意諸國，作壁上觀，那時中國專使陸徵祥等，忍無可忍，只好當場抗議，先提出山東問題說帖，繳入和會，憑諸公判。說帖中文，甚繁，小子不便直錄，但撮舉大要，臚列如下：

(甲) 德國租借權，暨其他關於山東省權利之緣起及範圍。

- (一) 租借之緣起。 (二) 租借地之範圍。 (三) 德國之路鐵權利。 (四) 中國之鐵路警察權。 (五) 德國對於鐵路借款之優先權。

(乙) 日本在山東軍事佔領之緣起及範圍。

- (一) 日本之對德宣戰。 (二) 日本軍隊在租借地，及百里環界以外之龍口地方登岸。 (三) 中國宣言劃出特別行軍區域。 (四) 日本收管青島之中國海關。 (五) 日本對中國二十一條之要求，暨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關於山東省之條約。 (六) 沿鐵路之日本民政權。 (七) 一九一八年九月二十四日之鐵路借款合同及換文。即濟順及高徐兩路草合同。

(丙) 中國何以要求歸還？

- (一) 膠澳租借地，素爲中國領土中不可分拆之一部分。從前中德租借條約中，本有主權仍歸中國之明文，

今德國既放棄權利，當然歸還中國，以彰公道。（二）膠澳居民，種族語言宗教，均完全屬於中國，既得脫離德國關係，自不願再屬他國。（三）山東為中國文化所肇始，孔孟兩聖賢，誕生此地，人民稱為聖域。膠澳為山東疆境，既得由德國收回，何能輾轉讓人？（四）山東居民稠密，不能再容納他國人民，前時德國逞橫暴勢力，據有膠澳，今彼既遭天忌，自棄權利，山東百姓，方慶其蘇，不堪再受他國剝削。（五）山東一省備具中國北部經濟集權之要則，膠澳地居海口，尤關重要，將來必成為中國北部外貨輸入土貨輸出之要路。若植立外國勢力範圍，適與門戶開放主義，互相背馳，中外通商，必交感不便。（六）膠澳為中國北部門戶之一，膠濟鐵路，至濟南接津浦，可以直達北京，即自旅順大連至奉天，直達北京之鐵路，亦與膠澳相近。中國政府為固圉計，久欲杜絕德人之蟻踞青島，今經德人放棄中國深願收回此地，自鞏國防。（七）和平大會中，以該租借地及附屬權利之問題，悉還中國，不特德國肆意橫行之罪惡，藉以矯正，且各國在遠東之公共利益，亦藉以維護。否則山東人民，前拒後迎，勢必不樂，或致激成劇烈之行動，即他國亦必與將來移轉權利之國，互相齟齬，是與日本攻擊青島時，宣言鞏固東亞長久穩固和局之用意，難以相容，亦與英日同盟之宗旨，所謂護中國之獨立完整，守各國在華商工業機會之原則，亦不相符合。何以彰中外之大信？何以保遠東之永久和平？

(丁)何以應直接歸還？

(一)程序簡單，不致滋生枝節。且中國參戰以後，得向德國直接收回青島，及山東權利，既足以增我國家之光榮，復足以彰友邦維持正義公道之原則。（二）中國政府，非不知日攻青島所損失之生命帑款，為數亦鉅。但日本固宣言戰爭之目的，在使遠東和局，不為德人所危害，目的既完全達到，則雖有所犧牲，亦必不惜。寧有加惠中國，反自取怨之理。（三）日本以軍事佔領青島，及所有權利，不過暫時辦法，究不能因此而終

得所佔土地或產業之主權，以與其在戰事中之中國權利相抗。(四)一九一五年五月二十五日，中國與日本訂立關於山東省之條約，中政府本所不願。經日本送遞最後通牒，勉強承認，以待和平會議為最後之修正。況所訂條文，日本並未獲得關於山東租借地與鐵路暨他項德國權利，不過得有保證，謂所有關於德國權利利益讓與之處分，倘經日本與德國協定，中國即當承認云云。彼時中國尚為中立國，日本係設想中國始終中立，不能參與最後之和平會議而言。今中國早加入戰局，有列席和議之權，則該約設想之情形，固已根本改變，不得視為有效。(五)中國宣言布告，曾聲明從前中德所訂之條約，一律廢止，是德國所有租借地與一切權利當然在廢止之列。既已廢止，領土權即回復於中國，且與德人訂約租借時，本有不准轉租之明文。即一九〇〇年之中德膠州鐵路章程，亦有中國國家可以收回之規定，依約辦理，德國無轉讓第三國之權。中國既得收回領土，亦當然不能讓與他國。

最後又有一段總結云：

中國鑒於上列各理由，深信平和會議，對於中國要求膠澳租借地膠濟鐵路暨關於山東省之他項德國權利之直接歸還，必能認為合於法律公道之舉。苟完全承認此項要求，則中國政府人民對於諸國秉公好義之精神，必永永感激於無涯，而對於日本，必且加甚。此一舉也，不特日本與諸友邦所願維持之中國政治之獨立，與領土之完整，藉以鞏固，而遠東之長久和局，亦藉此新保而益堅矣。

此項說帖遞入和會，會長克勒孟沙，方將說帖出示，日本專使西園寺侯爵等，怎肯退讓，自述：「從前攻取青島，如何損失，並譏評中國參戰，並沒有甚麼助力，不過辦運些須糧食，派遣幾個工役，便算了事。今日所得利益，不啻百倍，還想與我爭回青島，這真叫做不度德，不量力，妄爭請求，不值一睬。」云云。在會諸人見日使很是忿激，也不便參入異議。惟美總統威爾遜，略加勸解，援照德國前約，謂領土權應屬中國。日使遂接口道：「我國並不欲長

據膠澳，自願將膠澳領土權歸還中國，惟行軍所受損失，中國可能悉數償還嗎？中國既不能償還，便應該將從前德人所有的權利，歸與我國享受，這乃是公允辦法，我國並沒有意外要求哩！英法各國專使，多隨口贊成。以強體強，應有此惡。美總統亦不便與爭，付諸一笑罷了。

是時意國代表歐蘭都等，爲了亞得里亞海沿岸問題，與美總統意見不合，致有謠言。亞得里亞海，在意大利東北，海口有阜姆一埠，爲通商出入要樞，意國欲據爲己有，惟美總統威爾遜，以爲匈牙利波希米亞羅馬尼亞南斯拉夫諸國，均與阜姆相近，應該享有出入權利，不應專歸意國。意使極力反對，甚至歐蘭都等宣告退出和會。所以和會中主持，只有法美英日本四國，主持各議。日本與中國互爭膠澳，中國不能敵日，法英又皆左袒日人，美總統雖略存公道，也因口衆我寡，未便堅持，因此逐日延宕，竟把中國專使的說帖，置諸高閣。嗣經中國專使陸徵祥入會敦促，乃由會長克勒孟梭，與美總統威爾遜，英專使勞合喬治，作爲領袖，再集議膠澳問題。日使西園寺侯爵等，堅執前議，一些兒不肯讓步。法美英三國，樂得袖手旁觀，任從日本自由處置。中國專使陸徵祥等，智盡能索，不得已再向和會中提出抗議，申明意見。小子有詩歎道：

徒將筆舌抗凶鋒，力薄如何望折衝。
益信外交惟鐵血，一強一弱總難容。

欲知陸專使等如何說法，且至下回錄敘。

巴黎會議，列席者得二十七國，而俄羅斯不在其列，良由俄國內亂，政府屢易，各國或承認於其前，未嘗承認於其後，故遂爲之闕席耳。膠澳之爭，日本代表藉口於前日軍事之損失，必欲承受德人之舊有權利而後快，然德國既已戰敗，屈服於和議之下，則從前即無日人之行軍，亦當放棄固有之權利，將膠濟歸還中國，寧必待日人之佔領乎？況日人固嘗破壞我國之中立，乘機攫取，顯違國際公法之慣例，所有犧牲，莫非自取，公法家固不應袒日也。中國專使之抗議，義所當然，而日人乃恃強而凌弱，英法亦欺弱而袒強，持公如威爾遜，尙不欲爲不平之爭，誰謂世界中尙有公理耶？國不競亦陵，何國之爲我國人益亟起返

第一百零四回 兩代表滬濱續議 衆學生都下爭譁

却說膠澳問題，已由中國專使提出說帖，經法英美三國中議，仍不能使日本讓步，反教日本自由處置中國專使陸徵祥等，不得不再行抗議，詞意如下：

按德人之佔據山東權利，始於一八九七年，當時普魯士武人，藉口小故，強迫中國讓與，顯係一種侵犯手段。華人至今不忘此恥。今三大國若以此項權利移讓於日，是承認侵犯手段爲正當矣。況日本在南滿與蒙古東部，業已十分猖獗，今若加以山東爲日所有，則日本可在北京出口之水道，卽直隸海灣之兩岸，鞏固其地位。且得霸據直達北京之三大路線，從此北京將爲日本勢力所環繞，不亦大可懼乎？中國於一九一七年，向德奧宣戰，加入協約，所有中國與德奧前訂各約，一律取消，然則德國權利當然歸還中國，且中國之宣戰，曾經協約及公同作戰各國政府正式承認，及今三國大會議，解決膠州與山東問題，反將前屬於德人之權利，讓給日本，由此可見大會議所讓給與日本之權利，在今日已非德人所有，乃純粹之中國權利。且中國亦協約之一，並非一敵國，中國在協約中，固較懦弱，但總不能以敵國待之。抑有進者，山東爲中國之聖地，孔孟之教，深入人心，我中國人視山東爲文化之發祥地，焉肯輕讓於外人？至於三大國會議，既有歸還中國之意，何以第一步必將該地移讓與一外國，然後由該外國日額再將該地歸還原主？此種重疊手續，不知何所根據。代表等早知日本之要求，係根據一九一五年之中日條約，及一九一八年之交換文件。但一九一五年時，中國所以簽約者，實爲強權所迫，世人常憶日本提出哀的美敦書，強迫中國承認二十一條要求，否則大戰立見於東亞。再一九一八年

之交換文件，乃因日本允許撤退山東內地之日兵，並取銷各民政署代表等亦知三大國所以議定如此解決者，實以英法曾於一九一五年二月三日，允許日本在和會席上，助其奪得德人在山東之權利。然當時此等密約，雙方訂結，中國並未加入。其後協約國勸中國參戰，亦未曾將密約內容預先通告，及中國於加入協約之後，直至今日戰爭了結，和約告成，中國反爲各大國之商議品與抵償品，其何以堪？或曰大會議之認可日本要求，乃所以保全國際同盟也，中國豈不知爲此而有所犧牲？但中有不能已於言者，大會何以不令一強固之日本放棄其要求，（其要求之起點，乃爲侵犯土地）而反令一軟弱之中國犧牲其主權？代表等敢言曰：此種解決方法，不論何方面提出，中國人民聞之，必大失望，大憤怒。當意大利爲阜姆決裂，大會議且爲之堅持到底，然則中國之提出山東問題，各大國反不表同情乎？要知山東問題，關於四萬萬人民未來之幸福，而遠東之和平與利益，皆繫於是也。

這一篇抗議書，比前次較爲激烈，也是由中國專使陸徵祥等，情不能忍，不得已有此文牒，爲聲明公理起見。無如世界中只論強弱，不論公道，任你舌敝唇焦，總敵不過強隣氣焰。日本專使只付諸不睬，英法美各國，也袖手旁觀，怎能如意國專使爲了阜姆問題，退出和會，幾至決裂？後來仍由英法美三國代表，請意國代表再入和會，曲爲調停，可見得中華積弱，事事遜人，爲什麼軍閥政客，不思協力圖強，儘管爭權奪利，內訌不休哩？雖有詩號喚不醒軍人醒夢，奈何？

卽如上海南北和議，自從南方代表唐紹儀，宣言中止，停頓至一月有餘，江蘇督軍李純，苦心調護，提出辦法五條，請令雙方允准。見前同。唐代表尙因未得陝省確聞，遂日延宕。嗣經張瑞璣入陝報告，謂已確實停戰，江督李純，又邀同鄂贛二省，迭電敦促，甚至上海五十三公團，聯成一氣，催迫南北總代表等，趕緊議定和局，方可一致對外。於是南方諸代表，也爲環境所逼，未便再行停頓，乃於四月四日，在唐總代表寓宅內，自開緊急會議，決定和

議再開，函告北方總代表朱啓鈴等，約七日起，繼續開談。朱總代表當然照允。到了四月七日，兩總代表及各代表，又復齊集，先開談話會，核定會議程序，至晚未畢。越日，又復續核，大致粗了。代表中或主張局門會議，免得人多語，徒滋紛擾，北代表多數贊成，惟南代表却多數反對。結果是雙方協議，雖不一定要局門，但除代表以外，閒人不得擅入。門外委警察嚴加遵守，慎重關防。自四月九日正式開議，南北代表均將全部議題提出，互相討論。當時各守秘密，未曾宣布。嗣逐日審查，集議了好幾日，惹得上海一般社會，統相探聽會議消息，是否就緒，怎奈會中諒莫如深，無從察悉。但據各通信社特別傳聞，只說南代表所提，計十三項，另附懸案六項，北代表所提，計大綱兩項，節目八項，討論結局，雙方議題，併作國會、軍政、財政、政治、善後、未決等六項。究竟一切底細，無人能詳，所有謠傳，無非捕風捉影，想像模糊呢。

延至五月初上，尚沒有甚麼確聞，大衆詫爲異事。公事不妨公言，何必守此秘密。忽由都中傳出警電，乃是各校學生，爲了巴黎和會中的山東問題，大起喧譁，演成一種憤激手段，對付那親日派曹章陸三人。就中詳情，應該表白一番。從前中日各種合同，多經曹章陸三人署名，海內人士，已共目他爲漢奸，就是留學日本諸學生，亦極力反對章宗祥。此次巴黎會議，中國專使陸徵祥等赴歐，道過日本，日人卽向章開明陸意章會誇口道：「陸與我素來莫逆，諒不至有何梗議哩。」日人滿意而去。那知徵祥去後，政府又續遣委員數人，如王正廷顧維鈞等輪流出席，在巴黎會議中，極力反抗山東問題，且致章與日本所訂之山東兩路合同，即濟甌及高徐兩路亦遭打擊。章恐無詞對日，乃暗與曹汝霖通信，擬運動政府，召回顧王，自去代充委員。曹得信後，卽力爲設法，並召章回國，章便擬起程西歸。偏被上海時事新報，及東京時事新聞，探悉密情，驟然登出，留日諸中國學生，激起公憤，卽欲發電攻章。因日本電報局不肯伏拍，乃郵致上海各報館各機關各團體，請他宣布略云：

頃據上海時事新報，及東京時事新聞，載章宗祥此次回國，入長外交，出席巴黎和平會議，改善中日和會

關係，同人聞之，不勝駭異。章宗祥自使日以來，種種賣國行爲，罄竹難書，幸今日暴德已倒，強權屈服，正義人道，風靡全球，吾大中華民國全體國民，方期於歐洲和平大會，戰勝惡魔，一雪國恥。苟兩報所載不虛，則是我政府受日奴運動，倒行逆施，以賣國專家，充外交總長，兼歐洲和平會議代表，勢非賣盡中國不止。同人一息尚存，極力反對，並將頸血讓之。貴報貴機關團體，素來仗義救國，衆所共仰，伏乞喚起輿論，一致反對，庶幾小醜，不容於光天化日之下，俾東方德意志，亦得受最後之裁判。中華民國幸甚，世界和平幸甚。

上海各報館，依電照登，曹章兩人的密謀，越揭越露。章經此一阻，又欲逗留，適政府已傳電促歸，暫命參事官莊景珂代理，章不得不行，且默思到了京都，總有良法可圖，乃收拾行李，啓程歸國。至東京中央新橋車站，將黎愛妻陳氏登車，突有留學生數十人，踉蹌前來，趨近章前，作爲送行，隨口質問，歷數章在任時，經手若干借款，訂立若干密約，究有多少賣國錢，帶了回去。章宗祥連忙搖首極口抵賴，無如留學生不肯容情，竟起而攻，好似鳴鼓一般。章雖臉皮老厚，也不禁面紅頸赤，無詞可答。難免天良發現。幸虧日警從旁排解，方將一對好夫婦，送入車中。留學生尙在後大呼道：「章公使！章宗祥，汝欲賣國，何不賣妻？」妙語。章妻陳氏聽了此言，更不覺愧憤交併，粉臉上現出紅雲，盈盈欲淚，只因車中行客甚多，未便發作，沒奈何隱忍不發。及車至神戶，舍陸乘船，官船內分門別戶，彼此相隔。陳氏彥安，懷着滿腔鬱憤，不由的發洩出來，口口聲聲，怨及乃夫。章宗祥任他吵鬧，置諸不答。陳氏且泣且罵道：「我父母生了我身，本是一個清白女子，不幸嫁與了汝，受人污辱，汝想是該不該呢？」欲免人污，何如不嫁。章至此亦忍耐不住，反唇相譏道：「人家同我瞎鬧，還無足怪，難道汝爲我妻，也來同我胡鬧麼？」陳氏道：「汝究竟賣國不賣國？」宗祥道：「汝不必問我，就使我是賣國，所得回扣，汝亦享用不少，何必多言？」不肯自招。陳氏尙嘮嘮叨叨的說了半夜，方纔無聲，但已爲同船客人，約略聽聞。及船已抵岸，陳氏面上尙有慍色，悻悻上車去了。

章既入京，遂與曹汝霖陸宗輿等，私下商議，還想拉動顧王，壹意聯日，相傳曹汝霖計畫尤良，竟欲施用美人

計往顧維鈞。顧元配唐氏，卽南方總代表唐紹儀女，適已病歿，尚未續娶，曹家有妹待字，汝霖因思許嫁維鈞，借妹力籠絡，或云係曹女，可巧梁啓超出洋游歷，卽由曹浼梁作伐，與顧說合。梁依言，至法，急晤顧氏，極言：「曹家小妹，貌可傾城，才更山積，如肯與締姻，願出五十萬金，作爲妝奩。」顧本來與曹異趨，聽到美人金錢四字，也覺得情爲所迷，願從婚約。當時中外譁傳，謂顧已加入親日派，與曹女訂婚，究竟後來是否如梁所言，得諧好事，小子也無從探悉，不過照有聞必錄的通例，直書所聞罷了。已而留日學生界中，復有一篇聲討賣國賊電文，傳達海內，原電如左：

歐洲議和大會，爲我國生死存亡所關，凡我國人，應如何同心協力，共挽國權，乃專使方爭勝於域外，而權奸作祟於國中，旬日以來，賣國之謀，進行益力。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徐樹錚、靳雲鵬等，狼狽爲奸，甘心媚日，迹其邇來所爲罪狀，足以制國家之死命，約有二端，而已往之借款借械，賣路賣鑛，不計焉。略陳如下，冀共聲討。一曰掣專使之肘，以媚日也。此次我國所派專使，尙能不辱國命力爭，日本因之大懷疑忌，始則用威嚇手段，冀制顧王之發言，繼則行利誘主義，賄通曹、陸之內應。且使章宗祥回國運動，入長外交，以掣專使之肘，並豫先商議，改竄已訂之中日祕約，以掩中外耳目，而彼諸賊，甘爲虎俵。章氏既奉命西歸，曹、陸更效忠維謹，日前竟請當局，電飭專使對日讓步。夫中日之利害，極端相反，世所共知，吾國往日所被奪於日本之權利，方期挽救於壇坫，而乃遇事退讓，自甘屈服，豈非承認日本之霸權，而欲自儕於朝鮮乎？賣國之罪，夫豈容誅，此其罪狀一。二曰藉邊防之名，以親日也。年來北方軍閥之跋扈橫行，皆由徐樹錚、靳雲鵬等，親日政策之所致，舉國權以易外款，殺同胞幾如草芥，全國父老，疾首痛心，而若輩迄無悔禍之意。近且大肆陰謀，藉邊防爲名，欲將參戰軍擴爲九師十六混成旅，而與日人實行軍械同盟，將各省鐵路及兵工廠，抵借日款，並聘日人爲教練官及技師，種種企圖，無非欲達其武力統一之目的。無論世界潮流，趨向和平，此等背逆時勢之舉，有害而無一利，即使果如諸賊計

畫有萬一之效，而軍隊訓練之權，已操諸日人，兵器製造之廠，已屬於敵國，我國家尚能保其獨立耶？恐德人利用土耳其之故事，將復見於遠東。二次大戰，此其導火。既悉惡於現在，復貽禍於將來，諸賊之肉，其足食乎？此其罪狀二。凡茲二事，僅舉大端，其他違法不軌之行，諒為國人所共睹。同人等游學以來，鮮聞內政，惟事涉對外，有損國權，則筆伐口誅，不遺餘力。矧諸賊近日賣國之罪，彰明較著，良心所逼，安敢緘默。用特舉其事實，訴諸國人，所望全國父老昆季，速籌對待國賊之法，安內攘外，咸繫乎此。蓋共和國家，民為主體，朝有好人，而野無志士，將見國家遂即淪亡，而國民無力之譏，永蒙羞於歷史矣。

為這一電，激起北京學生的公憤，紛紛聚議，計在嚴拒賣國賊，並保全青島領土權。當由北京大學發起，即於五月三日下午，召集本校學生全體會議。先是北京各學校已互相商議，定期在五月七日國恥紀念會，集天安門為大示威的運動，旋接得留學生通電，并開青島問題將讓歸日本，乃急不暇待，就由北京大學為首倡，羣集法科大禮堂，會議進行辦法四條：（一）是聯合各界，一致力爭。（二）是通電巴黎專使，堅持不簽字。（三）是通電各省，於五月七日國恥紀念，舉行游街示威運動。（四）是決定星期日即四日，齊集天安門，舉行學界之大示威。當下有幾個資格較深的學生，登臺演說，慷慨激昂，聲淚俱下。其中有法科學生謝紹敏，悲憤填胸，竟勃然登臺，用中指放入口內，將牙一齧，指破血流，當即扯碎衣襟，取指血書成四大字，揭示大衆，衆目睽睽，望將過去，乃是一還我青島一語。彼此越加感動，鼓掌聲，萬歲聲，相繼迭起，表現一種淒涼悲壯的氣象。嗣又徧發傳單，知照各師，與約翌日上午，邀請各校代表，借法政專門學校為會議場，集議進行辦法。各校接着傳單，無不贊成。轉眼間已隔一宵，法政專門學校已騰出臨時會所，專候各校代表到來，霎時間各校代表，聯翩趨至，共計得數十人。學校亦約十數，校名列後。

北京大學 法政專門學校 高等師範學校 中國大學 朝陽大學 工業專門學校 警官學校

農業學校 匯文大學 鐵路管理學校 醫學專門學校 稅務學校 民國大學
數校代表齊集，當場會議，如何演說，如何散布旗幟，如何經過各使館，表示請求，如何到曹汝霖住宅，與他力爭。一面預定秩序，各守紀律。至日將晌午，已經議畢，隨即分頭散去，趕製小白旗，且約下午二時，至天安門會齊。未幾已是午後，天安門橋南，先豎起一張大白旗來，上書一聯語云：

賣國求榮，早知曹瞞遺種碑無字。傾心媚外，不期章惇餘孽死有頭。

末行又寫着「二十字」，乃是北京學界饒賣國賊曹汝霖章宗祥遺臭千古。這一張大旗下面，又有小白旗數十面，旗上寫着或爲「取消二十一款」或爲「誓死力爭」或爲「保我主權」或爲「勿作五分鐘愛國心」或爲「爭回青島方罷休」或爲「寧爲玉碎，勿爲瓦全」或爲「頭可斷，青島不可失」種種字樣，不可勝紀。就是謝紹敏的「還我青島」的血書，也懸挂在內。還有一班小學生，站立道旁，手中都高執白旗，大小不一，有用布費，有用紙質。旗上所書，無非是「賣國賊曹汝霖」、「賣國賊章宗祥」、「小子有詩爲證道」

廿將領土贈東鄰，賣國奸徒太不仁。莫怪青年多越俎，興亡原繫匹夫身。
各校學生陸續馳集，差不多有三千人。欲知衆學生行止如何，待至下回再表。

內地有上海之和議，外洋有巴黎和會，全球人士，各有厭戰求和之思想，而我國武夫，乃多以挑釁爲得計，不願言和，是何肺腑，甘令兵民之送死乎？上海和議，停頓至一月有餘，重以環境之敦促，勉強續議，所有議案，各守秘密，識者已慮其不足示誠，無能爲役矣。至若曹之壹意親日，爲虎作倀，雖未必如傳聞之甚，而作奸牟利，見奸強鄰，要不得謂其無此事也。留日諸學界及北京各校學生，或傳電，或集會，奔走呼號，代鳴不平，人心未死，民氣猶存，吾國之所以不亡者，賴有此耳。然徒爭一時之意氣，未能爲最後之維持，寧非即五分鐘之愛國心耶？學生勉乎哉！

第一百零五回 遭旁毆章宗祥受傷 踰後垣曹汝霖奔命

却說各學生齊集天安門，總數不下三千人，當由學生界推出代表，對衆宣言，主張青島問題，堅持到底，決不忍爲漢奸所賣。文云：

嗚呼國民！我最親愛最敬佩最有血性之同胞！我等含冤受辱，忍痛被垢於日本人之密約危條，以及朝夕企禱之山東問題，青島歸還問題，今日已由五國共管，降而爲中日直接交涉之提議矣。疆耗傳來，天黯無色。夫和議正開，我等之所希冀所慶祝者，豈不曰世界中有正義，有人道，有公理，歸還青島，取消中日密約，軍事協定，以及其他不平等之條約，公理也。卽正義也。背公理而逞強權，將我之土地，由五國共管，儕我於戰敗國，如德奧之列，非公理，非正義也。今又顯然背棄山東問題，由我與日本直接交涉。夫日本虎狼也，既能以一紙空文，竊掠我二十一條之美利，則我與之交涉，簡言之，是斷送耳，是亡青島耳，是亡山東耳。夫山東北扼燕晉，南控鄂寧，當京漢津浦兩路之衝，實南北之咽喉關鍵。山東亡，是中國亡矣。我同胞處此大地，有此山河，豈能目睹此強暴之欺凌我，壓迫我，奴隸我，牛馬我，而不作萬死一生之呼救乎？法之於亞魯，撤勞連兩洲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意之於亞得利亞海峽之小地也，曰：「不得之，毋寧死。」朝鮮之謀獨立也，曰：「不得之，毋寧死。」夫至於國家存亡，土地割裂，問題吃緊之時，而其民猶不能下一大決心，作最後之憤救者，則是二十世紀之賤種，無可語於人類者矣。我同胞有不忍於奴隸牛馬之痛苦，亟欲奔救之者乎？則開國民大會，露天演說，通電堅持，爲今日之要著。至有甘心賣國，肆意通奸者，則最後之對付，手槍炸彈是賴矣。危機一髮，幸共圖之！

宣言書既經曉示，復有學生部幹事數人，分發傳單，見人輒給，傳單上面寫着：

現在日本在萬國和會，要求併吞青島，管理山東一切權利，就要成功了，他們的外交，大勝利了，我們的外交，大失敗了。山東大勢一去，就是破壞中國的領土，中國的領土破壞，中國就亡了。所以我們學界，今天排隊到各公使館去，要求各國出來維持公理，務望全國工商各界一律起來，設法開國民大會，外爭主權，內除國賊。中國存亡，就在此一舉了。今與全國同胞立兩個信條：中國的土地，可以征服，而不可以斷送；中國的人民，可以殺戮，而不可以低頭。國亡了，同胞起來呀！

這項傳單，多至數萬張，一半被沿途巡警攔截了去，口中說是代為散布，其實是到手即扯，撕毀了事。京師警察總監吳炳湘，得着學生暴動消息，急忙調派警隊到瑪彈壓，就是教育部，亦派出司員勸阻學生，囑勿輕舉，諸事有部中主張，當代衆學生辦理等語。如騷小兒，衆學生那裏肯信，儘管照上午議案，自由行動。當下整頓隊伍，擬赴東交民巷，往見各國駐京公使，請求協助中國，爭還青島。這也是無聊之極思。教育部代表，又向學生勸解，謂「事先未曾通知使館，恐不能在使館界內通行，爾等不如暫先歸校，舉出代表數人，方可往見外使。」學生團聽了，又不肯認，可仍然向東前進。嗣由警察總督吳炳湘，坐了一部摩托車，親來攔阻，口中所說，不外老生常談，各學生全然不睬，反且踴躍前進，直向東交民巷。炳湘見他人多勢盛，也不便自犯衆怒，只好眼睜睜的由他過去。

學生團擁入東交民巷，至美國使館前，排隊佇立，特舉羅家倫等四人為代表，進謁美使。適美使不在館中，當有通事出來，問明意見，羅家倫略述情由，通事答稱：「今日禮拜，各公使俱不在館，諸君愛國熱誠，當代向美公使轉陳。」云云。羅家倫等鞠躬道謝，并取出意見書，交給了他，然後退出，轉往英法各使館。果然各公使均已他出，無由進見，惟將意見書遞交，隨即行過日本使館，突遇日本衛役，前來索取中政府護照，方准通行。偏是他來出頭，學生團無可對付，又不便違法遊行，乃由東向北，改道他往，穿過了長安街及崇文門大街，竟赴東城趙家樓，走至曹汝霖住宅，將抵門前，學生團全體大呼，統稱賣國賊曹汝霖，速來見我，這聲浪傳入門中，司關人當然驚惶，立將雙扉

掩住。附近警士，不得不爲曹部長幫忙，奔集數十名，環門代守。學生團既已離門，當然上前叩擊。警士當場攔阻，那裏壓得住學生銳氣，兩語不合，便起衝突。警士寡不敵衆，也屬無能爲力。各學生邊屋環行，見屋後有窗數扇，統用玻璃遮住，當即拾起地上磚石，飛擲進去，砰砰礮礮響了好幾聲，已將玻璃盡行擊碎，留出窗隙，趁勢拋入賣國旗，或把白旗紛投屋上，變成一片白色，惟叩門各學生，尚在門前亂敲亂呼，好多時不見開門，學生正擬另想別法，聽一聲响，門竟大啓。這是曹氏心計，請看下文便知。學生團乘勢直入，魚貫而進，到了前面大廳，呼曹出見，待了片刻，

並沒有一人出來，環顧左右，也不見有曹氏僕役，惟廳上擺設整齊，所陳桌椅，多是紅木紫檀製成，學生免不得動怒，一齊喧聲道：「這都是賣國賊的回扣，得了若干昧心錢，製成這般物件，看汝賣國賊能享受幾時！」道言未絕，已有數學生搬動桌椅，拋擲出外，一動百動，頓將廳上陳設毀壞多件。廳旁有一甬道，學生即循道再進，裏面乃是曹家花園，時正初夏，日暖風和，園內花木爭榮，紅綠相間，却似一座小洞天，並有汽車兩輪擺着，益觸衆怒，七手八脚，打毀汽車，又將花木折損數株，再向裏面闖入。裏面係是內廳，有幾個東洋人士，與一面團團的東洋裝的中國人，忽然坐着，好像沒事一般。學生皆趨前審視，有幾個指着面團團的人物，顧語同儕道：「他就是章宗祥。」到此尙疑若日人麼？一語甫畢，即由衆學生擁入，向章理論道：「你就是章公使嗎？久仰久仰，但問你是東洋人，中國人，爲甚麼甘心賣國，願作日奴？」章宗祥尙未及答，旁座的日本人，已起視學生，現出一副憤怒的面孔，非常難看。學生俱勃然道：「章宗祥，你敢是請他來保駕麼？你不要外人保駕，究竟是我中國官長，我等學生，只好向你致敬，你今要仰仗外人，明明是個賣國賊了。我等不好犯中國官，只不肯容你賣國賊。」章宗祥到了此時，尙自恃有日人保護，奮然起座道：「你等讀書明理，爲何糾衆作亂？」說到「亂」字，便聽得衆聲嘈雜，起初是一片賣國賊罵聲，入後只鎔成一個打字，打打打，竟由幾個手快的學生，舉起拳頭，攢擊過去。章宗祥無法掙脫，飽受了一頓老拳，噉日人慌忙遮攔，左擁右護，始得將章扶往後面，尋門出奔。究竟是誰爲外人得過性命，衆學生因有外人在側，穿不好任人

毆擊，惹起外交，因即放棄走脫，自去尋覓曹汝霖。四處找到，並無曹汝霖蹤跡，只有曹妾一人，躲在內房，此外不過婦女數名，統已嚇得渾身發顫，面如土色。學生見純是女流，不便相逼，惟見有寶貴什物，統說他是民脂民膏，不容賣國賊享受，乃隨意毀壞幾具。俄而吳炳湘進來，指揮警官，接出曹妾，並婦女數人，上了摩托車，由巡警武裝衛護，奔向陸宗輿家。陸為匯業銀行經理，該行與日人品股同開，本在東交民巷使館界內，所以陸氏家眷亦住居東交民巷。學生不能往鬧，陸得逍遙自在，置身事外。曹家妾已飽受虛驚，幸得吳總監將他救出，登車避難。玉貌花容，已是委頓得很，不意行至半途，將入東交民巷，突被外國巡警攔住，叫他卸裝，惹得曹家妾又吃了一驚，還道要他脫去衣飾，半晌答不出話來。外人雖不姓曹，叫你褪去什麼衣飾？及見護衛的巡士，卸除武裝，外國巡警纔讓他過去，得至陸家。官聽着外國使館界內，向由外人定例，汽車行駛，不許過快，又不許軍警武裝，百忙中的吳炳湘，忘記囑咐，巡士亦恃有主命，以為無妨，那知外人不肯少容，徒剝去吳總監的面子，更把那曹家寵姬，驚上加驚，這都由曹汝霖一人惹出這番孽障呢。

學生尋不出曹汝霖，便擬整隊退出，忽見曹宅裏面，煙霧迷濛，火光迸射，也不知為何因，但顧着自己同儕，陸續出外，外面已是軍警聚集，撲入救火，並對着學生，發放空槍，學生也覺着忙，衝出曹氏大門，分頭歸校。就中有年尚幼弱，不能速走的學生，如易克嶷、曹允許、德桁等十九人，竟被巡警抓去，拘入警察廳。及各學生回校後，自行檢點北京大學，失去最多，十九人中，竟居大半，於是同儕憤激，又至法科大禮堂，續開會議，要去保那數人出來。校長蔡元培亦到，當由學生報告經過情形，略謂：「學生雖感動義憤，舉止未免鹵莽，若云犯法，學生實不甘承受警察擅自捕人，殊屬無禮。況曹章兩人，受此挫折，未必干休，既與日本人勾結，又與軍閥派有密切關係，必要借着外人壓迫，與軍隊橫橫，罪我無辜，學生，納入刑網，恐被捕去的同學，將遭毒手，務請校長設法保全。」云云。蔡校長亦不免躊躇，各學生或從旁計議，謂：「不若齊赴警察廳，與他交涉。」蔡校長搖首道：「這却不必。學生既非無禮，警察

廳亦不能盲從權閥，遂背公理，汝等且少安毋躁，待我往警察廳探明確信，極力轉圜便了。一言畢，便出門自去。

小子敘到此處，應該將曹汝霖的蹤跡，交代明白。

閱者亦極待問明。

汝霖本在家中，與章宗祥等密室敘談，驟聞

學生到來，呼喊聲震動內外，料知來勢不佳，難以排解，先令門役將大門圍住，暫堵凶鋒，一面入探後門，擬從屋後逸出。偏後面已環遶學生，擲碎玻璃窗，投入小白旗，勢更洶湧，勢難輕出。他不禁暗暗着急，眉頭一皺，計上心來，索性開了前門，放入學生，免得他管住後門，以便乘機逃逸。且內客廳有章宗祥及日人數名坐著，樂得借他做了擋牌，自己好從容出走。計畫已定，如法辦理。及學生團已入前門，陸續闖進，隨意搗毀，風頭很是兇猛，遂欲挈着家眷，越出後門，又恐後門外尚有學生阻住，不得已擇一短牆，為踰垣計。可奈生平未習武技，不善跳牆，此次顧命要緊，勉強一試，畢竟跳法不妙，把腿摔傷，幸由家人依次越出，忙為扶掖，始得忍痛跛行。躑躅數十步，得着騾車一輪，奔往六國飯店中去了。曹妾不能跳牆，只好返入房中，暫時躲避。至學生毆傷章宗祥，章由日人保護，逃出曹宅後門，送往日華醫院療治。惟曹宅起火原因，言人人殊，或說是由學生放火，或說是學生擊碎電燈，溜電所致，或說是曹宅家人自行放火，希圖搶掠財物，或說由曹汝霖出走時，授意家人，令他擇地縱火，既可架誣學生罪名，復可藉此號召軍警，趕散學生。究竟如何詳情，小子也無從臆斷。但自起火以後，曹宅附近的東堂子胡同，及石大人胡同一帶，人山人海，擁擠不堪，一時保安警察隊，步軍游擊隊，消防隊，各救火會等，紛紛馳往保衛，不到片時，火即停息。可知非由學生所為。學生團不得不走，巡警乘他解散，捕去了十九人，這也好算是一場大風潮了。此段說明萬不能省。

且說章宗祥到了醫院，又氣又痛，又愧又悔，好似啞子吃黃連，說不出的苦楚。他自日本歸來，既受留學生的擄掠，復遭乃妻陳氏的吵鬧，心中已很是不樂。抵天津時，陳氏尚與翻臉，不願隨入京師，故將家屬安頓津門，乃妻不禮人眼，幸有此看。

獨自至京，暫寓總布胡同魏某住宅。連日忙碌得很，既要與曹陸等密商隱情，復要應酬一班老朋

長未暮，途次又得傳聞，謂各校學生有大會等情，因即順道至趙家樓，進見曹汝霖，商議抵制學潮方法。適有日本人在座，與曹互談，彼此很是心照，正好加入席間，共同討論，不意冤冤相湊，偏來了許多學生，圍給老拳，這代曹汝霖受罪。汝霖潛逸，自己替晦，害得頭青面腫，腰酸背痛，自吃了一種眼前虧，教他如何不恨？如何不悔？旁人見他神志昏迷，不省人事，這道是身負重傷，已經暈厥，實在是滿懷委屈，氣到發昏，第十二章，因致肝陽上升，痰迷心竅，好醫藥。

好一歇纔見活動，又經醫生施用藥物，外敷內服，漸漸的回復原狀，清醒起來。當下有許多友人入院探疾，宗祥對着幾個好友，託他將被毆情節，呈報中央，且撫榻歎息道：「中國近年以來，累借外債，豈止我章姓一人經手，而且主張借債，自有總統總理負責，我不過代為幫忙，怎得遂指我為賣國？但我平心自問，亦時有過處，我以為段合肥等，挾着武力政策，定能統一全國，所以熱心借債，甘任勞怨，那知一班武夫，拏錢不做事，除正餉外，今日要來開拔費若干，明日要求特別費若干，外款隨借隨盡，國家仍不能統一，遂至釀成今日的禍祟。講到遠因，實是武人所賜。若欲據事定罪，亦應由武人居首，為何各校學生，不去尋着浪用金錢的武夫，反來尋着手無寸鐵的章某？豈非一大冤枉嗎？」說到此句，兩眼中含着淚痕，幾乎墮下。諸好友連忙勸慰，宗祥又徐說道：「這乃是我料事不明，誤認武夫為有為，致遭此報。現在我已決意隱退了，是非曲直，待諸公論罷。」語亦近是，俱不去將手借款，如何得着同和，急一念知悔，轉念又不如是了。諸好友仍勸他靜食，俟呈報政府外，自當嚴懲學生，代為洩忿。彼此解勸多時，纔各退出，替他呈訴去了。還有奔往六國飯店的曹汝霖，亦因腿傷待醫，移居日本同仁醫院。當時即令部中僚屬，將學生毀家縱火，毆人傷捕等情，敘述了一大篇，繕作兩份，分遞總統府及國務院。就是警察總監吳炳湘，亦早已呈報內務部，由內務部轉達總統府中，這一番有分教：

纔知衆怒原難犯，到底漢奸應受災。
欲看徐政府辦法如何，待至下回續敘。

觀北京學生團之舉動，不可謂其無理取鬧，曹請人之專借外款，自喪主權，安得變為非罪？微學團之羣起而攻之，則煽外者且踵起未已，既得見好於武人，復得自肥其私囊，何所憚而不為乎？惟毀物毆人，迹近鹵莽，幾致為曹所藉口，詞詞架設，起八一節，未得確苦，但必謂學生所為，實未足信，學生第執小白旗，並未隨帶火具，何有縱火情事？溜電一脫，較為近理耳。曹汝謀得以潛逃，章宗祥獨坐遭毆，而陸宗輿且道此無事，我亦當為章仲和代呼晦氣。然章固一局中人，受毆亦不枉也。嗚呼！自訟亦何益哉？

第一百零六回 春申江激動諸團體 日本國毆辱留學生

却說徐總統迭接呈文，也知輿情憤激，罪有攸歸，但曹宅被毀，章氏受傷，似覺學生所為，未免過甚，一時不便為左右袒，獨想出一條絕妙的通令來，便即頒發出去，令云：

北京大學等校學生，糾集集會，縱火傷人一事，方事之始，曾傳令京師警察廳調派警隊，妥為防護，乃未能即時制止，以致釀成縱火傷人情事。迨經警察總監吳炳湘親往指揮，始行逮捕解散。該總監事前調度失宜，殊屬疏誤，所派出之警察人員，防範無方，有負職守，着即由該總監查取職名，呈候懲戒。首都重地，中外具瞻，秩序安寧，至關重要，該總監職責所在，務當督率所屬，切實防弭，以保公安，倘再有藉名糾衆，擾亂秩序，不服彈壓者，著即依法逮捕懲辦，勿稍疏弛。此令。

這道命令，既不為曹章伸冤，又不向學生加責，反把那警察總監吳炳湘訓斥數語，更委懲戒幾個警察人員，徐總統實是使乖，故意下此命令，誘過到警察身上，免得雙方更增惡感。那知吳炳湘不肯任咎，又將學生如何滋擾，不服警察攔阻，明明是咎在學生，不在警察，申請內務部轉達總統，嚴辦學生云云。再經曹章等一班好友，也特

曹章歷陳冤情，請政府依法懲辦學生，逼得徐總統無事可使，只得再下一令道：

據內務總長錢能訓轉據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呈稱：「本月四日，有北京大學等十三校學生，約三千餘名，手持白旗，陸續到天安門前齊集，議定列隊游行，先至東交民巷西口，經使館巡捕攔阻，遂至交通總長曹汝霖住宅，持磚擲瓦，執木毆人。兵警攔阻，均置不理。嗣將臨街後窗擊破，猛擁而入，砸毀什物，燃燒房屋，駐日公使章宗祥，被其攢毆，傷勢甚重，並毆擊保安隊兵，亦受有重傷。經當場拏獲滋事學生多名，由廳豫審，送交法庭訊辦」等語。學校之設，所以培養人材，為國家異日之用。在校各生，方在青年，質性未定，自當專心學業，豈宜干涉政治，擾及公安？所有當場逮捕滋事之學生，即由該廳送交法庭，依法辦理。至京師為首善之區，各校學風，亟應力求整飭，若該部查明此次滋事確情，呈候核辦。並隨時認真督察，切實輔導，務使各率訓練，勉為成材，毋負國家作育英髦之意。此令。

為這一令，又惹起學界風潮，不肯就此罷休。先是北京大學校長蔡元培，自往警察廳中，保釋學生，總監吳炳湘出見，却是婉言相告：「決不虐待學生，俟章公使病有起色，便當釋出，儘請放心。」云云。蔡校長因即辭歸，慰諭學生，寬心待着。及炳湘受責，情有未甘，乃不得不加罪學生，為自己卸責地步。既而通令頒下，著將逮捕學生，交法庭懲辦。北京大學諸學生，當然要求蔡校長，再向警察廳交涉。蔡校長又親赴警察廳，往復數次，俱由吳總監搶駕。於是蔡校長亦發起憤來，即提出辭職書，離校出京。教育總長傅增湘，亦因職任關係，呈請辭職。曹汝霖得知消息，還道是傅蔡兩人袒護學生，也憤然提出辭呈，自願去職。匯業銀行經理陸宗輿，時正受任幣制局總裁，與曹章等通同一氣，學生概目為賣國賊，所以彼亦連帶辭職。各呈文俱遞入總統府，徐總統不得不着人慰留。曹汝霖尚一再做作，欲提出二次辭呈，就是章宗祥傷勢略痊，也願辭歸。甚至錢內閣俱被動搖，相繼提出總辭職呈文。徐總統到也失驚，盡把呈文却還，教他勉持大局。國務員始全體留住，姑作緩圖。且且住，莫使權位失去。

當時交通次長曾毓雋等，本屬段派範圍，與曹章共同攜手，一聞學生鬧事，即與陸宗輿聯名電邀徐樹錚入京，商量嚴懲的方法。小徐應召入都，察看政府及各方面形勢，多半主張緩辦，並親見章氏傷勢，已經漸痊，所以不願出頭，免拂輿情。內閣總理錢能訓，恐得罪段氏，獨去拜訪段祺瑞，請他出來組閣。段亦當面謝絕。他見徐東海、張和平，樂得讓他去演做一臺，看他能否達到目的，再作計較。因此置身局外，做一箇冷眼旁觀罷了。却是聰明。

五月七日，為民國四年日本強索二十一款的紀念日。國民或稱五九紀念，便是此事。五七係日使遞交最後通牒之日。五九乃袁政府簽字之期。海內志士，吞聲飲恨，此次青島問題，又刺激日人佔據過去，再經北京學界風潮，相激相盪，傳達各省，各省國民，越加動憤，或開大會，或佈傳單，口講筆書，無非說是外交失敗情形，應該由國民一致奮興，爭回青島。就中要算上海灘上，尤為熱鬧，各團體各學校各商幫，借上海縣西門外公體育場，作為會址，特開國民大會。下午一時，但見赴會諸人，奔集如蝗，會場可容萬人，還是不夠，站立場外南至斜橋，北至西門肇周路，民國路，統皆摩肩擊轂，擁擠不堪。當場人數，約有二萬以上，學生最多，次為各團體，次為各商幫。會中幹事員，各手執白布旗一面，上書大字，字迹不同，意皆痛切。大約以「爭還青島」、「挽回國權」、「國民自決」、「討賣國賊」、「誓死力爭」諸語為最多。江蘇省立第二師範學校本科學生錢翰柱，年甫十九，也仿北京學生謝紹敏成例，戳破右手兩指，灑血成書，就布旗上寫明「還我青島」四字，揭示會場。又有某校學生近百人，自成一隊，人各一旗，旗上寫着統用成語，如「時日易喪」及「國人皆可殺」等類。又有一人，胸前懸一白布，自頸至踵，大書「我是中國人」五字，手中高持國恥一冊，種種形色，不能盡舉。可惜中國人專務外觀。開會時，衆推江蘇教育會副會長黃炎培為主席，登臺演說，最緊要的數語，乃是

今日何日，非吾國之國恥日乎？凡我國民，應盡吾雪恥之天職，並望勿為五分鐘之熱度，時過境遷，又復忘懷，則吾國真不救矣。望吾國民堅忍勿懈，為國努力！

說畢下臺，再由留日學生救國團幹事長王宏實報告開會宗旨，次由葉剛久汪憲章朱隱青光明甫等相繼演說，均極激昂。光明甫更謂：「日前要旨，在懲辦賣國賊。」這語提出，臺下拍掌聲，響徹屋瓦。時報名演說，共有二十七人，有幾人尚未及演說，主席因時間不早，報告演說中止，特宣示辦法四條：

(一) 電達歐洲和會我國專使，對於青島問題，無論如何，必須力爭，萬不獲已，則決不簽字。

(二) 電告英、美、法、意四國代表，陳述青島不能為日有之理由，以我國對德宣戰，本為剷除武力主義，若以青島付之日本，無異又在東方樹一德國，非獨中國受其禍，即世界各國之後患，亦正未有已。

(三) 電致各省會、教育會、商會，請其一致電京，力爭外交問題，營救被捕學生。

(四) 由本日國民大會推代表赴南北和會，要求兩總代表電京，請從速嚴懲賣國賊，釋放學生。

預會諸人聽這四條辦法，無不鼓掌贊成，且多願全體整隊前往和會。主席乃對衆宣告，全體出發，路過英法租界，洋巡捕出來干涉，援照租界章程，謂：「人數過多，必先通知捕房，領給牌照，方許通行，否則不能違章。」云云。全體會員被他一阻，不得不改推代表赴和會請求兩代表。惟有數校學生，必欲前往，與洋巡捕辯論再三，洋巡捕乃令收去旗幟，聽他過去。直至和會門首，全數尚有四百餘人，即由代表光明甫彭介石黃界民鄭浩然等人見，可巧南北兩代表，尚未散歸，因即問明來意，隨口與語道：「我等已有急電，傳達中央了。」說着，即各取出電稿一頁，遞示光明甫等，但見唐總代表電文云：

北京徐菊人先生鑒：頃得京耗，學生為山東問題，對於曹陸章諸人，示威運動，章仲和受傷特重，政府將擬學生死刑，解散大學，果爾恐中國大亂從此始矣。竊意學生純本愛國熱誠，胸無黨見，手無寸鐵，即有過舉，亦可原情。況今茲所爭問題，當局能否嚴懲學生，了無愧怍？年來國事敗壞，無論對內對外，純為三五人之所把持，此天下之所積怨蘊怒，譬之堤水，必有大決之一日。自古刑賞失當，則游俠之風起，故欲罪人民之以武犯禁，必

懲官吏之以文賣國，執事若不能以天下之心爲心，分別涇渭，嚴行黜陟，更於學生示威之舉，措置有所失當，星之火，必且燎原，竊爲此懼，不敢不告，幸熟裁之！

尚有朱總代表一電，乃是拍交國務院，文云：

錢總理鑒：北京大學等各校學生，聞因青島問題，致有意外舉動，爲維持地方秩序計，自無可代爲解說。惟青島問題，現已動全國公憤，昨接山東省議會代表王君鑒等來函請願，今日和平會議，開正式會，已由雙方總代表，聯名電致巴黎陸專使，暨各專使，代陳國民公意，請向和會力爭，非達目的，不可簽字，已將原電奉達。各校學生，本係青年，忽爲愛國思潮所鼓盪，致有踰越常軌之行為，血氣戾事，其情可憫。公本雅尚和平，還請將被捕之人，迅速分別從寬辦理，以保持其愛國之精神，而告戒其過分之行動。爲國家計，爲該生計，實爲兩得之策。迫切陳詞，伏惟採納，不勝企禱之至！

光明甫等看罷，卽向兩總代表道：「兩公電旨，正與衆意相同，足見愛國愛民的苦心。但鄙人等尚有一種要求，請兩公特別注意，就是懲辦賣國賊，最爲目前要着。」朱總代表道：「待轉告北京政府便了。」光明甫復接入道：「北京賣國黨，國民斷不承認他爲政府，今國民所可承認，惟本處和議機關，所望出力幫助，就在和會諸公。況事關國家存亡，何能再分南北？願諸公勿存南北意見。」唐總代表聽了，亦插口道：「賣國兩字，國人可言，如負有政治責任，却不便如此云云。試想有賣必有買，豈不多生糾葛？」唐君亦畏木屐聲，光明甫又道：「我等國民，但清內亂，並未牽涉外交總之賣國賊，不去世界和會，決無辦法。」唐紹儀躊躇半晌，方徐徐道：「這也不必拘牽文義，但說是行政人員，辦法不當，卽令去位，便足了事。」光明甫等齊答道：「唐公謂不必拘名，未始不可，總教除去國賊便了。惟請兩公從速辦理！」朱唐兩代表，方各點首。光明甫等乃告別而退，出示大衆，全體拍手，始各散會。

是晚國民大會籌備處，續開會議，召集各公團各學校代表，討論日間未盡事宜，及將來對付方法。大衆都說

是：「北京被捕學生，存亡難卜，應急設法營救，不如往見護軍使盧永祥，要求電請釋放學生。」各學校更存兔死狐悲的觀念，主張尤力，統云：「目的不達，卽一律罷課。」此外如改國民大會籌備處，爲國民大會事務所，並推起草日，速擬宣言書，傳示國民大會的宗旨，議決以後，時已夜半，共擬明日依議進行，定約而散，古人有言：「銅山西崩，洛鐘東應。」這原是聲響相感的原因，物且如此，人豈不如內地各省，爲了國恥紀念及青島問題，集衆開會，不甘默視，就是我國留學日本的學生，繫懷故國，未忍淪胥，也迫成一腔公憤，應聲如響。五月初上，留學生議擇地開會，四覓會場，均被日本警察阻止，衆情倍加憤激，改擬在我駐日使館內開會，免得日人干涉。當時選派代表，往謁代辦公使莊景珂，說明意見，莊頗有難色，唯當面不便駁斥，只好支吾對付。待代表去後，卽通知日本報館，否認留學生開會。

到了五月六日晚間，使館內外，巡警憲兵，層層密布，彷彿如臨大敵。留學生前往偵視，但聽得使館裏面，笙歌激越，絃管悠揚，又復度出一種嬌聲，脆生生的動人耳鼓，是何情由快樂至此，及問明究竟，乃是燕京名伶梅蘭芳，赴日賣藝，卽由使館中人延聘，令唱天女散花，侑酒娛賓，所以這般熱鬧。中國官吏尚得調有人心麼。留學生得此報聞，無不歎恨，料知使館開會一節，定難如願，乃當夜改議，決定分隊游行，向各國駐日公使館中，遞送公理書。待至天曉，留學生約集二千餘人，析爲二組，一從葵橋下車，一從三宅坂下車，警隊進行，三宅坂一路，遇着日本巡警，脅令解散，各學生與他辯論，謂無礙治安舉動，奈何見阻當卽舉起白布大旗，上書「打破軍國主義」一維持永久和平，「直接收回青島」，「五七國恥紀念」等字樣。日警欲上前奪旗，因留學生不肯照給，竟去會同馬隊，截住去路，其且拔劍狂揮，橫加陵踐。留學生冒死突出百餘人，竟至英國使館，進謁英代理大使英使，倒也溫顏相見，且云：「諸君熱心國事，頗堪欽佩，我當代達敝國政府，及巴黎講和委員，惟諸君欲往見他國公使，當舉代表前往，倘或人數過多，徒受日警干涉，有損無益」等語。留學生卽將陳述書交出，別了英使，再往法國使館，法使所言，與英

使略同。外人都尚優待，偏是同種同族，不肯相容。

各學生又復辭出，時已爲下午四時，因尚未知葵橋一路情形如何，特往日比谷公園相候。不意行至半途，又有日本軍警，雜沓前來，所有留學生的白布旗幟，盡被奪取。龔姓學生，持一國旗前行，亦爲日警所奪，抵死不放手，旁有學生吳英，朗聲語日警道：「這是中華民國國旗，汝等怎得妄犯？」日警瞋目呵叱道：「什麼中華民國？」中國人聽者說着，復召同日警數十名，攢擊吳生，把他打倒，拳毆足踢，更用繩捆住兩手，狂拖而去。還虧後隊留學生，拚死赴救，猛力奪回。日警尚未肯干休，沿路毆逐，又被捕去數名。餘衆奔入中國青年會內，暫免受辱，但已是不堪困憊了。

同時葵橋一路，先至華國使館，求見美使，美使適因抱病，未能面會，特令書記官出與接洽，亦許電達美國政府，暨巴黎會議委員。學生辭退，轉至瑞士公使館，爲日警所阻，不得入內，因即舉出代表，入遞意見書。復循行至俄使館，俄使出語學生道：「現在我國內亂方張，連巴黎和會中，且未開代表出席，本使對着諸君舉動，也表同情，可情力不從心，勢難相助，但仍當就正義人道，上極力主張，仰副諸君熱望。」說罷，爲之歎噓不已。彼亦得毋有同慨？學生慨然辭退。到了館外，統說是外國使館，向許我等出入，同聲贊成，獨我國使館，反閉門不納，太沒情理，我等非再至使館一行不可。乃各向中國使館折回，將至使館前面，忽來了無數軍警，馬步蹀躞，刀劍森橫，惡狠狠的奔向留學生前隊，奪取國旗，執旗前導的，是著名留學生山東人杜中，死力堅持，不肯放手。偏軍警兇橫得很，用十數人圍住杜中，一面指揮衆士，蹂躪學生，把全隊衝作數段。可憐杜中，勢孤力竭，被他擊仆，不但國旗被奪，并且身受重傷，被他拘去。此外各學生不持寸鐵，赤手空拳，怎能禁得住馬蹄？受得起劍械？徒落得傷痕疊疊，氣息奄奄。有一湖南小學生李敬安，年纔十齡左右，身遭毒手，倒地垂危，雖經衆力救出，已是九死一生。各學生遭此兇焰，不得不各自奔回，陸續趨入中國青年會館，當由青年會幹事馬伯援，代開一臨時職員會，籌議辦法，即派人赴代理公使莊景珂，及留學生監督江庸處，請他提出此事，與日本政府交涉。那知使人返報，統受了一盤閉門羹。小子有詩歎道：

閉門不顧國顛危，官跡無非效詭隨。
畢竟留學生如何自救，待至下回表明。

笑罵由他笑罵去，眼前容我好官爲。

青島問題，純爲弱肉強食之見端，各界奮起，求還青島，雖未能執爨前驅，與東鄰爭一勝負，然有此人心，猶足爲一髮千鈞之繫，假令有良政府起，救之養之，使其配義與道，至大至剛，則他日干城之選，胥在於是。越王勾踐之所以卒能沼吳者，由是道也。乃北京各校倡於前，上海各界譴於後，留學生復同時響應，爲國家力爭領土，而麻木不仁之政府，與夫行尸走肉之官吏，不能因勢利導，曲爲養成，反且漠視之摧抑之，坐致有用之材，被人凌辱，竊恐志士灰心，英雄短氣，大好河山，將隨之而俱去也。讀是回殊不禁有深慨云。

第一百零七回 停會議拒絕苛條 徇外情頒行禁令

却說留學生遭了凌辱，欲請駐日公使，及留學生監督，出爲維持，藉洩衆忿，偏莊江兩人，置諸不理，好似胡越相視，無關痛癢一般，實恐得罪強鄰。惹得衆學生滿腔怒憤，無處可洩，嗣由青年會幹事馬伯援，親往日警察署探問，共計學生被捕，爲三十六人，拘入麴町區警察署，約二十三人，拘入日比谷警察署，約十一人，尚有二人，受鋼表町警察署。於是設法運動，得於次日午後六時，放還麴町區警察署中二十三人，尚有十三人，未曾釋出。日本各報，反言留學生胡俊，用刀欲傷日警，不能無罪，所以日比谷警察署中，拘有胡俊在內，應該移入東京監獄，照律定刑。留學生看着報語，當然大譁，一面登報辨誣，一面再函詰莊公使及江監督，詞極迫切。莊景珂、江庸方電達北京政府，自稱制馭無方，有辭職意。假惺惺的做什麼。這消息傳到上海，上海總會中，便覆電慰勉，且決計不買日貨，作爲抵制。一經鼓吹，八方響應，就是廣州人民，亦組織國民外交後援會，號召各界，於五月十一日大開會議，到會人數，幾至十萬，比

上海尤爲踴躍，演說達數十萬言，傳單約數十萬紙，結果是張旗列隊，至軍政府遞請願書，要求岑春煊、伍廷芳等力起與爭，請願書分三大綱：（一）宜取銷二十一條件，及國際一切不平等條件，直接收還青島；（二）應盡法嚴懲賣國賊；（三）請北方釋放痛擊賣國賊，因此被逮的志士、岑伍等極口應許，大衆纔各散歸。既有了這番要請，遂由岑春煊等致電上海，使總代表唐紹儀提出和會，嚴重交涉。上海和會中正彼此爭論，凡各種條件審查，統有雙方齟齬情事，相持已一月有餘，再加入青島問題，致生衝突，那裏還能融洽？唐紹儀即擬定八大條件，通告北方總代表朱啓鈴，作爲議和綱要，條件列左：

（一）對於歐洲和會所擬山東問題條件，表示不承認。

（二）中日一切密約，宣布無效，並嚴懲當日訂立密約關係之人，以謝國民。

（三）參戰軍國防軍邊防軍，立即一律撤銷。

（四）惡迹昭著，不協民情之督軍省長，即予撤換。

（五）由和會宣布前總統黎元洪六年六月十三日解散國會令，完全無效。

（六）設政務會議，由和平會議推出全國負重望者組織之，議和條件之履行，由其監督，統一內閣之組織，由其同意。

（七）所有和會議決審查案，由政務會議審定之。

（八）北方果承認以上七條約款，悉數履行，則由和會承認徐世昌爲大總統，執行職權，至國會選舉正式總統之日爲止。

看官試想這八條要約，與北方都有關係，就使末條中有承認老徐字樣，也祇得爲短期大總統，不能正式承認，多約半年，少約數月，還要受政務會議的節制，這等無名無望的總統，何人願爲？顯見是南方作梗，強人所難哩。

朱總代表啓鈴，不待電問政府，便即覆電，然後報告中央，聲言辭職。就是唐總代表紹儀，亦向廣東軍政府辭職。廣東軍政府尚有覆電留唐，獨北京政府，竟准朱啓鈴辭職，不再慰留，明令如下：

國步多艱，民生爲重，和平統一，實今日救國之要圖。本大總統就任以來，屢經殫心商洽，始有上海會議之舉。其間羣言嘖雜，而政府持以毅力，喻以肫誠，所期早日觀成，稍慰海內嗚嗚之望。近據總代表朱啓鈴等電稱：一、唐紹儀等於十日提出條件八項，經正式會議，據理否認。唐紹儀等即聲明辭職。啓鈴力陳國家危迫情形，敦勸其從容協商，未能容納。會議已成停頓，無從應付。進行實負委任，謹引咎辭職。等語。所提條件，外則牽涉邦交，內則動搖國本。法理既多抵觸，事實徒益糾紛，顯失國人想望統一之同情。殊非彼此促進和平之本旨。除由政府剴切電商，撤回條議，續開會議外，因思滬議成立之初，幾經挫折，曉音瘖口，前事未忘。既由艱難擊畫而來，各有勉勵維持之責。在彼務爲一偏之論，罔恤世禁，而政府毅力肫誠，始終如一，斷不欲和平曙光由茲中絕，尤不使兵爭慘鬪，再見國中。用以至誠惻怛之意，昭示於我國人，須知均屬中華，本無畛域，艱危夙共，休戚與同。苟一日未底和平，則政治無自推行，人民益滋耗斁，甚至橫流不息，坐召淪胥，責有攸歸，悔將奚及。所望周行羣彥，戮力同心，振導和平，促成統一。若一方所持成見，終戾事情，則輿論自有至公，非當局不能容納。若彼此同以國家爲重，凡籌慮所及，務期於法理有合，事實可行，則政府自必一秉夙誠，力圖幹濟，來軫方遘，庶幾何極。凡我國人，其共喻斯旨，勉策厥成，焉此令。

相傳徐總統派遺朱啓鈴時，曾與啓鈴密約，除總統不再易人外，餘事俱有轉圜餘地，就使犧牲國會，亦可磋商。玩這語意，可知徐東海上臺，雖由安福派擁他上去，但心中却暗忌安福意欲借南方勢力，隱爲牽制。朱氏受命至滬，果然南方總代表等有反對北京國會的論調，經朱氏傳達徐意，許爲通融，所以二次周旋，未聞將國會問題，互生爭論。惟北方分代表方樞汪有齡、江紹杰、劉恩格等，統是安福系中人物，探知朱氏詞旨，即電致北京本部，報

告機密。安福派頓時大譁，衆議院中的議員，幾全受安福部卵翼，便即招請內閣總理錢能訓出席質問。謂：「朱雖受命爲總代表，究竟是一行政委員資格，不能有解釋法律的特權。國會係立法最高機關，總統且由此產出，內閣須由此通過，若沒有國會，何有總統？何有內閣？今朱在上海，居然敢議及國會問題，真是怪事，莫非有人畀他特權不成？」這一席話，說得錢總理無言可答，只好把未曾預聞的套話敷衍數句，便即退還報知老徐。老徐已是焦煩，偏偏變端迭出，內外不寧，南方提出八項條件，又是嚴酷得很，簡直無一可行，自知統一希望，萬難辦到，不如召還朱總代表等，另作後圖。爲下文派遺王揖唐張本。一面令國務院出面，召集參衆兩議院議員，商及青島問題，應該如何辦法。各議員當然說出不宜承認，應仍電令陸使力爭，決勿簽字。國務院俟議員別去，即有電文徧致各省云：

青島問題，迭經電飭專使，堅持直接歸還，並於歐美方面，多方設法，嗣因日人一再抗議，協商方面，極力調停，先決議由五國暫收，又改爲由日本以完全主權歸還中國，但得繼續一部份之經濟權，及特別居留地。政府以本旨未達，正在躊躇審議，近得陸使來電，謂：「美國以日人抗爭，英法瞻顧，恐和會因之破裂，勸我審察，交還中國一語，亦未能加入條文。」但和約正文，陸使亦未閱及，尙俟續電，此事國人甚爲注重，既未達最初目的，乃並無交還中國之規定，吾國斷難承認。但若竟不簽字，則於協商及國際聯盟種種關係，亦不無影響，故簽字與否，頗難決定。本日召集兩院議員，開談話會，僉以權衡利害，斷難簽字爲辭，並謂：「未經簽字，尙可謀一事後之補救，否則鑄成定案，即前此由日交還之宣言，亦恐因此搖動。」討論結果，衆論一致，現擬以此問題，正式提交國會，一面電囑陸使暫緩簽字。事關外交重要問題，務希卓見所及，速賜教益，不勝禱企。近日外交艱棘，因之風潮震盪，羣情靡雜，政府採納民意，堅持拒絕，固已表示態度，對我國人在國人亦當共體斯意，勿再藉口外交，有所激動。台端公誠體國，并希於晤各界時，切實曉導，共維大局爲要。

原來歐洲和會中，本有國際同盟的規定，爲協約國和議草約第一條件。列席諸國委員，統入同盟會，應該簽

字，惟同盟雖另訂約章，却與和約有連帶關係，和約中若不簽字，便是同盟會不得加入，所以中國專使陸徵祥等，爲了日人恃強，不肯將青島交還，列入和約，更生出許多困難，屢與政府電文往還，政府也想不出完全方法，國民但爲意氣的主張，東譁西噪，鬧成一片，惹得政府越昏頭越腦，無從解決。再加南北和議，又復決裂，安福派且橫梗中間，這真是徐政府建設以後第一個難關。做總統與做總理的趣味，不過爾爾，奈何豪強還想爭此一席？但中國到了這個地位，還虧有奔走呼號的士人，不甘屈辱，所以外人還有一點敬意，就是東鄰日本也未免忌憚三分。自從我國排日風潮迭起不已，歐洲和會，頗受影響，日本代表牧野男爵，方發表山東主權歸還陳述書，因此青島始有交還的傳聞。但日代表雖有此語，終未肯加入和約，故陸專使亦終未便簽字。此次國務院通電各省，各省督軍省長，多數麻木不仁，有幾個稍具天良，也無非寄一覆電，反對簽約，獨安福派中人物，還要替曹章二人出氣，硬迫徐政府懲辦學生。教育總長傅增湘，本爲段氏所引重，恂恂儒雅，無甚黨見，但爲了京師學潮，滿懷鬱憤，無法排解，自遞出辭呈後，不待批准，便匆匆離京，莫知所往。自好者應該如此。部務寬宕了半月，徐總統只好准令辭職，暫使次長袁希濤代理部務。

於是北京各學校學生，公議罷課，發布意見書，大致分作三層，首言外交緊急，政府不予力爭，次言國賊未除，反將教育總長解職，且連下訓戒學生的命令，禁止集會自由，末言日本逮捕我國留學生，政府至今毫無辦法，所以提出請求，向政府要求照辦，特先罷課候令，非達到目的不止。一面布告同學，無論何人，不得擅自上課。又組織十人團，研究救魯義勇隊辦法，並四出演說，促進國民對外的覺悟。既而京外各中學校，紛紛繼起，先後宣告罷課。此外各界人士，排斥日貨，力行不懈。日商各肆，無人過問，甚且華商預定各日貨，都要退還，累得日人多受損失。當然去請求本國政府，設法挽回。日人素來乖巧，先由外務大臣通告中國駐日代理公使莊景珂，說出一派友善的虛詞，籠絡中國略云：

觀日本與中國之關係，中國官民中，往往對於日本之真意，深懷疑慮，且有誤信日本。此次於交還膠州灣，德國租借地於中國之既定方針，將有變更之圖。余聞之甚出意外，且深為遺憾。近如牧野男爵，為關於山東問題，說明日本之地位，曾發表其聲明於新聞紙上，余於此確認此項之聲明，即日本於所口約者，嚴正遵守。山東青島連同中國主權，均須交還中國。而中日兩國，為增進相互利益所締結之一切協定，亦當然誠實遵行。其中因參戰結果，由聯合國商得之團匪賠償金之停付關稅切實值百抽五之加增，并根據講和條約由德國取回之有利條件，日本對於此等事項，無不欣然維持中國正當之希望。且帝國政府，仍擬照余在前期議會所聲明者，以公正協和之精神為根據，而確定對華之方針，以期實行中國官民固不必多滋疑慮也。

代理公使莊景珂，得了此信，立即電達政府。彷彿小兒得解情形。政府也道他是改變風頭，可望軟化，那知過了八日，即由駐京日使，送達公文至外交部，略言：「近來北京多散布傳單，不是說膠州亡，就是說山東亡，此種論調，傳播各省，煽動四處人民，實行排斥日貨，應請注意。」並指外交委員林長民，有故意煽惑人民的嫌疑，亦與邦交有礙等語。林長民聞知消息，不得不呈請辭職，就是政府亦只好勉徇所請，特下令示禁道：

近日京師及外省各處，輒有集眾游行演說，散布傳單情事，始因青島問題，發為激切言論，繼則羣言汜濫，多軼範圍，而不逞之徒，復藉端構煽，淆惑人心，於地方治安，關繫至鉅。值此時局艱屯，國家為重，政府責任所在，對內則應悉心保衛，以期維持公共安寧，對外尤宜先事預防，不使發生意外紛擾。着責成京外該管文武長官，剴切曉諭，嚴密稽察。如再有前項情事，務當悉力制止。其不服制止者，應即依法逮捕，以遏亂萌。京師為首善之區，尤應注重，前已令飭該管長官等認真防弭，著即恪遵辦理。倘奉行不力，或有疎虞，職責攸歸，不能曲為寬假也。此令。

越數日，又有一令，宣示青島案情，並為曹章陸三人，洗刷前愆。文云：

國步艱難，外交至重，一切國際待遇，當悉準於公法，京外各處，散布傳單，集衆演說，前經明令申禁，此等舉動，悉由青島問題而起，而羣情激切，乃有嫉視日人，抵制日貨之宣言，外損邦交，內墮威信，殊堪慨喟。抑知青島問題，固肇始於前清光緒年間，德國藉口曹州教案，始而強力佔據，繼乃訂約租借。歐戰開始，英日軍隊，攻佔青島，其時我國，尚未加入戰團，猶賴多方磋議，得以縮小戰區，聲明還付。迨民國四年，發生中日交涉，我政府悉力堅持，至最後通牒，始與訂立新約，於是交還膠澳之換文，至濟順高徐借款合同，與青島交涉，截然兩事，該合同規定線路，得以協議變更，又有撤退日軍，撤廢民政署之互換條件，其非認許繼續德國權利，顯然可見。曹汝霖迭任外交財政，陸宗輿、章宗祥等，先後任駐日公使，各能盡維持補救之力，案牘具在，無難覆按，在國人不明真相，致滋誤會，無足深責。惟值人心浮動，不逞之徒，易於煽惑，自應剴切宣示，俾釋羣疑。凡我國人，須知外交繁重，在當局政府於此中利害，熟思審處，視國人爲尤切，在國人，惟當持以鎮靜，勿事驚疑，倘舉動稍涉矜張，轉恐貽患國家，適乖本旨。所有關於保衛治安事項，京外各該長官，自應遵照迭次明令，切實辦理，仍著隨時曉導，咸使周知。此令。

這令一下，更與全國人士的心理，大相反背，國民怎肯服從命令，統做了仗馬寒蟬？政府却還要三令五申，促使各校學生，即日上課，正是

民氣寧堪常受抑？學潮從此又生波。
欲知政府諭令學生諸詞，且至下回錄述。

自政黨二字，出現於前清之季，於是世人反以朋黨爲美談，甲有黨，乙亦有黨，丙丁戊無不有黨，黨愈多而意見愈妙，語言愈雜，欲其互通融，各泯猜忌，豈不難哉？觀南北兩派之會議，俱各挾一黨見，以來，朱代表雖有求和之意，而安福黨人，從旁牽掣，烏足語和南方之所以痛嫉者，即爲安福派，安福不夫，和必無望，此八條苛約之所以出現也。夫和議既歸無效，則魯案當然

不能解決。曹章陸三人，固安福派之旁系也，彼既親日，日人亦何憚而不恃強借父還之美名，迫中央之論禁，毋乃更巧為侮弄乎？家必自毀而後人毀之，國必自伐而後人伐之，信然！

第一百零八回 迫公憤滬商全罷市 留總統國會却咨文

却說學生罷課，已閱旬餘，徐政府外迫日使，內顧曹章，不能不促令上課，令文有云：

國家設置學校，慎定學程，固將造就人才，儲為異日之用。在校各生，惟當以殫精學業，為唯一之天職，內政外交，各有專責，越俎而代，則必治絲而棼，譬一家然，使在塾子弟，咸操家政，未有能理者也。前者北京大學等校學生聚眾游行，釀成縱火傷人之舉，政府以青年學子，激於意氣，多方啓導，冀其感悟，直至舉動逾軌，構成非法行為，不能不聽諸法律之裁判，而政府咎其暴行，憫其蒙昧，固猶是愛惜諸生之意也。在諸生自言青島問題，多所誤會，業經另令詳切宣示，俾釋羣疑。諸生為愛國計，當求其有利國家者，若徒公開演說，嫉視外交，既損鄰交，何裨國計？況值邦家多難，羣情紛擾，甚有挾過激之見，為駭俗之資，雖凌蔑法紀，破壞國家而不恤，潮流所激，必至舉國騷然，無所托命，神州輿區，坐召陸沈，以愛國始，以禍國終，彼時蓄目顛危，雖追悔始謀之不臧，嗟何及矣！諸生奔走負笈，亦為求學計耳，一時血氣之偏，至以罷課為要挾之具，抑知學業良窳，為畢生事業所基，虛廢居諸，適成自誤。況在校各生，類多勤勉向學，以少數學生之憧擾，致使失時廢業，其痛心嫉首，又將何如？國家為儲才計，務在範圍曲成，用宏作育，茲以大義正告諸生，於學校則當守規程，於國家則當循法律。學校規程之設，未嘗因人而異，國家法律之設，亦惟依罪科罰，不容枉法徇人。政府雖重愛諸生，何能偏廢法規，以相容隱？諸生勸業有年，不乏洞明律學之士，誠為權衡事理，內返良知，其將何以自解？在京著責成教育部，在外責成省長暨教育

廳，督飭各校職員，約束諸生，即日一律上課，毋得藉端曠廢，致荒本業。其聯合會義勇隊等項名目，尤應切實查禁。糾衆滋事，擾及公安者，仍依前令辦理。政府於諸生期許之重，凡茲再三申諭，固期有所鑑戒，勉爲成材。其各砥礪濯磨，毋負諄諄誥誡之意。此令。

各校學生聞悉此令，當然不願受命，罷課如故。并由學生聯合會中派遣演講團，分頭至京城內外，舉行露天演講，數約千餘人。這邊說得慷慨激昂，那邊說得淋漓感奮，甚至聲淚俱下，引起一班行人的感情，統是傾耳靜聽。東一簇，西一團，好像聽文明戲一般，越來越衆。警察廳又出來干涉，特派保安馬隊若干人，到處彈壓，先勸學生不得演講，學生置諸不理，仍然侃侃而談。嗣由警察廳怒拍動馬頭，竟向人多處衝突進去，聽講諸人，恐遭蹂躪，陸續奔散，只剩了演講學生，被警隊強加驅迫，押入北京大學，閉置法科理科各室，不准自由出入，且由警士環守學校大門，再從步軍統領署內，派出兵士數百，竟在門前紮營，視學生如俘虜，日夜監束。還想加用壓力。各校教職諸員，均向政府遞呈，要求釋放學生，撤退軍警，政府並不批答。教育次長袁希濤，見學校風潮愈緊，未免左右爲難，因亦慨然告辭，政府准令免職，另命傅嶽棻爲教育次長，攝行部務。北京各學校，不得不通電外省，聲明曲直。上海灘頭學校最多，消息最靈，聽得北京各學生一再被拘，自然憤氣填胸，立即號召各界，續開大會，時已爲六月初旬了。會場決議，以學界爲首倡，以商界爲後繼，務要罷斥曹章陸三人，及釋放北京被拘學生，然後了事。當下繕成一篇宣言書，分布如下：

嗚呼！事變紛乘，外侮日亟，正國民同心戮力之時，而事與願違，吾人日夕之所呼籲，終於無毫髮之效，前途瞻望，實用痛心。本會同人，謹再披肝瀝膽，以危苦之詞，求國人之聽。自外交警信傳來，北京學生，適當先覺之任，士氣一振，奸佞寒心，義聲所播，咸知奮發，而政府橫加罪戾，是已失吾人之望，乃以此咎及教育負責之人，致傳蔡諸公，紛紛引去。夫段祺瑞徐樹錚曹汝霖陸宗輿章宗祥等，迭與日本借債訂約，辱國喪權，憑假外援，營植私

利，逆迹昭著，中外共瞻，全國國民，皆有欲得甘心之意。政府於人民之所惡，則必百計保全；於人民之所欲，則且一網打盡，更屢頒文告，嚴懲學生，並集會演說，刊布文字，公民所有之自由，亦加剝削，是政府不欲國民有一分覺悟，國勢有一分進步也。愛國者科罪，而賣國者稱功，誠不知公理良心之安在？爭亂頻年，民曰勞止，政府猶不從事於根本之改革，肅清武人勢力，建設永久和平，反藉口於枝葉細故，以求人之見諒。繼此紛爭，國於何有？此皆最近之事實，足以令人恐懼危疑，不知死所者。政府既受吾民之付託，當使政治與民意相符，若一意孤行，以國家為孤注，吾民何罪？當從為奴隸。嗚呼！國人幸垂聽焉。共和國家之事，人民當負其責，方今時機迫切，非獨強鄰乘機謀我，即素懷親善之邦，亦無不切齒憤恨，以吾內政之昏亂，我縱甘心，人將不忍，生死存亡，近在眉睫，豈可再蹈故習，常依違容忍，慕穩健之虛名，速淪胥之實禍？夫政府之與人民，譬猶兄弟骨肉，兄弟有過，危及國家，固皆知無不言，言無不盡，終不見聽，雖奮臂與鬪，亦所不辭。何則？切膚之痛在身，有所不暇計也。吾人求學，將以致用，若使吾人明知禍機之迫不及待，而曰姑俟吾學業既畢，徐以遠者大者貢獻於國家，非獨失近世教育之精神，即國家亦何貴有此學子？吾人幸得讀書問道，不敢自棄責任，謹自五月二十六日始，一致罷課，期全國國民聞而興起，以要求政府懲辦國賊為唯一之職志。政治肅清，然後國基強固，轉危為安，庶幾在此。同人雖出重大之代價，心實甘之。所冀政府澈底覺悟，幡然改圖，全國同胞，亦各奮公誠，同匡危難，中國前途，實利賴之。同人不敢請任前驅，戮力同心，還期繼起。

上海商民，爲了學界宣言，都不覺的流露一種熱誠，與學生共表同情。六月四日，南商會開會集議，各商人開風前往，不下千餘，偏警兵無理取鬧，硬要把他攔阻，遂致衆情大憤，以爲如此壓迫，非罷市不足對待，越宿便即實行。南市各商肆，先行罷市，法租界各商家，照樣閉門，公共租界，一律照辦。又俄而英租界中，如永安先施兩大公司，亦皆杜門謝客。到了午後，無論華租各界，所有大小商店，統已關門閉戶，不納主顧，街上只有學生奔走分發。

傳單，巡警往來，防備鬧事，餘外無非是各處行旅，偵探消息，好好一個大商埠，弄得烟雲失色，簫鼓無聲。過了一宵，商店仍舊閉市，華界一帶，由警官挨戶曉示，勒令開門，照常交易，商人早已將答語預備，說是賣買自由，不勞警官過問。好一個回話手本。警官倒也無詞可駁，悻悻自去。租界中的洋巡捕，不過沿路巡查，維持秩序，却未曾硬行干涉。惟商肆各懸挂白旗，上面寫着，無非是「萬眾一心，同聲呼籲，力抗漢奸，喚醒政府」等語。全市旗布飄颻，做了一種特別的招牌。又越一日，華界租界，只有幾家吃食店，半開半掩，略賣些餅餌糕糰，惠顧行人，此外依然抱着關門主義。警察署不能漠視，又派出武裝警察，游行華市，用了一派威嚇的厲詞，逼令開市。商民或怕他兇焰，勉強除去排門，及警察去後，復將排門關好，拒絕賣買。再過兩天，閉市如故。

看官你想上海一隅，是中外各國交通的埠頭，行人似蟻，比戶如鱗，怎能好幾日不做賣買。華人爲反對政府起見，就使受些困難，尚是甘心，那洋商豈肯無端受累，聽他過去。當下由中外官吏，迭電中央，報明情狀。政府至此，也不得不改變方針，就是安福派亦無法擺佈，只好聽令政府，自行處置。政府乃擬將曹陸章三人，一併免職，并釋放先後拘禁的學生。這消息傳到上海，閉市已經六日了。商會因徧發通告，傳知各業，所有要求各事，目的已達，應即於次日開市交易等語，到了翌晨，各商人購閱新聞紙，尙未載有免除曹陸章三人命令，恐京中所傳未確，仍然閉市。直到晚間，方得駐滬總領事法福斯轉奉駐京英公使朱爾典氏來電，證明曹陸章三人免職命令，已由徐政府頒布，確鑿無訛。電文由英公使寄滬，可知曹陸章之免職，還是假手外人。且由總領事勸告商學兩界，開市上課。商界已有一星期停止交易，既已得達一部份的請求，乃全體開市，照常營業，並在門首各挂五色國旗，作爲民意勝利的慶賀。學生團又拍電至京，問明被拘學生情狀，旋得京中各學校覆電，已經一律釋放，於是學生團選出代表，向大小商號道謝，自歸各校上課去了。

是時南京杭州武昌漢口天津九江山東廈門各處，因聞滬上罷市，亦皆先後相繼，一致要求，或五日，或三日，

連工界亦相約罷工，羣起抵制，所以安福派不能堅持，徐政府方得行使命令，這也好算得衆志成城，有此效果哩。惟曹汝霖既已罷職，交通總長一缺，暫任次長曾毓雋代理，徐總統尚恐得罪安福，且慮國民爲了青島問題，再有要求，因提出辭職咨文，送交參衆兩議院，一面通電各省，自述咨文內容略云：

國步艱難，百度糾紛，世昌力絀能鮮，謹於昨日咨行參衆兩院辭職，其文曰：「本大總統猥以衰年，謬膺衆選，硜硜之性，本不承任。惟以邦人責望之殷，督以大義固辭不獲。其時歐會肇始，關係甚鉅，而國內和平之望，亦甫在萌芽，一線曙光，萬流跋躅。私衷竊揣，以爲此時對內對外，皆爲貞元絕續之交，不乘茲着手，迅圖挽救，後將無及，所以躊躇再四，不得不勉膺鉅任者，固期有所匡救也。歐會成立以來，經過詳情，業經咨達國會在案，原擬全約簽字，惟提出關於膠澳各條，聲明保留此項，原屬不得已辦法。但體察現情，保留一層，已難辦到，即使保留辦到，於日德間應有效力，並不變更，而日人於交還一舉，轉可借端變計，是否於我有利，此中尙待考量。若因保留不能辦到，而並不簽字，不特日德關係不受牽制，而吾國對於草約全案，先已明示放棄，一切有利條件及國際地位，均有妨礙，故爲兩害從輕之計，仍以簽字爲宜。前此因膠澳交還，未有確證，政府亦深爲顧慮，近日迭接全權委員等報告，日代表在三國會談中，已有宣言可證，英外部亦正式來函，聲明日本將膠澳連同完全主權，交還中國一層，係屬切實。日外部對於還付膠澳問題，亦已有半公式之聲明，由駐京日使送達外部，凡茲各節，雖未列在草約，固已足資證明。即美總統前於保留辦法，極表贊助，近亦謂須與公法家詳慎考酌。此時內審國情，外觀大勢，惟有重視英美法日各國之意見，毅然全約簽字，以維持我國際之地位。惟我國內輿論，堅拒簽字，如出一轍，在人民昧於外交情形，固亦在意計之中，而共和國國民爲主體，總統以下，同屬公僕，欲徑情措理，既非服從民意之初衷，欲以民意爲從違，而熟籌利害，又不忍坐視國步之顛躓，此自對外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至於和平計畫，不外法律事實諸端，曩在就任之初，目睹兵氛未銷，時局危迫，竊以爲非促進統一，無以謀政。

治之進行，即無以圖對外之發展，迭經往返商榷，信使交馳，始有會議之舉。果其誠意言和，互謀讓步，則數月以來，從容籌議，何難早圖結束，乃滬議中輟，羣情失望，在南方徒言接近，而未有完全解決之方，在中央欲進和平，而終乏積極進行之效，執成不悟，事勢多歧，築室道謀，蹉跎時日。循此以推，即使會議重開，而雙方隔閡尚多，必至仍前決裂，一摘再摘，國事何堪！此皆本大總統德薄才疎，無統治國家收拾時局之智能，知難而退，竊慕哲人，此就對內言之，不能不引咎者一也。抑且民為邦本，古訓昭然，本大總統來自閩閩，深知疾苦，亦冀厲行民治，加惠羣生，稍盡藐躬之責，乃以統一未成之故，閩閩凋零，萑苻四起，士卒暴露，老弱流離，每念小民痛苦之情，惻然難安，寢饋心餘力絀，寃疚滋深。自維濟定本懷，原無名位之見，經歲以來，既竭疏庸，無裨國計，雖開制推行，責任有屬，國人或能相諒，而揆諸平昔律己之切，既未能挈領提綱，轉移元會，猶冀以難進易退之義，率我國人謹咨達貴院，聲請辭職，幸早日提議公決，另行選舉，以重國政。至此項選舉，手續紛繁，在未經選舉新任大總統以前，本大總統一日在職，仍當盡一日之責，相應咨達貴院查照辦理等語。各該地方長官，務當督飭所屬，保衛地方，毋稍疏虞，是為至要。

各省督軍省長，得了徐電，正想覆電挽留，旋接參議院議長李盛鐸及衆議院議長王揖唐，通電各省云：

本日大總統咨送蓋用大總統印文一件到院，聲明辭職。查現行約法行政之組織，係責任內閣制，一切外交內政，由國務院負其責任，大總統無引咎辭職之規定。且來文未經國務總理副署，在法律不生效力。當由盛鑾掛唐即日躬資繳還，懇請大總統照常任職。恐有訛傳，馳電奉聞，敬希鑒察。

自兩議院有此電文，各省督軍省長，越加向徐巴結，紛紛電達中央，挽留徐東海。原是虛與周旋，並非真欲去位，既得內外慰留，自然不生另議。惟國務總理錢能訓，不得不呈請辭職。總理一辭，全體閣員當然連帶關係一併告退。原來此時為責任內閣，一切政治，當由內閣負責，總統尚可推諉，所以老徐通電，也有開制推行，責任有

屬的明文。錢總理無可諉咎，還是卸職自去，離開此煩惱場。總計錢內閣成立，半年有餘，至此似山窮水盡，不可復延了。小子有詩道：

揆席原來不易居，況經世變迫淪胥。何如卸職歸休去，好向家園賦遂初。

錢內閣既倒，徐總統亦許令歸休，欲知繼任爲誰，下回再行表明。

古人有言：「蒙怒雖犯，事欲難成。」滬上罷市，即其見端也。夫曹陸章三人之親日，非真欲賣國也，但欲見好於武夫，爲之借資運械，竭盡機謀，顧目前而忘大局，誤國適同賣國耳。老徐亦何嘗愛此三人，無非因安福派之掣肘，不得不下禁令以顧鄰誼，從上課以抑學潮，迫致激動公憤，全滬罷市，而各省又相繼響應，於是安福派之計窮，而曹陸章免職之令乃下，此未始非武夫專擅之反動力，而亦由老徐欲搗姑縱之謀，有以致之也。然三人雖去，而安福系之勢力猶張，徐乃復提出辭職咨文，以免安福派之非議，此中之煞費苦心，不足爲外人道然，徐雖留而錢則已倒矣。

第一百零九回 乘俄亂徐樹錚籌邊 拒德約陸徵祥通電

却說錢能訓辭去總理，當由徐總統下令照准，其餘閣員，亦曾連帶辭職，徐總統却不加批答，且令財政總長魏心滿，代任國務總理，所有內務總長一職，本由錢能訓兼職，此時錢亦辭免，因特使司法總長朱深兼署，此外俱仍舊貫。惟幣制局總裁陸宗輿，既已免去，後任乃是李思浩。大學校長蔡元培，不願回京，改任胡仁源署理。內外風潮，總算少平。駐京英法日意美五國公使，以爲風潮少靖，正當把上海的和會繼續進行，特由英使朱爾典氏，作爲五國總代表，向徐政府提出說帖云：

茲由英法日日本意美五國公使，對於上海和會停頓，致生中國國內糾葛，遲緩解決之情，深系不平之念，故

擬聲明其所希望，重行開會，以使會議之舉，可以儘前妥爲了結之意。查雙方之目的，現既彼此說明，則似可早達於與各方公平，及與中國并國民共同利益相宜解決之方法。此時未及其時，而各本公使望無論何方面，必不以任何方法而尤重開戰事。各國公使陳述此意時，並欲向中國國民及政府聲明其各本國政府與各本國國民存友睦良好之忱，且對於中國能恢復統一國內和好之狀，並中國政府能完全施行其欲達國民普通幸福所組織之權。屆時各本國政府及國民，當必滿意歡迎也。

徐總統接着說帖，免不得長嘆數聲。看官須知徐總統本意，原是極端求和，不過因總代表朱啓鈴，赴滬數月，毫無頭緒，雖由南方不肯讓步，終致無成，就中亦爲安福派作梗，陰受牽制，所以老徐聞到「議和」二字，不能不一再唏噓。安福作梗已見一百零七回中。安福派中的首領，名目上爲段合肥，實是小徐背後捉刀，獨力造成。故一個徐樹錚，實足概括安福全部。徐樹錚的意見，欲派選本系中人，作爲議和總代表，故當和議停頓後，即密囑心腹，向總統府中進言，老徐含糊答應。及五國公使說帖，遞入總統府，遂使老徐躊躇再四，默思派一別員，仍歸無效，不若將計就計，使安福系中推舉一人，叫他前去一試，如能妥協和議，原是不必說了，否則亦使他親嘗艱苦，免得橫生枝節，多來饒舌。當下授意段派，即令推薦委員。偏有一位衆議院議長王揖唐，願當此任。徐總統毫不遲疑，即派令南下。

徐樹錚又因南北停戰，無從逞威，段合肥又不得秉政，內乏奧援，必且失職，乃更想出一條大名目來，居然欲效漢終軍請纓故事。自從民國二年，俄人嗾使外蒙獨立，迫我承認，中國政府因內亂未平，不遑兼顧，只好放棄一部分主權，聽令自治。事見前文。蹉跎至四五年，雖尚有駐庫辦事員住着，但已徒有虛名，不能監制。外蒙外蒙惟藉俄人爲援，抵抗中國。至俄國革命，已失保護外蒙的能力，西伯利亞一帶，亂黨竊起，且屢與外蒙爲難。西藏王公，頗悔從前錯誤，復思內嚮。小徐得了此信，樂得趁這機會，博取功勞，乃即呈入條陳，自請防邊。徐總統以小徐好事，在內多患，還是調他出去，較爲安靜，因即准如所請，特令爲西北籌邊使。這西北籌邊使的官名，乃是民國以來所創見。

當時議定籌邊使職權，頒行如下：

(一) 政府因規畫西北邊務，並振興各地方事業，特設西北籌邊使。

(二) 西北籌邊使，由大總統特任，籌辦西北各地方交通，墾牧，林礦，硝磺，商業，教育，兵衛事宜。所有派駐該地各軍隊，統歸節制指揮。

關於前項事宜，都護使應商承籌邊使襄助一切，其邊事長官佐理員等，應併受節制。

(三) 西北籌邊使，辦理前條事宜，其有境地毘連，關涉本天黑龍江甘肅新疆各省，及其在熱河察哈爾綏遠各特別行政區域內者，應與各該省軍政民政最高長官，及各都統妥商辦理。

(四) 西北籌邊使施行第二條各項事宜時，應與各盟旗盟長札薩克妥商辦理。

(五) 西北籌邊使設置公署，其地址由西北籌邊使選定呈報。

(六) 西北籌邊使公署之編制，由西北籌邊使擬定呈報。

(七) 本官制自公布日施行。

小徐既任籌邊使，尚以為權力未足，再向中央要求，欲兼充西北邊防總司令。徐總統洵他不過，索性也下一任命，使他如願以償。予取予求的徐樹錚，方握虎符，擁獸旄，威風凜凜，馳往塞外去了。事竄有致。

且說青島交涉，終未定奪，簽約不簽約兩問題，各執一詞，亦難解決。山東紳民，前曾在省城演武廳中，特開國民請願大會，要求省長代電中央，請將青島及路礦等，由和會公判，直接交還，並請懲辦禍首，撤除非法秘約。當經省長代為轉電政府，政府擱置不答。嗣因日本恃強欺弱，陸專使等不能爭回主權，乃再由山東省議會，省教育會，省商會，農會，報界聯合會，學生聯合會，濟南商會等七團體，公舉代表八十五人，入京呈遞請願書。書中總旨分三大綱：(一) 係巴黎和約，關於山東三條，必須拒絕簽字。(二) 係高徐順濟鐵路草約，必須廢除。(三) 係賣國奸人，必

須一律嚴懲。六月二十日，各代表亦皆到京，即至總統府中，要求謁見大總統。徐總統未允接見，各代表待至傍晚，方纔散去。次日，又往總統府，堅求面謁。乃由馮代總理心滿，朱總長深出來相見。各代表振振有詞，定要覲見總統。馮代總理等，謂既有請願書，且俟總統閱後，再行定奪。各代表始遞交請願書，由馮代總理轉遞進去。既而徐總統也親詣居仁堂，傳見各代表，各代表纔得面陳民意，迫請總統代為主張。徐總統慰諭數語，教他出外候批。各代表乃一併退出。及國務院發出請願書批示，語帶游移，未見切實。各代表因復詣國務院，謁見馮代總理，聲稱奉閱批語，尚涉含糊。公民等名爲代表，實不能歸見父老，應請將原批收回，確實示明。馮代總理無語可駁，當允於二日內另行批覆。各代表乃再出外守候。過了兩日，國務院總算踐言發出批語如下：

據來呈均悉。該代表等關懷桑梓，注重國權，所述特爲痛切。此次歐會和約，政府以關於山東問題各條，最爲重要，迭經電飭專使，悉力爭持，近據專使等電述保留一節，尚在多方進行，所有各代表等陳請，不能保留，即拒絕簽字等情，昨亦經電達專使，遵照在案。國家領土主權，斷難絲毫放棄，政府與國民主張，初無二致，無論如何，必將膠澳設法收回，此則夙具決心，可爲國民正告者也。所稱高徐順濟路約一節，查該路原係草約，自必多方磋商，力圖收回，斷不續訂正約，以慰羣望。至中日二十一條密約及高徐順濟路約，經過情形，案牘具在，前經擇要宣布。共和國一切措施，悉當準諸法律，必有確實證據，乃受法律制裁。政府與國家利害，人民疾苦，無日不在注念之中，乃以國家多艱，致該代表等遠涉京師，有妨本業，殊深軫念。其各歸告父老子弟，俾曉然於外交真相，及政府維持國權之苦心，各持鎮靜，勿滋疑慮。此批。

各代表見了批示，比前批較爲切實，雖未能盡如所求，也算得了三分之二。因各陸續出都，還鄉去訖。未幾，復由北京各團體公推代表五百餘人，排隊舉旗，亦赴總統府請願，備有公呈，要求三款：（一）不保留山東和約，決不應簽字。（二）決定廢除高徐順濟兩路草約。（三）立即恢復南北和會。徐總統聞報，又遣馮代總理，及教育次長傳

嶽萊接見北京各代表。各代表求見總統，到晚未出，大眾不肯散歸，並在新華門外露宿一宵。翌日，始由徐總統召見，並即由國務院發出批詞，略云：「所陳三事，政府具有決心，亟應竭力進行，懇從衆望，艱難困苦，當與國人共勉。」一等語。於是衆代表不復多言，相率退歸，靜候解決。

到了七月二日，政府接到巴黎來電，乃是協約國對德和約，已經議決，即在凡爾賽宮正式簽字。獨中國專使，因山東問題，未得和約保留，只好拒絕簽字，所以來電聲明。先是各國代表，共至巴黎，開議對德條約，德亦派出代表議和，總代表爲蓋超伯爵，餘爲內閣閣員蓋斯堡、吉斯白、資、暨國會議長、萊勒特、華白公司經理美爾恰、國際法學家休克金等。並至巴黎，共同談判。協約國幾經磋商，公定對德議和草約十餘件，統計得八千字，大致可分爲數綱：(一)割讓和約指定的土地；(二)放棄歐洲以外一切殖民地及權利；(三)承認波蘭、捷克斯、南斯拉夫各國獨立；(四)減少常備兵額與所有軍艦，不得沿用徵兵制及潛水艇、軍用飛機；(五)懲罰前德皇威廉第二；(六)賠償各國損失全數爲墨銀五百萬萬圓；(七)協約國商貨得自由通過德國境內，尙有著名鐵道、運河、水道等，歸協約國管轄；(八)德國承認國際同盟，但一時不能加入，所有一切代管地，與國際公有地，均由國際同盟掌管。此外尙有細件，不及備載。此屬西史範圍，故從略敘。德國代表，當然不肯承認，提出抗議。旋經協約國再加修改，不過就割讓土地部份，稍從變換，餘皆不肯更動。會長克萊孟沙，且嚴詞語德國代表道：「今無庸再來嘵嘵，大小各國，因汝德國人違背公道，非常酷待，所以結成團體，各派代表到此。汝國若再不從，恐要與汝國大決算了。」可憐德國代表藍超伯爵等，無由申說，不得已電告本國，請示定奪。戰敗國原是如此，但亦統由德人自取。德國新大總統愛培爾德及內閣總理施特曼，俱不願允此和約。施特曼內閣，遂全體辭職，就是議和總代表藍超伯爵，亦連同告辭，乃由巴浮氏重組內閣，另派外交總長慕勒氏、殖民總長貝爾氏，繼爲議和代表。終因勢孤力屈，抗不過協約國的威稜，且將協約國議案，付諸國會表決，投票結果，願簽字的二百二十八票，不願簽字的，只一百三十八票，大多數通過和約，電致

議和總代表，勉強簽約。德既簽字，與會諸國代表，皆相繼簽字。惟中國代表陸徵祥等，均不出席，聲明爲山東問題的障礙，礙難簽約，一面報告中央云：

和約簽字，我國對於山東問題，自五月二十六日正式通知大會，依據五月六日，祥在會中所宣言維持保留去後，迭向各方竭力進行，迭經電呈在案。此事我國節節退讓，最初主張註入約內，不允改附約後，又不允改在約外，又不允改爲僅用聲明，不用保留字樣，又不允不得已改爲臨時分函聲明，不能因簽字而有妨將來提請重議云云。豈知直至今日午時，完全被拒。此事於我國領土完全，及前途安危，關係至鉅，祥等所以始終不敢放鬆者，固欲使此問題，留一綫生機，亦免使所提他項希望條件，生不祥影響。不料大會專斷至此，竟不稍顧我國纖微體面，易勝憤慨。弱國交涉，始爭終讓，幾成慣例，此次若再隱忍簽字，我國前途，將更無外交之可言。內省既覺不安，即徵諸外人論調，亦羣謂中國決無可以簽字之理。詳審商榷，不得已當時不往簽字，當即備函通知會長，聲明保存我政府對於德約最後決定之權等語。姑留餘地，竊惟祥等，猥以非材，謬膺重任，來歐半載，事與願違，內疚神明，外慚清議，自此以往，利害得失，尙難逆睹，要皆由祥等之奉職無狀，致貽我政府主座及全國之憂。乞即明令開去祥外交總長委員長，及廷鈞等差缺，一併交付懲戒，並一面迅即另簡大員，籌辦對於德奧和約補救事宜，不勝待罪之至。

這電自六月二十八日，由巴黎發出，是日即協約國對德和約共同簽字的期間，途中不知何故淹留，至七月二日方纔接到。政府正在着忙，會議善後辦法，忽又接到陸專使續電云：「德約我國既未簽字，中德戰事狀態，法律上可認爲繼續有效，擬請迅咨國會建議，宣告中德戰事告終，通過後即用明令發表，逾速逾妙，幸勿遲延。」政府因即覆電云：

事勢變遷，并聲明亦不能辦到，政府同深憤慨。德約既未簽字，所謂保存我政府最後決定之權，保存後究

應如何辦理？此事於國家利害關係至爲鉅要，該全權委員等責職所在，不能不熟思審處，別求補救，未便以引咎虛文，遽行卸職。至所擬咨由國會建議，宣告中德戰爭狀態告終，俟通過後，明令發表一節，片面宣布，究竟有無效力？抑或外交有此先例？所有對德種種關係，將來如何結束，統望熟籌詳覆。再奧約必須簽字，務即照辦。重洋遙隔，一電往還，未能朝發夕至，免不得有稽遲情形。政府恐國民因此憤激，再起風潮，故不待陸專使等答覆，便即由徐總統下令道：

巴黎會議對德和約關係至鉅，迭經電飭各全權委員審慎從事，頃據全權委員陸徵祥等六月二十八日電稱：「我國對於山東問題，自通知大會宣言維持保留後，最初主張註入約內，不允改附約後，又不允改在約外，又不允改爲僅用聲明，不用保留字樣，又不允改爲臨時分函聲明，不能因簽字而有妨將來提請重議，又復完全被拒，不得已當時不往簽字，備函通知會長，聲明保存我政府對於德約最後決定之權」等語。披覽之餘，良深慨惋。此次膠澳問題，以我國與日德間三國之關係，提出和會，數月以來，乃以種種關係，不克達我最初希望，曠覽友邦之大勢，返省我國之內情，言之痛心，至爲危懼，惟究此項問題之由來，誠非一朝一夕之故，亦非今日決定簽字與不簽字，即可作爲終結。現在對德和約，既未簽字，而和會折衝，勢不能遽然中止，此後對外問題，益增繁重，尤不能不重視協約各友邦之善意。國家利害所在，如何而謀挽救，國際地位所繫，如何而策安全，亟待熟思審處，妥籌解決。凡我國人，須知圍海大同，國交至重，不能遺世以獨立，要在因時以制宜，各當垂愛國之誠，率循正軌，持以鎮靜，勿事囂張，俾政府與各全權委員等，得以悉心籌畫，竭力進行。庶幾上下一體，共濟艱危，我國家前途無窮之望，實繫於此。用告有衆，咸使周知。此令。

這令下後，嗣接陸專使覆電，除奧約應該簽字外，仍執前議。政府乃照來電進行，小子有詩嘆道：

對外全憑後盾多，徒持公理漫言和。
試看炎日天驕甚，瘡口無成恨若何？

欲知後來對日情事，容至下回續敘。

小徐才識，未嘗不卓絕一時，惜乎其心術之不堪告人也。彼欲效戰國策士之行，爲縱橫捭闔之謀，不知彼時七國分峙，各私其私，策士猶得乘勢而操縱之，今豈猶是戰國時耶？明明爲共和政體，而乃專事破壞，不顧和平，至南北停戰以後，即起擾西，北邊防使一席名曰防邊，實仍欲把持軍權耳。民國有小徐，欲求安寧難矣。陸徵祥等之出使巴黎，參入和會，始終欲保留膠澳，不肯簽字，較諸曹章陸諸人，較爲得體。然至於舌敝唇焦，卒不能挽回萬一，豈不可歎！優勝劣敗，已成公例，奈何軍閥家猶專知內閣不顧大局耶？

第一百十回 罷參戰改設機關 撤自治收回藩屬

却說山東問題，未曾解決，國民當然不服，屢有排日舉動。山東齊魯大學生，常在通商要港，調查日貨出入，不許華商販售。一日，見有車夫運糧，輸往海口，學生疑他私濟日人，趨往過問。偏被日人瞧見，號召日警，竟將學生拘去。事爲學商各界聞知，即聚集數千人，共至省長公署，請向日本領事交涉。當由省長派員勸慰，許即將學生領回。學生大衆待至晚間，未見釋歸，又向省長署中要求，直至次日始得將學生放歸。衆始散去。嗣又有鄉民數千人，因日人在膠濟鐵路橋洞旁，抽收人畜經過稅，亦至省長公署，要請與日人理論。經省長婉言勸導，教他少安毋躁，待政府解決青島問題，自不至有此等情事。鄉民無可奈何，只好退歸。惟排日貨，始終未懈。不但山東如是，各省亦皆如是。駐京日使，專用強力壓迫我國政府，嚴行禁止，政府不得不通電各省，但說是「陸專使拒絕簽字，正當統籌全局，亟謀補救，各省排斥日貨，徒然意氣用事，反損友邦感情，務希成軍警實力制止」等語。各省長官，雖亦照式曉示，惟國民不買日貨，乃是交易自由，並非犯法，所以禁令屢中，也是徒然。政府也不過虛張故事。既而上海租

界內，有懸挂日皇形像，當衆指罵等情，四川重慶境內，日本領事宴請中國官紳，轎夫馬弁，羣集領事署門，用泥土塗抹門首的菊花徽章，兩事又經日使提出，請中國政府設法消弭，並查辦犯人，嚴行懲罰云云。政府也只好通電各省，申諭人民，毋得再犯友邦國徽及君主肖像。此外尚有各種交涉，不勝枚舉。惟巴黎和會中陸專使等，對德條約，已不簽字，接連是對奧條約，亦由協約國與奧使議定，迫令承認。奧使倫納爾等，起初也極力抗辯，終因兵敗國危，無能爲力，沒奈何忍辱簽字。協約國當然簽約，陸專使等對着奧國，沒甚關礙，也即簽字。奧約與德約略同，無非是割讓土地，裁損軍隊，放棄歐洲以外一切權利，承認匈加利獨立，奧匈本聯邦國至此始獨立。及捷克斯南斯拉夫新建諸國，并賠償各國戰爭損失等情。中國專使既經簽字，便即電達中央，時已爲九月中旬了。徐總統乃連下二令道：

我中華民國於六年八月十四日，宣告對德國立於戰爭地位，主旨在乎擁護公法，維持人道，阻遏戰禍，促進和平。自加入戰團以來，一切均與協約各國，取同一之態度。現在歐戰告終，對德和約，業經協約各國全權委託，於本年六月二十八日，在巴黎簽字，各國對德戰事狀態，卽於是日告終。我國因約內關於山東三款，未能贊同，故拒絕簽字，但其餘各款，我國固與協約各國，始終一致承認。協約各國對德戰事狀態，既已終了，我國爲協約國之一，對德地位，當然相同。茲經提交國會議決，應卽宣告我中華民國對於德國戰事狀態，一律終止。凡我有衆，咸使聞知。此令。

對德戰事狀態終止，業於九月十五日布告在案，茲據專使陸徵祥電稱，奧約已於九月十日經我國簽字等語，是對德奧戰爭狀態，業已完全解除。惟宣戰後對德奧人民所訂各項章程，非有廢止或修改之明文，仍應繼續有效。此令。

還有廣東軍政府，比徐總統占先一着，也對德宣告和平，文云：

自歐戰發生，德人以潛艇封鎖戰路，加危害於中立國，我國對德警告無效，繼以絕交，終與美國一致宣戰，當即聲明所有中德兩國從前所訂一切條約合同協約，皆因兩國立於戰爭地位，一律廢止。去年十一月十一日，我協約國與德國訂休戰條約，隨開和平會議於巴黎，我國亦派專員出席與會，惟對於和約中關係山東問題三款外，其他條款，及中德關係各款，我國均悉表示贊成。今因我專使提出保留山東無效，未簽字於和約，此係我國保全主權，萬不獲已之舉。對於協約各國，實非常抱歉。而對於德國恢復和平之意，則亦與協約各國相同，并不因未簽字而有所變易。我中華民國希望各友邦對於山東問題三款，再加考量，為公道正誼之主張，而東亞和平永久的保障，實所馨香禱祝者也。特此通告！

看官閱過上文，應知中國與德奧宣戰，本由段祺瑞首先主張，所以段祺瑞辭去總理，名為下野，實是仍任參戰督辦。德奧約定，易戰為和，參戰處應該撤銷所有參戰處辦事人員，統皆敝功。段祺瑞得受勳一位殊榮，惟段派不願就此閑散，當然預先籌畫，以便改設機關。徐樹錚出任邊防，就是保持權力的先聲，好在俄蒙交涉，屢次發生，中國不能不積極籌備，小徐已做了前驅，中央應特任一督辦大員，作為小徐的援應。督辦大員的資格，當然非老段莫屬了。於是由政府下令道：

現在歐戰告竣，所有督辦參戰事務處，應即裁撤。惟沿邊一帶，地方不靖，時虞激蕩滋擾，綏疆固圉，極關重要，著即改設督辦邊防事務處，特置大員，居中策應，以資控馭而赴事機。其參戰處未盡各事，並歸該處繼續辦理，藉資收束。此令。

這令後面，便是特任段祺瑞督辦邊防事務。好一篇改頭換面的大文章，仍由段老一手做去。倚段奉段的人，也得聯辦，權力依然，可喜可賀。語語生芒。先是俄國內亂，不遑外顧，西伯利亞一帶，新舊各黨，互生抵觸，亂匪亦乘勢竄起，隨處滋擾，我國除蒙古外，如吉林黑龍江新疆各界，均與俄境毗連，免不得為彼所逼，時有戒心。吉黑

兩省督軍省長，屢次致電中央，請派海軍艦隊，馳往松花江，爲駐防計。當經海軍部提出議案，咨交國務會議，國務員一體贊成，並援前清咸豐八年愛理條約，作爲證據。查愛理條約，爲中俄兩國所協定內載：「龍黑江、松花江、左岸，由額爾古納河至松花江口，爲俄羅斯國屬地。右岸順江流至烏蘇里河，爲大清國屬地，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岸，此地如同接連兩國交界，明定其間地方，爲大清國、俄羅斯國共管之地。由黑龍江、松花江、烏蘇里河，此後只准大清國、俄羅斯國行船。各別外國船隻，不准由此行走」等語。據此約文，既稱由烏蘇里河往彼至海，如同連接，是我船由海溯江，在黑龍江、松花江流域中，雖經過俄屬江流，也是依據條約行事。況條約載明，只准中俄兩國行船，不准各別外國船隻行走，是中國船隻，顯然可行。現在俄亂方亟，不暇顧及邊境治安，我國若籌辦黑龍江防，正是目前急務。且黨匪所至，中俄商民，並皆罹殃。如果我國江防成立，不但華民免禍，就是俄民也受益不淺。俄政府應該歡迎，不至抗議。國務員執此理由，因即決議進行，由海軍部派出王崇文爲吉黑江防籌辦處處長，並飭海軍總司令，調駛利綏利、捷利、通利、川江、亨靖安等六艦，由滬北往松黑二江駐防。各艦駛至海參崴，俄人提出抗議，不容中國艦隊上駛，經海軍代表林建章，與外交委員劉鏡人等，一再理論，始得放行前進。將抵松花江口，暫泊達達島，又爲俄官所阻，不能逕入。達達島地曠人稀，無從購取煤糧，俄人且截斷各艦的運輸，幾至坐困。林建章等一面與俄人交涉，一面自由駛入廟街，擬尋一避冷港內，寄泊禦寒。不料西伯利亞俄軍，竟不分皂白，放起礮來，連聲轟擊，向中國艦隊激射。艦隊慌忙退避，已有奔目三人受傷，當即拍電到京，一再告急。政府先已照會俄使，依照愛理條約，與他辯論，俄使倒也說不出理由，但言「本使只能隨本國政潮，從權辦理，中國若據愛理條約，亦可自行上駛，各行其是。」照此口吻，也是由俄國內亂，故從柔軟。政府得了此信，却放心了一半，至是接到告急電文，復向俄使嚴重責問，書面寫着：

查愛理條約第一條第二項，載明中俄船隻，得以駛入松花江等，不受限制。中俄在松黑權利，原屬平等，今

俄艦擊吾艦，殊出意外，應請從速允許我艦江亨利捷利川四艘，安全通過，否則吾國不得不執相當之對付，將以同樣手段，加之貴國。松黑兩江之艦艇，亦希速電海參崴當事者，以短小之時間，為滿意之答覆，是所至盼。不意中國亦有此強硬之公文。

除此責問書外，又電駐海參崴高等委員，與俄新政府直接交涉。其實俄政府尚徒擁虛名，未能統馭全國，就是駐京俄使傳電通告，也沒有確實表示。中國駛往松花江的艦隊，只能暫避兵鋒，退駐下流，靜待解決便了。會駐庫辦事大員都護使陳毅，報稱外蒙古王公，情願取消自治，歸附中華，這算是民國難得的機會。政府自然去電獎勵，並飭外交部蒙藏院等機關，會同商酌辦理。陳毅復派屬員王仁弼到京，面陳一切情形。原來外蒙自受俄人凌辱後，名為自治，實不啻為俄人保護國。俄人屢給借款，盤剝外蒙，外蒙已不堪凌逼，自知為俄所欺，苦難悔約。及俄國革命亂黨，又屢次入境，騷擾益甚。外蒙自治官府，乃復向中國乞援，當由外蒙親王巴特瑪多爾濟領銜呈請取消自治，凡歷年所借款項，歸俄蒙雙方交涉，應由中央逐年歸還若干。餘如各王公等年俸，亦請中央承認等語。陳毅以為所損有限，所得實多，便替他殷勤呈報。還有西北籌邊使徐樹錚，正欲借此圖功，可巧得了這個消息，乃是天上飛來的喜事，急忙電呈中央，說是一外蒙歸化，懷德畏威，應速加慰撫一等語。明明是自已吹牛。徐總統連接呈文，因即頒發明令道：

據都護使駐紮庫倫辦事大員陳毅電呈外蒙官府王公喇嘛等合詞請願呈文，內稱：「外蒙自前清康熙以來，即隸屬於中國，嗚嗚向化，二百餘年，上自王公，下至庶民，均各安居無事。自道光年間，變更舊制，有拂蒙情，遂生嫌怨。迨至前清末年，行政官吏穢污，衆心益滋忿怒。當斯之時，外人乘隙煽惑，遂肇獨立之舉。嗣經協定條約，外蒙自治告成，中國空獲宗主權之名，而外蒙官府喪失利權。迄今自治數載，未見完全效果，追念既往之事，令人誠有可嘆者也。近來俄國內亂無秩，亂黨侵境，俄人既無統一之政府，自無保護條約之能力，現以不能管

轄其屬地，而布里雅特等，任意勾通土匪，結黨糾夥，迭次派人到庫，催逼歸從，擬行統一全蒙，獨立爲國。種種煽惑，形甚迫切。攘奪中國宗主權，破壞外蒙自治權，於本外蒙有害無利，本官府洞悉此情，該布匪等，以爲我不服從之故，將行出兵侵疆，有恐嚇強從之勢。且唐努烏梁海，向係外蒙所屬區域，始則俄之白黨，強行侵佔，拒擊我中蒙官軍，既而紅黨復進，以致無法辦理。外蒙人民生計，向來最稱薄弱，財款支絀，無力整頓，槍乏兵弱，極爲困難。中央政府雖經擔任種種困難，兼負保護之責，乃振興事業，尚未實行。現值內政外交，處於危險，已達極點，以故本官府窺知現時局況，召集王公喇嘛等，屢開會議，討論前途利害安危問題，冀期進行。咸謂近來中蒙感情，敦篤日益親密，嫌怨悉泯，同心同德，計圖人民久安之途，均各情願取消自治，仍復前清舊制。凡於扎薩克之權，仍行直接中央，權限劃一。所有平治內政，防禦外患，均賴中央竭力扶救。當將議決情形，轉報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時，業經贊成。惟期中國關於外蒙內部權限，均照蒙地情形，持平議定，則於將來振興事務，及一切規則，並於中央政府統一權兩無抵觸，自與蒙情相合。人民萬世慶安，於外蒙有益，卽爲國家之福。五族共和，共享幸福，是我外蒙官民共所期禱者也。再前訂中蒙俄三方條約，及俄蒙商務專條，並中俄聲明文件，原爲外蒙而訂也。今既自己情願取消自治，前訂條件，當然概無効力。其俄人在蒙營商事宜，將來俄新政府成立後，應由中央政府負責，另行議訂，以篤邦誼，而挽回利權等語。並據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呈同前情，核閱來呈，情詞懇摯，具見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及王公喇嘛等，聲明五族一家之誼，同心愛國，出自至誠，應卽俯如所請，以順蒙情。所有外蒙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應受之尊崇，與四盟應享之利益，一如舊制，中央應當優爲待遇，俾同享共和幸福，垂於無窮，本大總統有厚望焉。

同日又加封外蒙古呼圖克圖汗，令文有云：

外蒙古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贊助取消自治，爲外蒙謀永久治安，仁心奮術，深堪嘉尚，着加封

爲外蒙古翊善輔化博克多哲布尊丹巴呼圖克圖汗，以昭殊勳。此令！

兩令既下，又由外交部照會駐京俄使，通報外蒙取消自治，凡前訂中俄蒙條約及俄蒙商約，并中俄聲明文件，一概停止效力，且將外蒙取消自治，仍復舊制各情形，通告駐京各國公使。各國公使與外蒙均無甚關係，當無異言。俄使雖不願贊成，但因本國內情，非常擾亂，實不能顧及外蒙，自己僑寓中國，赤手空拳，徒靠著三寸舌根，究有甚麼用處，所以暫從容忍。俟新政府穩固後，再與中國交涉。那西北籌邊使徐樹錚，尚在內蒙駐節，至此且受命爲册封專使，得與副使恩華李垣，睥睨自若，馳往庫倫去了。小子有詩詠道：

本是無功冀有功，一麾出使竟稱雄。此君慣使刁鑽計，如此機心亦太工。

欲知小徐赴庫情形，且至下回敘明。

參戰處成立以後，將及二年，未聞有如何大舉，故外人時有不滿意之論調。然使當時無段氏之主張，列入參戰地位，則巴黎和議中國當然不能列席。此後之外交困難，固不僅青島問題已也。即斯以觀段氏不得謂無功，但段氏生平之誤，在信任一小徐。小徐因參戰之將罷，亟倡議邊防，彼若爲段氏效忠，而不知其處心積慮，無非爲自己之權力見。陳毅之取消外蒙自治，功已垂成，而小徐即起而乘之，欲奪陳毅之功爲己有，巧固巧矣，亦知人有千算，天教一算之，俾謬否耶？試觀俄羅斯歷來猖獗，謀攫外蒙，迫我認約，會疑何時，而國亂如糜，不遑兼顧，國且如是，况一人一身乎？小徐小徐，汝謂己智，果何智之足云。

第一百十一回 易總理徐靳合謀 宴代表李王異議

却說徐樹錚出任邊防，無非爲徵功起見，及外蒙取消自治，又得受中央任命，做了一個册封專使，便與副使恩華李垣等，馳赴庫倫，駐庫辦事員陳毅，也知小徐此來，不懷好意，但不得不出郊相迎。就是外蒙王公，既已歸附

中央，理應歡迎專使，相偕出迓，執禮頗恭。小徐昂然前來，意氣揚揚，及與陳毅等相遇，乃下馬晤談，略道寒暄，便即上馬入庫倫城，當下將冊書授與外蒙呼圖克圖。呼圖克圖依禮接受，擺宴接風，皆意中事，不消細敘。散宴後，小徐出寓陳毅公館，便作色與語道：「汝亦曾知我徐某的聲名否？汝在庫倫多年，沒甚建暨，今我奉使到此，爲汝成立功勞，並非越俎代謀，汝勿疑我有他意，暫請汝勿與外界通問，俟我辦理告竣，自當南歸，否則與汝不利，汝宜留意。」一聽應如繪。陳毅聽了，也覺憤不可遏，但默思小徐兇橫，未可與爭，不如虛與周旋，還可敷衍過去，俟他覆命，便可無事，因此含糊應允，聽令小徐辦理。小徐也樂得張威，即借庫倫爲行轅，安居起來。嗣是邊防情事，均歸小徐主張，陳毅毫無權力，不過虛有職位罷了。

是時財政總長兼代國務總理龔心湛，因爲財政支絀，不敷分撥，屢受各方指摘，情願卸去職任，免得當衝。乃即遞上辭呈，撲被出都。徐總統無從挽留，只好准令免職，改任他人。向例總理缺席，嘗由外交內務兩總長代任，外交總長陸徵祥，赴歐未回，內務總長山文烈，因病乞假，當然不能任命，揆次輪流，應歸陸軍總長靳雲鵬權代。靳爲段合肥門生，資望尚淺，全靠老段一手提拔，始得累躋顯階，官至陸軍總長，特授勳二位。老徐本陰忌段氏，如何肯令靳雲鵬接手，他却另有一種意見，以爲靳係武夫，頭腦簡單，容易就我約束，且靳爲新進後輩，駕馭更易，若優加待遇，使他知感，當可引爲己用，樂效指揮。就中尚有兩件利益：一是使安福國會，不致違言；二是使曹錕張作霖，互相聯席。原來靳爲段派嫡系，本與安福部同情，好在靳氏兒女，新近與曹張兩軍閥聯姻，曹張兩派，本非段系，將來靳得重用，曹張自必樂從，兩方擁護，靳亦可乘勢自展，免受段派牽掣。靳氏計爲自己計，真是一舉兩得的計策。當即將靳氏提出，咨交國會。府秘書長吳笈孫，草定咨文，呈與老徐。徐總統閱後，復親自援筆，把靳雲鵬三字，下加寫「才大心細能負責任」兩考語，然後再令吳笈孫繕正，蓋過了印，着人齎交參衆兩院。院中投票表決，得大多數同意，因即通過。已如老徐所料之第一着。徐遂任命靳雲鵬兼代國務總理，所有財政總長遺缺，使命次長李思浩攝

行。既而川粵湘贛四省經略使曹錕，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果有電文到京，力保靳氏，略云：「國家政治，須由內閣負責，龔代闕已經告退，聞已奉中央明令，着靳總長兼代。靳總長心地光明，操行穩健，令他代龔，衆望允孚，即請令靳總長正式組閣，俾當內憂外患時候，付託得人。」云云。老徐第二著所料又復中式。徐總統覽到此電，免不得燃鬚微笑，遂令靳雲鵬正式就任，竟爲國務總理。

靳既受命登臺，可巧廣東軍政府有電到京，請取消八年公債，略謂：「八年公債條例，聞已公布，額定二萬萬，取田賦爲擔保品，得將所領債券，隨時抵押賣買，某報中載有券額八十萬圓，已抵於某國商人，每百圓只抵三十圓，是直接爲內債，間接即係外債，轉帳抵押，自速危亡。況公債發行，抵及田賦，尤爲世界所未有。全國人士，已一律反對，異口同聲，請即取消明令，用孚輿情，并盼速復」等語。靳雲鵬接電後，即覆電與軍政府，說是「八年公債，係維持財政現狀，所稱押與某國一節，並無此事，幸勿誤信。」這電既拍發出去，靳氏更通報老徐，且談及財政奇窘，未易支持。徐總統亦皺眉道：「這都是軍閥家的禍祟，試想近年軍餉，日增一日，政府所入有限，怎能分供許多將弁？今日借外債，明日借內債，一大半爲了武夫。如果武人有愛國心，固防息爭，倒也不必說了，更可恨的，是吃了國家的糧餉，暗謀自己的權力，南爭北戰，鬧得一塌糊塗，如此過去，怎麼了怎麼了呢？」靳雲鵬答道：「看來非裁兵節餉不成。」徐總統道：「我亦嘗這般想，但必須由軍閥倡起，方不至政府爲難。若單靠政府提議，恐這般軍閥家，又來與政府反對了。」靳雲鵬應了一個「是」字。徐總統復接入道：「目前靳張兩使，電呈到來，並言君才能大任，我看此事非君莫成，請君電告曹張，煩他做個發起人，當容易收效哩。」雲鵬復應聲稱是，因即告退，自去電致曹張，如法辦理。果然曹張代爲幫忙，分電各省督軍省長，頓裁減軍額二成，爲節餉計。併減去二成軍額所獲幾何？各省督軍省長，聞是兩帥發起，當然贊成，便推曹張爲領袖，聯名進呈大綱，就是「裁兵節餉」四大字。徐總統喜如所望，因即下令道：

軍興以來，徵調頻繁，各省經制軍隊，不敷分布，因之招募日廣，前需驟增，本年度概算支出之數，超過歲入甚鉅，實以兵餉爲大宗。此外各軍積欠之餉，爲數尙多。當此民窮財匱，措注爲艱，卽息借外資，亦屬一時權宜之計。將來還本償息，莫非取諸民間，紆須臾之急，適以增無窮之累。抑且治軍之道，餉源爲重，久飢之卒，循撫良難。統馭設有稍疏，則事變或難盡弭。本大總統受任伊始，力導和平，實發於爲民請命之誠。現大局雖未底定，而停戰久已實行，徒養不急之兵，虛耗有盡之餉，非所以奠民生，固邦本也。至若軍餉支出，悉資賦稅，比來國家多故，百業不興，農成商通之數，已遞承平，益以整理失宜，歲入銳減，長此以往，固有餉源涸可立待，被兵省分，更無論矣。本大總統與念及茲，夙夜祗懼，計惟有裁減兵額，清釐稅收，救弊補偏，暫資調節。茲據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直隸督軍曹錕、東三省巡閱使奉天督軍兼署省長張作霖、長江巡閱使安徽督軍倪嗣沖、江蘇督軍李純、湖北督軍王占元、江西督軍陳光遠、署浙江督軍盧永祥、時浙督楊善幹病故，由滬滬軍使盧永祥升調。署吉林督軍鮑貴卿、吉督孟恩遠調京，鮑由黑督調任。黑龍江督軍孫烈臣、繼鮑後任。山東督軍張樹元、山西督軍閻錫山、河南督軍兼署省長趙倜、湖南督軍兼署省長張敬堯、福建督軍兼署省長李厚基、陝西督軍陳樹藩、甘肅省長兼署督軍張廣建、新疆省長兼署督軍楊增新、熱河都統姜桂題、察哈爾都統山中玉、綏遠都統蔡成勳、江蘇省長齊耀琳、安徽省長呂調元、湖北省長何佩溶、浙江省長齊耀珊、江西省長戚揚、山東省長屈映光、陝西省長劉鎮華、直隸省長曹錕、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等，聯名電呈稱：「中央財政奇絀，軍費實居鉅額，如各省徒責難於中央，於義未安，於事無濟。權宜濟變，勢不外開源節流兩端。如就軍隊裁減二成，以之鎮懾地方，尙可敷用，約計歲省二千萬圓，一面由中央責成各省，督飭財政廳於丁漕稅契各項，一切雜捐，切實整頓，涓滴歸公，增入之款，亦當有二千萬圓左右，確定用途，暫充軍餉。一俟和平就緒，裁兵之議，首先實行」等語。該督軍等明於大計，兼顧統籌，體國之忱，良深嘉許。所擬裁減軍額二成及整頓賦稅各辦法，簡要易行，與中央計畫正合。卽著各該管官署，

會同各該督軍省長總司令等，妥速籌議，確定計畫，剋日施行。經此次裁減之後，並應認真訓練，以期餉不虛糜。至於清釐賦稅，首重得人，著責成財政部暨各省長官，於督徵經徵官吏，嚴為遴選，仍隨時留心考核，切實糾察，以祛積弊。總期兵無冗額，士可宿飽，減輕閭閻之疾苦，培養國家之元氣。本總統實嘉賴焉。將此通令知之。此令。

看官！你道各省督軍省長，聯名呈請，果真是為國節財，通曉大計麼？從前袁項城時代，只有一班國民黨，與袁項城死做對頭，後來項城一死，北洋軍系遂分作兩派，一是皖系，一是直系。皖系就是段派，與國民黨不協，常欲狹一武力主義，剷除民黨，所以南北紛爭，連年不解。直系本是馮河間為首，馮既下野，資格最崇的要算曹錕。曹與馮聯合一氣，副總統東海從中調停，乃偶或助段，但終為直系中人，不過為片而周旋，究未願向段結好。再加出一位大帥來，據住關東三省，獨抱一大蒙滿主義，既不聯直，又不聯皖，前次為小徐誘動，謀取副總統一席，所以助段逼馮。及馮去徐來，副總統仍然沒分，累得張大帥空望一場，於是心下怪及小徐，更未免猜及老段。閱者看過前文，當知前四後果。三派鼎立，爾詐我虞，那裏肯協力同心，經營國是？各省督軍省長，如徐總統通令中所述，有直派的，有皖派的，有奉派的，彼此牽率入呈，無非表面上賣個虛名，紛飾大局，其實暗中傾軋入主出奴，就是叫他實行裁兵，他亦未必從令。軍閥家的威力，全靠著許多丘八老爺，若逐漸裁減，威力何存？所以他的呈文，簡直是有口無心，隨說隨忘的。

惟這位老總統徐世昌，本來是翰苑出身，夙嫻文藝，及出任東三省總督，始得躬膺節鉞，結識了若干武夫。到了受任總統，逆料國民心理，厭亂惡兵，因此力主和平，提倡文治。如前清宿儒顏習齋、李璫兩師生，並令人祀文廟，且就公府旁舍，闢前清太僕寺舊址，設立四存學會，四存名義，就是顏習齋所講的存人、存性、存禮、存治四綱。有時政務少閑，或邀入樊樊山、易實甫、嚴範孫等遺老，評風吟月，飲酒賦詩，立了一個晚晴詩社，作為消遣。夾敘一段徐氏文治，也是忙中補筆。無如向文的古調獨彈，如何普及向武的積重難返，相率爭權。老徐非不聰明，乃欲運用一靈敏

手腕，駕馭武人。惟段派因老徐上臺，全是安福部推戴，歷居監督地位，故老徐有所舉動，往往爲所鈐制。就是南北和議的決裂，也是爲此。

後任北方總代表的，乃是王揖唐。見一百零九回。揖唐生平行事，多爲輿論所不容，他敢貿然南下，實由小徐許爲暗助，極力慫恿，所以直任不辭。偏偏滬上士商，不待揖唐到滬，便已羣起反抗，登報相警。揖唐視若無睹，道出江寧，入見江蘇督軍李純。李爲東道主人，自然開筵相待，酒過數巡，揖唐談及議和方略，並乞代爲疏通。說了數語，未見答辭。揖唐不禁發急道：「公會始終主和，奈何今日反噬若寒蟬，不肯以周行見示？」李純纔微笑道：「鳳凰已鳴，我何妨且作寒蟬？」揖唐聽了，越覺莫名其妙。原來揖唐出京時，曾由熊希齡編成一篇俳優詞，隱諷揖唐。希齡常因地得名，時人號爲熊鳳凰，故李純亦援此相嘲。獨揖唐尚且未悟，更欲絮問。李純直言道：「熊鳳凰已說過了，敢是君尚未聞麼？」兩語說出，揖唐也不覺自慚。還虧面上已略有酒容，尙得遮蓋過去。與其獻醜，何如藏拙。李純自覺所言過甚，因復接人道：「今欲議和，並非真正難事，總教北方諸公，果無賣國行爲，且能推誠相與，便容易就緒了。」揖唐勉強回答道：「我公久鎮南疆，爲南方空氣所鼓舞，故所言若是。其實北方，也自有苦衷，公或未能悉知哩。」李純又不禁憤憤道：「人生在世，但求問心無愧，純一武夫，知有正誼罷了，他非敢知公奉命南來，必有成竹在胸，得能和議早成，純亦得安享和平，感公厚賜哩。」滿腹牢騷，借此洩露。揖唐乃不便多言，再勉飲了數觥，當即別去。

一到滬上，通衢大市，均有譏笑揖唐的揭帖，煌煌表示。揖唐非無耳目，也自覺進退兩難，默思當今時勢，錢可通靈，從前收買政黨，包辦國會，那一件不是金錢做出，此番來滬議和，仍可用着故智，倚仗錢神，於是揮金如土，各處賄託。好在小徐亦密派心腹，運動南方領袖孫中山，及南方總代表唐少川，楊爲說合，陰圖反間，叫他與岑陸諸人分張一幟，免爲所制。那時南方七總裁，也分粵滇桂三派，貌合神離，暗存黨見，一經小徐設法潤滑，唐總代表，却也略被管動，欲與王揖唐聚首言和。一日，王唐兩人相遇席上，宴會周旋，各通款曲，惟終未及和議事件。兩方分代

表中，亦有數人預席，互相驚異，竊竊私議。及散席後，南代表對了唐紹儀，各有違言，多說是一魚行包辦，何足議和。王有魚行包辦的綽號。我輩若與開議，便是自失聲價了。唐總代表雖有和意，究竟不好違衆，乃向廣東軍政府電告辭職。從此和議聲浪，又變成一番盡併了。小子有詩歎道：

五洲和會猶成議，一國軍人反好爭。南北紛紜無定局，難堪只是我蒼生。
內憂未已，外憂又生，種種事變，待至下回再表。

龔和同爲段派中人，龔去而靳代，猶一段派也。但徐之用，恰含有一大命意。經本回直書其隱，乃知用靳之際，與用龔不同。龔內閣之倒，段派實排擠之，龔之起而暫代，原爲徐之一番作用，非本意也。未幾而易靳之令下，當時謂去一段派，來一段派，本是同根何必參換，而亦安知老徐之別有智謀耶？裁兵節餉一事，爲川氏登臺後之政策，實由老徐授意而成。果能軍閥同心，逐漸進行，寧非一時至計，惜乎其言未願行也。王揖唐之南下議和，本爲老徐請君入彀之策，而彼則有挾而來，盛裝南下，李督軍之面加規勉，猶不失爲忠厚人本色，實則黑幕重重，李氏固尙未洞悉也。彼此詐力相尙，國家寧能有豸乎？

第一百十二回 領事官袒兇調艦隊 特別區歸附進呈文

却說各省抵制日貨，一致進行，再接再厲。閩省學生，亦常至各商家調查貨品，見有日貨，便即毀去。日本會與前清訂約，有福建全省，不得讓與外人的條文，因此日人視全閩爲勢力範圍，格外注意。僑居閩中的日商，因來貨壟積，不能銷售，已是忿懣得很，更聞中國學生檢查嚴密，越加憤恨，遂邀集數十人，持械尋釁。民國八年十一月十六日下午，游行城市，適遇學生等排斥日貨，便即下手行兇，擊傷學生七人，站崗警察，急往彈壓，他竟不服解勸，當場取出手槍，撲通一聲，立將警察一人擊倒，彈中要害，嗚呼畢命。還有路人趨過，命該遺囑，也爲流彈所傷。警察見

已擾事，索性大吹警笛，號召許多同事，分頭擊捕，拘住兇手三名，一叫作福田原藏，一叫作奧津良郎，一叫作山本小四郎，當即押往交涉署，由交涉員轉送日本領事署，並將事實電達政府，請向駐京日使，嚴行交涉。駐日日本領事，袒護兇手，反電請本國政府，派艦至閩，保護僑民。日政府不問情由，即調發軍艦來華。真是鑿鑿世界閩人大譁，又由交涉員電告中央，政府連得急電，便令外交部照會日使，提出抗議。日使總親到外交部公署，聲明閩案交涉，已奉本國訓令，決定先派專員赴閩調查真相，以便開始談判。此項專員除由外務省遴派一名外，並由駐京日使館加派一名，會同前往。所有本國軍艦，已經出發，礙難中止。惟艦隊上陸，已有電商阻云云。外交部只好依從，惟亦派出部員王鴻年、沈觀辰等，赴閩調查。

爲此一番罅隙，北京中學以上各校學生，全體告假，出外游行演講，謂：「日人無端殺人，蔑理已甚，應喚起全國同胞，一體拒日。」一各省學生，先後響應，並皆游行演講，表示決心。就是閩省學生，前已發行專報，提倡愛國，至此復宣布戒嚴，示與日人決絕。官廳恐他釀成大禍，即取締學術週刊，勒令停止，並將報社發封。各學生等，遂皆罷課。風潮沿及濟南、濟南學生聯合會，正爲着青島問題，常懷憤激。此次聞閩中又生交涉，越覺不平，擬開國民大會，並山東全省學生聯合大會，誓抗日本。事被官廳阻止，也一律罷課，且擬游行演講，致與軍警發生衝突。有好幾個學生，被毆受傷。學生以日人無理，尙有可原，軍警同爲國民，乃甘心作傷賢厲可惡，決計與他大開交涉。官廳却也知屈，特喚教育會代作調人，允許學生要求，始得和平解決。惟閩中一案，明明是曲在日人，日領事恃強違理，非但不肯將兇手抵命，反去電請軍艦來閩示威。一經日政府派員調查，也覺得福田原藏等所爲不合，獨未肯宣付懲戒，反令日艦游弋閩江，逗留不歸。中國外交部迭次抗爭，乃始下令撤退，並在東京、北京、福州三處，聲明一種理由略云：

帝國政府，曩因福州事變突發之結果，該地形勢，極爲險惡，深恐對於我國僑民，仍頻加迫害，僑民受其擾害，

警察等察，反該國人恐迫害僑民，理由安在？特不得已派遣軍艦，前赴該地，以膺我僑民保護之責。惟最近接報告云，該地情狀，漸歸平穩，當無上述之懸念。帝國政府深加考量，特於此際決定先行撤退該地之帝國軍艦，此由帝國政府考察實際情況，自進而所決行者也。帝國政府中心，切望中國官廳對於各地秩序之維持，與我僑民之保護，更加一層充分之盡瘁，幸勿再生事端，使帝國政府為保護我僑民利益之被迫害，再至不得已而派軍艦焉。

看這口吻，好似日僑並未犯罪，全然為閩人所欺凌，咎及中國官廳不肯極力保護，所以派艦來華為自護計。好一種強詞奪理，是己非人，最後還說出再派軍艦一語，明明是張皇威力，預示恫嚇。中國雖弱，人心未死，聽到這般語意，難道就俯首帖耳，聽他架誣嗎？各省民氣激昂如故，就是外交部亦調查確實，再向駐京日使提出撤領德人賠償道歉四項，要他履行。日使一味延宕，反謂「我國各省官吏，不肯取締排日人民，應該罷斥，并須由政府保證，永遠不排日貨。」兩方面各執一詞，茫無結果，時已為民國八年終期了。

政府東借西掇，勉過年關，正要預備賀歲，忽聞前代總統馮國璋病歿京邸，大眾記念舊情，免不得親去弔奠。就是徐總統也派員致賻素車白馬，稱盛一時。原來馮下野後，仍常往來京師，猝然病歿，不及歸鄉，遂致在京逝世。馮雖無其功業，究竟代理總統一年，故特敘其終。

越二日，即係民國九年元旦，政府停止辦公數日，一經銷假，便由駐京日使遞到公文，大略如左：

聯合國對德講和條約，業於本月十日交換批准，凡在該批准約文上署名之各國間，完全發生效力。日本依該講和條約第四編第八款，關於山東條約，即第一百五十六條乃至第一百五十八條之規定，由日本政府完全繼承膠州灣租借權及德意志在山東所享有之一切利權。日本政府確信中國政府對於繼承右列權利一節，必定予以承認。蓋以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所締結之中日條約中，關於山東省部分之第一條，曾有明文規定云：中國政府允諾日後日本國政府擬向德國政府協定之所有關於山東省依據條約或其他關係於

中國政府享有一切權利利益讓與等項處分，概行承認故也。以上權利，交還中國政府。至關於此事，大正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兩國所交還膠州灣換文中，曾言明日本政府於現下之戰役終結後，膠州灣租借地，全然歸日本國自由處分之時，於左開條件之下，將該租借地交還中國：(一)以膠州灣全部開放為商港。(二)在日本國政府指定之地區，設置日本專管租界。(三)如列國希望共同租界，可另行設置。(四)此外關於德國之營造物及財產之處分，並其他之條件手續等，於實行交還之先，日本政府應行協定。是以日本政府為決定交還關於膠州灣租借地及其他在山東各種權利之具體的手續起見，提議中日間從速開始交涉，深信必得中國政府之允諾也。

公文中既云交還，又云繼承德國舊有一切權利，是明明欲占領膠澳，不過塗飾人目，以為日本承受權利，乃是一個租借權並非絕對的領土權。然試問向人假物，輾轉借用，原物未歸故主，但聲明由何人所借，便好算得交還嗎？此時外交總長陸徵祥等，尚在巴黎，因為保加利亞匈牙利土耳其諸國，和議尚未就緒，所以留待簽字，不得遽歸。外交部次長陳籙，當將日使來文，提交國務會議。國務員樂待推諉，統說待陸總長回國，再定辦法，因此把來文暫行擱起，不即答復。廣東軍政府聞悉此事，也電致北京，反對山東問題，由中日直接交涉，云云。

迭據報載，日使向北京政府交涉聲明協約國對德條約，已發生效力，日政府自己完全繼承租借膠州權，并德國在山東各種權利等語。查我國拒絕簽字和約，正當此點。如果謬然承認，則前此舉國呼號拒絕簽約之功，墜於一旦。即友邦之表同情於我者，至此亦失希望。後思何堪設想。如果日使有提出上列各節情事，亟應否認，并一面妥籌方法，再查此案我國正擬提出萬國聯盟申訴，去年盛傳日使向北京政府直接交涉，當即電詢，旋准尊威電復：「青島問題，關係至重，斷不敢掉以輕心，現在并無直接交涉之事」等語。此時更宜堅持初旨，求最後勝利。究竟現在日使有無提出尊處如何對付國脈主權所關，國人惴惴特電奉詢，統盼示復。

南北政府，雖似對峙，惟爲對外起見，仍然主張聯絡，所以對德和約，也嘗以不簽字爲正當，前次連電聲明，與北京政府論調相同，至此更反對中日直接交涉，一再致電，當由北京政府答復，決計堅持，待到一月二十五日，外交總長陸徵祥，自歐洲乘輪回京，謁見徐總統，報稱德奧和約經過情形，尚有餘事未了，留同僚顧維鈞等在歐辦理。徐總統慰勞有加，並與談及山東交涉，陸總長亦謂「不便與議，只好徐待時機，再行解決。」於是日使提案，仍復懸擱不理。

惟西北邊防，日益吃緊，俄國新舊二黨，屢在西伯利亞境內，交戰不休。政府已將防邊護路各要件，迭經討論，適值陸總長回國，因再公開會議，決定辦法。從前西伯利亞鐵路，接入黑龍江吉林兩省，爲俄人所築，吉林境內，稱爲東鐵路，鐵路總辦，當然歸俄人主任。西伯利亞有亂，免不得順道長驅，突入黑吉，故政府時爲擔憂。自經陸總長列席議決，即由外交部名義，備具正式公文，向協約國正式申明：（一）中東路屬我國領土全權，不容第二國施行統治權。（二）俄員霍爾瓦特，僅爲鐵路坐辦，無擔負國家統治之權能。（三）按照鐵路合同，公司俄員及沿綫僑居中外人民，應由我國完全保護。除這三事宣告各國外，又分電奉天吉林黑龍江新鄂四省督軍，及現駐庫倫西北籌邊使徐樹錚等，令他厚集軍隊，極力防邊，籌備的款，實行護路，並應監視中東路總辦霍爾瓦特，勿任有逾軌舉動。種種辦法，無非是思患預防的要着。可巧呼倫貝爾特別區域，亦恐俄亂擾入，願將特別區域的名目取消，歸屬中央政府指揮。這呼倫貝爾地方，本在黑龍江西北，向屬黑龍江省管轄，自俄人垂涎此地，硬要中國與他定約，承認呼倫貝爾爲特別區域，以便逐漸染指。及俄亂一起，該地總管協領，自知站立不住，乃與暫護呼倫貝爾副都統貴福熟商，託使電請中央。貴福乃分咨呈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暨黑龍江督軍孫烈臣，間接傳遞呈文到了京師，與外蒙情形相似。

徐總統當然欣慰，便即下令道：

據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黑龍江督軍孫烈臣呈稱：一據暫護呼倫貝爾副都統貴福咨呈，竊查呼倫貝爾，

向屬中國完全領土，隸黑龍江省管轄，自改設特別區域以來，政治迄未發達，自非悉聽中央政府主持，不足以臻治理。茲據全旗總管協領左右兩廳廳長對辦等會議多次，僉謂取消特別區域，並取消中俄會訂條件，實爲萬世永賴之圖，因推左廳廳長成德，右廳廳長巴嘎巴迪，索倫左翼總管榮安，索倫右翼總管凌陞等，代表全體籲懇轉電中央，准將呼倫貝爾特別區域取消，以後一切政治，聽候中央政府核定。其中華民國四年中俄會訂呼倫貝爾條件，原爲特別區域而設，今既自願取消特別區域，則該條件當然無效，應請一併作廢。伏乞鑒核轉呈一等語。閱來呈情詞懇摯，具見深明大義，應卽俯如所請，以順羣情。所有善後一切事宜，着該使等會商王管各部院，察酌情形，分別妥籌，呈候核定施行。總期五族一家，咸霑樂利，用廣國家大同之化，本大總統有厚望焉。此令。

令下數日，又任命貴福爲呼倫貝爾副都統，張奎武爲呼倫貝爾鎮守使，鍾毓督辦呼倫貝爾善後事宜。嗣復經黑龍江督軍孫烈臣電達中央，請援照舊制，設立呼倫廳濱兩最，並改吉拉林設治局爲室章縣，當由政府交與內務部核辦。從前光緒三十四年間，原設呼倫廳濱兩府，及吉拉林設治局，局址係唐時室章國故都，因以名縣。內務部看到黑督呈文，並沒有甚麼關礙，當然贊同，卽覆呈總統府核准，下一指令，飭照呼倫貝爾原管區域，設置呼倫廳濱室章三縣，統歸呼倫貝爾善後督辦管轄，這且不必細表。

惟俄國新舊交爭，兩邊設立政府，新黨佔住俄都彼得格勒，仍住歐洲東北原境，舊黨失去舊都，移居西伯利亞，組織臨時政府，暫就鄂穆斯克地方爲住址，旋又遷至伊爾庫次克。編新黨卽進取舊黨屢戰屢敗，幾至不支。再經伊爾庫次克境內的社會黨，自賭舊黨失勢，竟與新黨過激派聯絡，驟起革命，推翻舊政府。舊政府領袖柯爾恰克將軍等，統皆逃散，不能成軍。俄國新政府既佔優勢，自謂剷除一切階級，以農人爲大位，故號爲勞農政府。且因俄都彼得格勒偏據歐洲，改就俄國從前舊都莫斯科爲根據地，一面聲告各國，除舊有土地外，不致相侵。協約

各國，本皆派兵至海參崴，出次西伯利亞，防禦俄亂。事見前文。美國因俄新政府既已聲明，不侵外人，當即將西伯利亞駐屯軍，全數撤回。獨日本政府不願撤兵，反且增兵，別寓深意。遂牒告美國政府，略謂：「日本處境，與美國不同。就俄國過激派現勢觀察，實足危及日本安全，故日政府決定增派五千補充隊，駐防西伯利亞東端。」云云。美國也不暇理論，撤兵自去。獨中國前與日本協商，訂定中日軍事協定條件，所派軍隊，不能自由往返，屢經廣東軍政府通電反對。國務院乃電覆廣東，內稱：「軍事協定，原為防止德奧起見，現在各國駐俄軍隊，業經分起撤退，我國軍隊，自當與各國一致行動，待至全隊撤回，即為軍事協定終止的期間。」但日本不肯退軍，中國亦當被牽制，甚至日本二次宣言，謂西伯利亞的政局，影響波及滿洲朝鮮，危及日本僑民，所以不便撤兵。已視滿洲為朝鮮第二了。必待滿洲朝鮮，脫除危險，日僑生命財產，可得安全，並由俄政府擔保交通自由，方好撤回西伯利亞屯兵。中政府得聞宣言，也覺不能容忍，即由外交部出與抗議，略云：

貴國關於西伯利亞撤退之時機，有滿洲朝鮮并稱之名詞，查朝鮮係與日合邦者，本國不應過問，而滿洲係東三省，係吾國行省之一部，豈容有此連續之記載，實屬蔑視吾國主權，特此抗議。

這抗議書發交日使，日使延宕了好幾日，方致一覆文，還說：「由中國誤解，或誤譯日文，亦未可知。我帝國宣言中，並述滿洲朝鮮，不過指俄亂影響，始及滿洲，繼及朝鮮，足危害我日本僑民，並無蔑視中國東三省主權。」看官試想，此等辯詞，果有理沒有理麼？正是

畢竟野心謀拓土，但諉利口太欺人。

爲了日本種種恃強，遂致中國內地，常有排日風潮，欲知詳情，且看下回便知。

日人設法學生，推舉警察，尙欲調派軍艦，來華示威，假使易地處此，試問日人，將如何辦理乎？夫俄與日本，皆強國也，前清之季，交相陵迫，迫民國紀元。又牽率而來，俄築指於北，日垂涎於東，中政府之受其要挾，殆無所訴，視俄固猶日也。乃俄亂驟起，

土宇分崩，外蒙離俄而取消自治，呼倫貝爾亦離俄而取消特別區域，可見強弱無常，泰興者未必不暴仆。況中日兩國，同文同種，又同處亞東，胡不思唇齒之誼，而屢與中國為難耶？日人其亦可少休也歟。

第一百十三回 對日使迭開交涉 爲魯案公議覆書

却說各省學潮，迭起不已，大半爲了中日交涉，相率爭譁。一是魯案，一是閩案，兩案俱未解決。天津學生屢次求見省長，要請轉電政府，與日本嚴重理論。省長不允接見，反派衛隊驅散學生，甚至毆傷數名。天津各校，遂全體罷學。北京各校，亦依次響應，公舉代表，謁見國務總理。靳雲鵬雖未拒絕，但也不過支吾對付。學生等復游行演講，被大隊軍警干涉，驅入天安門嚴守，侍至天暮始得釋放。學生未肯罷休，仍然四處鼓以，壹意排日，有時爲軍警拘去，終不少屈。嗣是上海、安慶、杭州各校，亦往往因嚴查日貨，發生衝突，政府不得已，下一禁令，不許學生干政。令云：

近年以來，學潮頻熾，法紀不張，以諸生雋異之姿，動輒聚衆暴行，自由行動，國家作育英髦，期望至切，迭經明令剴切誥誡，申明約束，深冀其潛磨砥礪，勉爲異日致用之才，諸生等果知自愛愛國，當亦憬然愧悟。乃據京師警察廳報告，本月四日，京師各校學生，有在前門外排列演說，阻斷交通，並有擊毀車輛，毆傷行人情事；而日前直隸省長，亦有學生包圍公署，擊傷警衛，不服制止之報告，似此擾亂秩序，顯干法紀，善莠之選，淪於榛棘，甚爲諸生惜之。自來學生干政，例禁甚嚴，誠以向學之年，質性未定，紛心政治，適墮學業，抑且立法行政之責，各有專屬，豈宜以少數學子，挾出位之思，爲踰軌之舉？在國家則有妨統馭，在諸生亦自敗修名，在政府雖愛惜諸生，而不能不尊重法律，須知國家生存，全賴法律之維繫，學生同屬國民，即同在法權統治之下，負執行法律之責，詎能以學生干法，置之不問？茲特依據法律，再爲諄切之中告，自此次明令之後，應即責成教育部，督飭辦學

各員，恪遵迭令，認真輔導。凡學生有軼出範圍之舉，立予從嚴制止，總期銷弭未萌，各循矩矱。其有情甘暴棄，希圖煽亂者，查明斥退，情節較重，構成犯罪行為者，交由司法官廳，依法懲辦。辦學各員，倘有徇庇縱容，併予撤懲。總之國紀所在，不容凌蔑，政府以國家爲重，執法以繩，決無寬貸，其共懷之此令。

令下後，又飭京師警察廳，根據自治警察法條例，布告將北京中等以上學校學生聯合會暨北京小學以下學校教員聯合會一體解散。但壓制自壓制，譁噪自譁噪，終歸沒有了結。就是日人亦好來尋釁，屢有越境侵權，傷人斃命等事。除上文所述閩案外，類舉如左：

(一) 吉省日人越境逮捕韓人交涉。吉林省毗連韓境，韓人嘗謀獨立，被日本軍警制壓，往往竄入吉林省邊境，日人遂屢有越境搜捕等情，經吉林督軍電請政府，特向駐京日使抗議。

(二) 日本軍艦入內河交涉。日本宇治軍艦，攔入江蘇南通天生港，經江蘇長官電請外交部向駐京日使交涉。

(三) 日兵佔據滿洲里車站交涉。日本兵隊，佔據滿洲里車站，四面架機關槍，禁人出入，外交部因向駐京日使，質問理由。

(四) 日人在蘇槍斃兵士交涉。駐蘇陸軍第二師第五團兵士，在虎邱山旅行，被日人射放獵槍，擅將軍士胡宗漢擊斃。當經警察將兇手拘住，解至交涉公署，轉送駐蘇日領事，由交涉員向日交涉。

(五) 海參崴日軍傷害華人交涉。駐海參崴日本軍隊，與俄國新黨軍隊衝突，日軍擊敗俄軍，佔領海參崴及附近各地。我國旅崴僑民，多遭日軍傷害，且被拘去十餘人。當由駐崴委員李家榮向日軍長官提出抗議。

(六) 海拉爾日捷軍衝突，傷害華兵交涉。中東鐵路附近，日本軍與捷克軍，發生衝突，雙方開槍轟擊。中國護路軍隊在旁守視，致遭流彈擊傷。中國外交部，又不得不與日捷兩軍，抗論曲直。

(七)日軍佔據哈爾濱華軍營房交涉。日本突調大隊軍士至哈爾濱，佔用中國營房多處，經吉林長官請外交部向駐京日使交涉。

(八)日本在中東路增兵交涉。日本在中東路綫一帶，增兵運械，自由行動。中國外交部因向駐京日使提出抗議，要求從速撤退。

(九)日軍侵犯中東路權交涉。日本軍隊，屢在中東鐵路旁，侵佔中國軍站營房，及扣留車輛等事。政府迭接東三省報告，特由外交部向駐京日使提出抗議。

(十)日人在山東內地設置電桿交涉。日人近在山東高密古城一帶，擅自設置電桿。山東交涉員，即向駐濟日本領事抗議，日領並不答覆。因由山東省長，電請外交部向日使交涉。

如上所述，統是民國九年五月以前情事，中國雖屢與交涉，往往沒甚效果。惟蘇州槍斃胡宗漢一案，兇犯叫做角間孝二，日本駐蘇領事，也不能硬為辯護，乃正式道歉，且令兇犯賠償卹費，便算了事。胡宗漢是枉死。至若日

軍傷害華兵，當經英法軍官調停，由日捷兩軍，撫卹死傷，並向中國道歉，也即銷案。惟山東問題，中政府因全國人民反對，中日直接交涉，所以遲遲不答。駐京日使，又奉本國訓令，照會外交部，催促從速開議，內容分三項：(一)謂日本駐德代理公使，已收到關係膠州各種文件，並送達東京。日本繼承德人在山東權利，依照和約，有三強國批准，即生效力。現五國中已有四強國批准。只有美國尚未批准。故從前德人在山東權利，當然由日本繼承，毫無疑義。(二)日本政府善意與友誼，要求中政府與日本直接交涉，解決山東問題，圖謀雙方利益。不意日政府種種好意，不但中國人不肯原諒，反發生種種排日舉動，日政府不得不切實聲明，如中國依然抱持延宕政策，日本即視此種行為，為默認日本的要求。(三)因上述兩種理由，故日政府請中國政府，速將方針決定，並定期與日本討論，解決山東問題，不容再延。看官！你道這樣的照會，是嚴刻不嚴刻？外交部接着，就使陸子欣（續前字）有專對才

也覺得瞠目結舌，無從應付。當下與國務總理靳雲鵬等，共同商議。靳雲鵬取出一篇電文，交與大衆審視，但見紙上寫着，係是湖北督軍王占元領銜，聯名共四十八人，電文略云：

山東問題，日接收日本通牒以來，叠經各界人士，集合研究，僉以拒絕直接交涉，提交國際聯盟，爲唯一之辦法。詎道路傳聞，有與希望相反之趨向。占元等，廬墓所在，痛切剝膚，父老責言，似難緘默，敢進危言，幸垂聽焉。外交重要，關係國本，詳慎考慮，誰曰不宜。願詢謀既已，僉同方針，依然未定，逆料鈞座左右，必有謂直接交涉不至有害，提交聯盟，未必有利，持此說以惑聽者，此非毫無知識，便是別有肺腸。一言喪邦，莫此爲甚。大抵強國與弱國交涉，利在單獨，不利於共同，利在祕密，不利於公開。至弱國外交，則適得其反。試問二十年來，我國利權斷送於密約者，幾何？此次彼以甘言誘我，非愛我也，果誠意親善，則宜先將完全主權，逕行交還，並即時撤退軍警，以示退讓，不必斤斤焉爲條件磋商矣。故直捷交涉，結果必與吾無利，可以斷言。倘慮提交聯盟，未必可恃，在歐會簽字和約之時，或者尙屬疑問，今則德約保留山東之款，已由美參議員通過，且英法各國，對於保留案，亦表贊同，專欲難成，得道多助，利害明瞭，無待著龜，與其爲條約之贈與，寧使爲強力所佔有，與其菁華盡棄，留空殼之地圖，毋寧死力抗爭，作國際之懸案。否則引狼入室，爲虎作倀，羣情憤激，鋌而走險，禍變之來，將有不忍言者。心所謂危，不敢不告，伏祈俯鑒民意，斷而行之。山東幸甚，國家幸甚。

大衆看罷，暗想湖北督軍王占元，平時本無甚表白，此次却獨來領銜，居然有慷慨激昂的情勢，到也有些奇怪。其實這篇電文，王占元不過被動，那主動力却是第三師師長吳佩孚。平湘一役，吳氏已露頭角，此次又重現鋒芒。吳本山東蓬萊縣人，幼喪父母，門祚衰微，單靠着兄嫂撫養，始得成人。及入塾讀書，學爲時藝，頗有成效。出應童子試，一戰獲售，卽入黌宮。後來三試秋闈，偏榜落第，遂發憤改途，投入保定武備學堂，舍文習武。天下無難事，總教有心人，學滿畢業，成績最優，一介書生，忽變爲干城上選。當時校中有一教員，便是後來的靳總理，夙垂青眼，特爲吹噓，薦諸

江北提督王士珍麾下。士珍因情誼難却，權置幕右，命司傳宣。既而士珍丁艱去任，佩孚隨與俱北，輾轉爲第三師營弁，師長非別，就是曹錕。錕實非將才，得吳佩孚爲屬校，遇事與商，皆爲錕智所未及，因此漸加倚重，由營長薦擢旅長。至曹錕統兵援湘，已密保佩孚署第三師長，任前敵總司令。岳州長沙，依次克復，應推佩孚爲首功。錕既北返，受四省經略使職銜，留佩孚駐守湖南，於是佩孚權力所及，不止第三師全部，就是曹錕所有舊僚屬也。悉聽佩孚指揮。佩孚知恩感恩，願爲曹氏盡力。但曹係直派，與段派貌合神離，故見前文。佩孚向曹盡忠，當然反對段派。湘督張敬堯，爲段氏心腹，竭力主戰，獨佩孚駐防以後，隱承直派意旨，舍戰主和。兩人宗旨既已不同，更兼長沙收復，功由吳氏，張敬堯後來居上，竟將湘督一席，安然據去。佩孚心實不甘。嗣經段祺瑞意圖籠絡，表薦佩孚爲孚威將軍，促赴前敵。佩孚得了一個虛名頭銜，有何用處？越恨段氏使詐，反對益甚。青島交涉，段派或主張讓步，爲親日計。佩孚既感念黨藩，復繫情桑梓，所以壹意抗日，特聯結同鄉軍吏四五十人，同聲勸阻。靳吳誼關師弟，平時信件，嘗相往還。佩孚對內主和平，對外主強硬，已是說不一說，時有所陳。靳氏豈無感動？怎好專顧那親日派，與日人直接交涉，坐將那青島讓去？故對着日使公文，初主延宕，至此延無可延，宕無可宕，不得不將王占元等一篇大文，取示大衆，表明微旨。大衆原多數拒日，便以爲今日要着，莫如覆絕，就使有幾個親日派在旁，也只好隨聲附和罷了。乃擬定覆文，約略如左：

關於解決交還青島及其山東善後問題一事，准四月二十六日照開等因。查此事前一月准貴公使面交節略，所述貴國因條約實施之結果，擬爲交還青島及膠濟沿綫之準備各節，本國政府均已了解。無如中國對於膠濟問題，在巴黎大會之主張，未能貫徹，因之對德和約，并未簽字。自未便依據德約，逕與貴國開議。且全國人民，對於本問題態度之激昂，尤爲貴公使所熟悉。本國政府基於以上原因，爲顧全中日邦交起見，自不容率爾答覆。至續准送交改正節略譯文，獲見貴國政府願將膠濟沿綫軍隊之撤退，本國政府與該地方官，籌商辦

法，從事編制警衛隊以任保護全路之責。又准照開前因，當經本部長將上述本國政府不能遽行與貴國開議各情形，面達在案。惟根據目前事實上之狀況，對德戰爭之狀態，早經終止，所有貴國在膠濟環界內外軍事設施，自無繼續保持之必要。而膠濟沿路之保衛，從速恢復歐戰以前之狀態，實爲本國政府及人民所最欣盼。自當於最短期間，爲相當之組織，以接貴國沿路軍隊維持沿路之安寧。此節與解決交還青島問題，純爲兩事，想貴國政府必不執定會否開議，藉以遲延其實行之期，致益滋本國人民及世界輿聽之誤會也。貴國政府果願將戰事一切軍事上之設施，從事收束，以爲恢復和平之表示，本國政府自當訓令地方官，隨時隨事，與貴國領事官等接洽辦理，相應奉復，卽希查照爲荷。

看這覆文，便知靳氏是採納吳言，有此決心，還有統一南北政策，主張和平解決，也是依從吳議。曾先有通電促和，由小子補錄如下：

近迭據各方來電，促進和平，具見愛國之誠。一年以來，中央以時局危迫，謀和至切，開誠振導，幾於瘠口曉音，乃以西南意見殊歧，致未克及時解決，不幸而彼方變亂相尋，且有同室操戈之舉，缺斲破斧，適促淪胥，蒿目艱虞，能無心痛！中央對於西南，則以其同隸中華，誼關袍澤，深冀啓其覺悟，共進祥和，但本素誠，絕無成見。而對於各方，尤願鑒彼糾紛之失，力促統一之成，戮力同心，共圖匡濟。誠以國家利害之切，人民休戚所關，苟一旦未底和平，則一日處於艱險。而以目前國勢而論，外交艱難，計政價虛，民困既甚，危機四伏，尤在迅圖解決，不容稍事迂迴。中央倦懷大局，但以利國家福人民者，無不勉勵圖之。而所以積極擊刺，共策進行，仍惟奉力之是賴。各軍民長官，匡時幹國，夙深倚任，所冀共體斯情，以時匡翼，庶幾平成早略，國難以紆功，在邦家實無涯矣。奉諭特達。

是時北方總代表王揖唐，寓滬多日，借愛儂廉爲行轅，名爲議和專使，實是未曾開談。南方總代表唐紹儀，前

已向軍政府辭職，軍政府雖未照准，但南方各分代表，不願與王揖唐議，所以唐王兩人，有時或得相晤，不過略有議論，未得公開談判。徐總統與靳總理，一再促和，那知和議毫無端倪。王揖唐唯道遙瀟瀟，作汗漫遊一夕，在愛儂園中，忽發現炸彈一顆，幸未爆裂，不致傷人。但王揖唐的三魂六魄，幾被這一顆炸彈，驅向黃浦灘上去了。小子有詩嘆道：

無情鐵彈竟相遺，猶幸餘生尚未糜。
爲語世人休自昧，本來面目要先知。

王揖唐經這一嚇，勉強按定了神，攝回魂魄，暗想此事必有人主使，想了一番，不禁私歎道：「諒想是他，定歸是他。」究竟推測何人待小子下回報明。

本回舉中日各案，依次臚載，僅半年間，而已積案至十，雖似無關鉅要，而無在非特強凌弱之舉。虎邱山及海拉爾兩案，傷警羣民，不過以無聊道歉了事。夫殺人抵命，中外同揆，若僅以撫卹之微資，道歉之虛文，即可置兇手於不問，彼亦何憚而不再爲耶？弱國之外交，已可概見。至若山東問題，既已不簽字於德約，自不能與日人直接交涉。愚天猶知，寧待吳氏，但吳氏之聯合同鄉，推王占元爲領袖，合力電阻，不可謂非愛鄉愛國之熱誠。因事屬難，亦作者之特筆也。

第一百十四回 挑演蠻南方分裂 得俄牒北府生疑

却說王揖唐遇着炸彈，僥倖不死，自思前至江寧，曾被江督李純當面擲掄，此次以炸彈相餉，定是李純主使，遂不加考察，即致書李純，責他有心謀害。李純本無此事，瞧着來書，便怒上加怒，便親筆作覆，出以簡詞道：

公以小人之腹度君子之心，僕卽有恨於公，何至下效無賴之暗殺行爲，況并無所憾於公乎？

這書覆寄王揖唐，揖唐閱後，尙未釋意，每與賓朋談及，謂李秀山不懷好意，秀山卽李純字，見前。從此更與李純有

嫌。但前次朱使南下，李純本極力幫忙，恨不見效，此次揖唐代任，派系本與李純不同。況揖唐品格，不滿意，所以李純原袖手旁觀，坐聽成敗。揖唐孤立無助，又不見南方與議，叫他一個「和」字，從何說起？只好逐日蹉跎，因循過去。

滬上有納太人哈同，素號多財，建築一大花園，爲道遺地，揖唐在滬無事，便去結納哈同，做了一個新相知。鎮日裏在哈同花園譫飲流連。或謂揖唐到滬，挈一愛女，自與哈同爲友，便囑愛女拜哈同爲義父，事果屬實，揖唐行狀，更不問可知了。意在言外。

惟西南各省，亦各分派別，滇粵桂三派，組成軍政府，陽若同盟，暗却互相疑忌。岑春煊係是桂系，資格最老，陸榮廷亦桂系中人，向爲岑屬，當與岑合謀。江督李純，屢次通信老岑，敦勸和議，就是徐總統亦密託要人，說合岑陸。岑陸頗思取消自主，擁戴北方，但粵派首領，爲民黨中堅，不願奉徐爲中國總統，且經小徐設法離開，使他自排岑陸，免得直派聯絡西南，厚植勢力。於是西南各派，被直皖兩派分頭運動，也不禁起了私見，各自爲謀。中國人之無國籍心，可見一斑。心志相離，事變即起。駐粵滇軍第六軍軍長李根源，由雲南督軍唐繼堯，派爲建設會議代表，免除軍長職務，所有駐粵滇軍，直隸督軍管轄，並令粟承參謀部長李烈鈞辦理。時廣東督軍爲莫榮新，偏與唐繼堯反對，電令滇軍各師旅團長，仍歸李根源統轄指揮。於是滇軍各軍官，一部份服從滇督命令，不屬李根源，一部份服從粵督命令，仍留李根源爲統帥。雙方互起衝突，激成戰雲連日在韶州始興英德四會等處，私鬪不休。唐繼堯接得戰電，不由的憤怒起來，以爲駐粵滇軍，應歸滇督處分，莫榮新怎得無端干涉。當即通電西南海陸軍將領，略謂：「留粵滇軍問題，滇省務持慎重，茲據報莫榮新派兵四出，公然開釁，日無滇省，甘爲戎首，繼堯不能坐視，兩師滇軍受人侵奪，決取必要手段，特行通電聲討。」云云。因派遣乃弟唐繼虞，爲援粵總司令，率兵三師，由滇出發。陸榮廷特自廣西出師，駐紮龍州，爲莫聲援。

旋經軍政府總裁岑春煊等，出與調和，方得停戰。惟經此一番齟齬，滇桂兩派，已經決裂。廣東軍政府中，爭潮日烈，政務總裁海軍部長林葆懌，提出辭職，政務總裁外交兼財政部長伍廷芳，亦離粵赴香港，尋且移駐上海。在粵舊國會參議院議長林森，衆議院議長吳景濂，副議長褚輔成，與一部份議員，先後離粵，通電攻擊政務總裁岑春煊，說他潛通北方，有背護法宗旨，特與他脫離關係，另擇地點開會。尚有一部份議員，仍留廣州照常辦事，並另選主席，代理議長事務。軍政府總裁岑春煊，遂免去外交財政總長伍廷芳職銜，改任陳錦濤爲財政部長，溫宗堯爲外交部長，且因伍廷芳離粵時，攜去西南所收關稅餘款，未曾交清，軍政府又派員向香港上海法廷，實行起訴，一面咨照留粵議員，續舉政務總裁，得熊克武溫宗堯劉顯世三人，補充缺數。惟伍廷芳至滬後，與孫文唐紹儀晤，主張另設軍政府，屏斥岑陸諸人，孫唐也都贊成，再致電唐紹儀，詢問意旨。繼堯已與廣州軍政府反對，寧有不依的道理。隨即覆書允洽。廷芳遂與孫文唐紹儀唐繼堯聯名，通電聲明道：

自政務總裁不足法定人數，而廣州無政府，自參衆兩院同時他徙，而廣州無國會。雖其殘餘之衆，濫用名義，呼嘯嚮侶，然豈能掩盡天下耳目，即使極其詐術與暴力所至，亦終不出於兩廣，而兩廣人民之心理，初不因此而淹沒。況雲南貴州四川，固隨靖國聯軍總司令爲進止，閩南湘南湘西鄂西陝西各處護法區域，亦守義而勿渝。以理以勢，皆明白若此，固知護法團體，決不因一二人之構亂而渙散也。概自政務會議成立以來，徒因地點在廣，遂爲一二人所把持，論兵則惟知擁兵自固，論和則惟知攘利分肥，以秘密濟其私，以專橫逞其欲。護法宗旨，久已爲所犧牲，猶且假護法之名，行害民之實。烟苗逼地，賭館滿街，吮人民之膏血，以飽騎兵悍將之願。軍行所至，淫掠焚殺，鄉里爲墟，非惟國法所不容，直人類所不齒。文等辱與同列，委曲周旋，冀得一當，而終於忍無可忍，夫豈得已。惟既受國民付託之重，自當同心戮力，掃除危難，貫徹主張，前已決議移設軍府，紹儀當受任議和總代表之始，以人心厭亂，外患孔殷，爲永久和平計，對北方提出和議八條，尤以宣布密納，及聲明軍事協定。

自始無效爲要。今繼續任務，俟北方答覆，相度進行，廷芳兼長外交財政，去粵之際，所餘關款，公爲管理，以充正當用途。其未收者，亦當妥爲交涉。文繼堯倡率將士，共濟艱難，苟有利於國家，惟力是視，謹共同宣言。自今以後，西南護法各省區，仍屬軍政府之共同組織，對於北方繼續言和，仍以上海爲議和地點，由議和總代表准備開議。廣州現在假托名義之機關，已自外於軍政府，其一切命令之行動，及與北方私行接洽，并抵押借款，概屬無效。所有西南鹽餘及關餘各款，均應交於本軍政府，移設未完備之前，一切事宜，委託議和總代表分別接洽辦理。希北方接受此宣言以後，瞭然於西南所在，庶幾國難救平，大局早日解決，不勝厚望。惟我國人及友邦共鑒之！

發電以後，卽由唐紹儀另行備函，並宣言書繕錄一份，送達北方總代表王揖唐。揖唐正因南方代表不肯與議，愁悶無聊，既得唐紹儀正式公函，自應歡顏接受，覆函道謝。語太挖苦。那知廣東軍政府因孫文唐紹儀伍廷芳唐繼堯四人發表宣言，也卽憤憤不平，卽開政務會議，免去議和總代表唐紹儀，改派溫宗堯繼任，且電致北京聲明，伍等所有宣言爲無效。北京政府接到此電，又卽知照王揖唐，令他且停和議。王揖唐正興高采烈，想與唐紹儀言和，偏又遭此打擊，害得索然無味，真正悶極。但此尙不過王揖唐一人的心理，無足重輕。看官試想南北紛爭，頻年不解，海內人民，那一個不望和議早成，可以安閒度日？偏是越搜越壞，愈出愈奇。起初只有南北衝突，漸漸的北方分出兩大派，一直一皖，互相暗鬪，遂致北與北爭，繼又南方亦分出兩大派，滇粵系爲一黨，桂系自爲一黨，也是與北方情形相似，爭個你死我活，這真是何苦呢！想是此生不死。還有四川境內，白周道剛爲督軍後，被師長劉存厚所扼，憤然去職，竟將位置讓與存厚。存厚繼任，又被師長熊克武等攻許，退居綿州，成都由熊克武主持。克武得選爲廣東軍政府政務總裁，却有意與岑陸相連，反對雲南唐繼堯，就是滇軍師長顧品珍，亦爲克武所要，結竟與唐繼堯脫離關係，於是川滇相爭，滇與滇又自相爭，五花八門，層出不窮，只苦了各省的小百姓，流離蕩析，靡所定居。大

軍閥戰興越豪，小百姓生涯越苦，革命革命，共和共和，最不料攪到這樣地步哩。痛哭流涕之談。話分兩頭。

且說俄國勞農政府，自徙居莫斯科後，威力漸張，把俄國舊境，壓服了一大半。外交委員喀拉罕，派人至中國外交部送交通牒，請正式恢復邦交，聲明將從前俄羅斯帝國時代，在中國滿洲及他處以侵略手段，取得的土地，一律放棄，並將中東鐵路礦產林業權利及其他由俄帝國政府克倫斯基政府，即俄國革命時第一次政府。與霍爾瓦特，謝米諾夫，暨俄國軍人律師資本家所取得各種特權，並俄商在中國內所設一切工廠，俄國官吏牧師委員等，不受中國法庭審判等特權，皆一律放棄，返還中國，不受何種報酬。並拋棄庚子賠款，勿以此款供前俄帝國駐京公使及駐各地領事云云。外交部接着此牒，並呈入總統府及國務總理徐靳兩人召集國務員等開席會議，大衆以舊失權利，忽得返還，正是絕大幸事，但協約國對俄情形，尚未一致，就是俄國勞農政府，亦未經各國公認。中國方與協約國同盟，不便驟允俄牒，單獨訂約，只好將來牒收下，暫不答覆，另派特員北往，與來使同赴莫斯科，先覘勞農政府情形，審明虛實，一面探聽協約國對俄態度，再行定議。嗣聞協約國各派代表到了丹麥，與勞農政府代表商議，因亦派駐丹代辦公使曹雲祥爲代表，乘便交涉。曹代使復請詳示辦法，政府乃電示曹代使，令他將所定意見，轉告俄國勞農政府的代表略云：

中華民國對於俄國勞農政府前日提議將各種權利及租借地歸還中國，以爲承認莫斯科新政府之報謝，此種原意，實感激異常。惟中國爲協約國之一，所處地位，不能對俄爲單獨行動，如將來協約國能與俄恢復貿易與邦交，則中國政府對於俄政府此種之提議，自當尊崇。希望勞農政府善體此意，并希望即通令西伯利亞及沿海各省之官吏及委員，勿虐待中國人民及沒收其財產，並令伊城即伊寧及崑崙即海參崴之勞農政府官吏，對於前日所沒收中國商人之糧食及貨物，以賑濟西伯利亞之饑民，一律予以公平之賠償，以增進中俄國民之友誼，是所至盼。

過了旬餘，復接曹使覆電，謂已與勞農政府代表接洽，該代表已允斟酌辦理，政府恰也欣慰。這消息傳到滬上，全國各界聯合會等，統皆喜躍異常。從前俄國雄據朔方，屢為我患，所失權利，不可勝計，此次俄國勞農政府，竟肯一律返還，豈非極大機會？當即電達政府，請速解決中俄問題，收回前此已失權利，機不可失，幸勿稽遲等語。徐總統尚在遲疑，將來電暫從擱置。既而海參崴高等委員李家聲報稱：「崴埠俄國代表威林斯基，不承認有俄國通牒，送達中國，恐就中有欺詐等情。」一政府得報，又不禁疑慮叢生，諸多瞻顧。意外之利，却是防偏滬上各界聯合會，疑政府無端延宕，錯過機宜，免不得大聲指摘，屢登報端，且云政府難恃，不得不自行交涉。存心愛國，也不是怪風聲傳到京師，政府又恐他激起政潮，急忙通電各省，飭令查禁。一年被蛇咬，三年怕繩索。電文如左：

查前次勞農政府通牒，雖有歸還一切權利之宣言，惟旋據高等委員李家聲電稱：一詢據該政府代表威林斯基，此事恐有人以欺騙手段，施諸中國，危險莫甚。即使俄國人民，確與中國有特別感情，然必須將來承認一政府時，各派代表，修改條約，方為正當。想中國政府，亦必酌量出之，弗為所愚。等語。是前通牒果否可憑，尚屬問題。現在熟加考察，如果該政府實能代表全權，確有前項主張，在我自必迎機商榷，挽回權該全國各界聯合會等，不審內容，率爾表決承受，并有種種陰謀，實屬謬妄。是亦言之太過。除已電飭樞密交涉員，時務處為上海交涉使，力與法領交涉，想是聯合會機關，在上海法租界內，務令從速解散，並通行查禁外，希即飭屬嚴密偵查，認真防範。遇有此類文件，并應注意扣留，以杜亂源，特此通告。

話雖如此，但西伯利亞所駐華軍，亦已主張撤回，次第開拔，並向日本聲明，從前中日軍事協定，本為防德起見，並非防俄，現在德事已了，不必屯兵，所有俄日衝突事件，中國軍隊，無與日軍共同動作的義務，所以撤還日人，却也不加抗辯，自己去對付俄人罷了。此外一切中西交涉，如對匈和約，對保和約，對土和約，中國既無甚關繫，亦不能自主張，但隨着協約國方針，共同簽字。且因各國和議終了，多半添設使館，外交部亦呈請增設墨西哥古巴

瑞典那威波利非亞五國使館，以便交通。旋經徐靳兩人酌定，特派專使駐紮墨西哥，並兼駐古巴。瑞典那威亦各派專使分駐波利非亞。唯派員爲一等秘書兼任代辦。當下頒一指令，准此施行。最可憂的是支出日繁，收入日短，平時費用，不能不向外人借貸。英、美、法、日、中國屢次借款，特組織對華新銀行團，正式成立，爲監督中國財政的雛形。中政府不遑後顧，但管目前，隨他如何進行，總教借款有着，便好嫁安旦夕。總有一日破產，得過且過，債多不愁。偏湘省又鬧出一場戰事，遂致干戈迭起，殺運復開。小子有詩歎道：

革命如何不革心，仇讎報復日相尋。
三湘七澤皆愁境，惟有漫天戰霧侵。

欲知湘省開戰的原因，容待下回續表。

子輿氏有言：「上下交征利，不奪不鬻。」可見利之一字，實爲啓爭之媒介。試觀南北之戰，其爭點安在？曰：惟爲利故。南北之戰未已，而直皖又互生衝突，其爭點安在？曰：惟爲利故。南方合數省以抗北京，而滇桂又自啓猜嫌，其爭點安在？曰：惟爲利故。甚矣哉利之誤人，一至於此無怪先賢之再三誥誡也。彼俄國勞農政府之實交通，頗返還舊政府所得之權利，誠足令人生疑。中國軍閥家方野心勃勃，自爭私利之不遑，彼俄人乃肯舉其所得而棄之，謂非一大異事乎？然俄人豈真甘心喪利，欲取姑與之謀，亦中國所不可不防也。

第一百十五回 張敬堯棄城褫職 吳佩孚臨席攄詞

却說張敬堯督湘以後，一切舉措，多違人意。湘省爲南北中樞，居民頗傾嚮南方，不願附北，再加張敬堯自作威福，爲衆所譏，所以湘人競欲驅張。就是湘中紳官熊希齡，亦嘗通電示意，不滿敬堯。敬堯却恃有段派的奧援，安然坐鎮，居湘三年，無人搖動。只第三師長吳佩孚，久戍湘南，鬱鬱居此，爲敬堯做一南門守吏，殊不值得。且士卒亦

屢有歸志，此時不歸，尚待何時？當下電告曹錕，請他代達中央，准使撤防北返。偏政府因南北和議，未曾告成，礙難照准，遂致吳氏志不得伸，悶上加悶，嗣是與敬堯常有齟齬，且對着段派行爲，時相攻擊，種種言動，無非爲撤防計畫。斯地之材，原難駕馭，而況敬堯也。敬堯也忍耐不住，密電政府，保薦張景惠、張宗昌、田樹勳三人，擇一至湘，接辦湘南防務，准吳北返。政府不肯依從，反屢電曹錕，轉慰第三師，教他耐心戍守，藉固湘防。

看官！你想這志大言大的吳佩孚，遭着兩次打擊，還肯低首下心，容忍過去麼？過了數日，卽由湘南傳出一篇電文，聲言張敬堯非狀，力圖擄逐，署名共有數軍，第三師亦燦然列着。明明是吳氏主張。敬堯偶閱報紙，得見此電，且忿且懼，自知兵略不及佩孚，湘南一帶，虧他守着，故得安穩，穩的過了三年，倘若吳氏撤回，南軍必乘隙進攻，轉使自已爲難，乃急電中央，取消吳氏撤防的原議。略謂：「佩孚在湘，地方賴以乂安，所有湖南各團體，俱不願他撤防，懇請政府下令慰留。」云云。政府本不願吳氏撤回，因復電致曹錕，代阻吳軍北返。吳與張既不兩立，恨不卽日北還，乃覆電政府，仍請曹錕轉達，措詞極爲懇切，內稱：「湘鄂一役，幾經劇戰，各將士出生入死，傷亡的原宜憫卹，勞瘁的亦須慰安。迭據各旅長等呈請，或患瘧疾，悲慘情狀，目不忍睹。今戍期已久，日望北旋，大有急不能待的狀態，斷非空言撫慰所能遏止。」等語。不使督湘忍之久。政府接着覆電，不得已想一變通辦法，准令駐湘吳軍三成，中先撤退一成，以後陸續撤還。吳佩孚又不謂然，以爲全部調回與一部調回，範圍雖有廣狹，但總須由他軍接防，何必多費如許手續，遂再電達中央，說是一戍卒疲苦，萬難再事滯留，准予全部撤回，以慰衆望。一中央尚不欲遽准，覆電曹錕，轉飭阻止。那知吳佩孚已決意撤防，竟不待曹錕後命，便已報明開拔日期，全營北返了。不可謂非敢死將軍。湘南商民，頗欲謁誠挽留，終歸無效。

佩孚先遣參謀王伯相北上，料理駐兵地點，旋經伯相覆電，謂舊有營房，早被邊防軍佔據了去。佩孚不禁大憤，立電曹錕，促令退讓，一面啓程言旋。惟段、雙視吳佩孚，說他自由行動，自無中央因責成內閣總理靳雲鵬，嚴

加黜罰。靳吳有師生關係，免不得隱袒吳氏，師生關係，已見一百三十三回中。且自己雖爲段派中人，與小徐獨不相協。小

徐出關後，攬得外蒙歸附的功勞，報知老段，老段益加寵愛，嘗語靳雲鵬道：「又錚眼光，究竟比爾遠大，爾勿謂我受制又錚，要想與他爲難，須知我讓他出一風頭，實爲儲養人才起見，我看現在人物，無過又錚，能使他做成一個偉人，也不枉我一番提拔了。」

老段此言，未免失之忠厚。

雲鵬聽了，越加快快。

從此與老段也覺有嫌，再加徐總統引用

靳氏，寓有深心，前文已經說過，諒看官當已接洽，見一百一十一回。徐靳兩人合成一派，本想統一南北，連合南方人士，抵制段系，偏是和議不成，南方亦自相水火，因此靳氏另欲結合吳佩孚，樹作外援。惟段祺瑞資格最老，儼然一太上總統，不但靳氏有所動作，必須報告，就是老徐作事，亦必向府學胡同請教，府學胡同，係是段祺瑞住宅，總統府中秘書吳笈孫，逐日往返，亦跑得很高興，常有怨言，彼徐靳兩人，怎能不心存芥蒂呢？

自吳佩孚撤防北返，段派歸責靳雲鵬，雲鵬乃擬托疾辭職，先去謁見段祺瑞，但云病魔纏擾，不能辦事。祺瑞冷笑道：「果屬有疾，暫時休養，亦無不可，惟不能謂被擠辭職，怨及他人。」語中有刺。雲鵬碰了一鼻子灰，即起身別去。翌日提出辭職書，投入總統府。徐總統方藉靳爲助，怎肯批准，只令給假十日，暫委海軍總長薩鎮冰代理。幾閱數日，便接湘中警耗，乃是南方譚延闓軍隊，趁着吳佩孚撤防，攻入湘境，連破耒陽、祁陽、安仁防綫，佔去衡山、衡陽、寶慶等縣。湘督張敬堯，不能抵禦，飛使乞援，靳總理方在假中，薩鎮冰雖然代理，終究是五日京兆，樂得推諉。徐總統本不願張敬堯督湘，只因段派一力助張，沒奈何令他久任，此次敬堯敗報，到了京都，約略一瞧，便令送往府學胡同，聽候老段解決。段祺瑞當然袒張，擬急派本系中的吳光新率部援湘，覆議陳入。徐總統又遲延了兩天。那張敬堯實是無用，節節敗退，如湘鄉、湘潭、郴州等地方，均先後失守，甚至南軍逼逼長沙。敬堯又不能固守，竟把長沙讓去，出走岳州。真是一箇老弱。看官閱過上文，應知從前北軍南下，費了無數氣力，纔得收復長沙，逐走譚延闓，張敬堯乘便入境，攬得湘督一席，全靠吳佩孚替他守門，他始享受了三年的民脂民膏，及吳氏一去，譚延闓乘機報

復。他竟不堪一戰，又不能久守，如此鬧得人物，尙算得是段氏門下的健將，段氏的用人智識，也可見一斑了。評語

張敬堯既退往岳州，不得已據實呈報，徐總統便即下令褫奪張敬堯職銜，令云：

迭據湖南督軍兼省長張敬堯等電呈，譚延闓所部乘直軍極防之際，先後侵占耒陽、祁陽、安仁防綫，並攻陷衡山、衡陽、寶慶等縣，遂由湘鄉、湘潭直逼省城，猶復進攻不已，我軍不得已退出長沙等語。查自七年十月停戰和議以來，湘省防線曾經劃定，本極分明，久爲中外所共見。此次譚延闓等乘機構釁，迭陷城邑，蓄謀破壞，事實昭然。該督軍有守土之責，自應力營防守，以固湘局，何得節節退縮，置原劃防區於不顧？又復擅離省垣，實屬咎有應得。張敬堯着即褫去本兼各職，暫行留任，仍責成督飭所有在湘各軍隊，迅速規復原防。倘再不知奮勉，貽誤地方，張敬堯不能當此重咎也。此令。

這令既下，再特派王占元爲兩湖巡閱使，吳光新爲湖南檢閱使，令他會同援湘，收復重鎮。偏南軍得步進步，煞是利害。譚延闓尙是書生本色，稍諳軍略，未嫻戎馬，獨趙恆惕爲南方健將，領兵逐張橫厲無前，既得佔據長沙，又乘勝進攻岳州，喪師失地的張敬堯，中央方責他奮勉，不意他越加畏縮。一聞南軍進迫，仍舊照着老法兒，桃之夭夭。微詞岳州剩了一座空城，自然被趙恆惕軍佔去。敬堯遁入湖北，借寓鄂省嘉魚縣中，再將敗狀入報。於是徐總統又復下令道：

據暫行留任湖南督軍張敬堯電呈：「南軍進攻不已，退出岳州，暫至嘉魚收集候令」等語。張敬堯前經棄職留任，原冀其效力自贖，乃復退出湘境，實屬各無可道。張敬堯著毋庸留任，所部軍隊，即刻交由兩湖巡閱使王占元接管，切實考核整理。張敬堯於交卸後，迅速來京聽候查辦。此令。

查辦查辦，也不過徒有虛名。張敬堯仍編居湖北，並未赴京。好做傳真位第二

惟吳光新得超任湖南督軍兼署省長，接管張敬堯後任，去了一個段，派復來了一個段，派仍然是換湯不換藥。吳光新的戰略，亦非真勝過敬堯，岳

州長沙，怎能驟然規復？就是駐湘的北方軍隊，亦陸續退出湘省，只湘西一部，尚有第十六師混成旅據守。後來益陽沅江，復被南軍襲入，混成旅長馮玉祥，保守不住，也由常棣退至鄂境。湖南全省，統為南軍所有了。暫作一舉。

第三師師長吳佩孚，撤退北返，各部衆暫駐洛陽，自往保定謁見曹錕，晤談了好幾次，議出了一個大題目來。

這道是什麼問題？原來叫做保定會議。這會議的題目，名為曹錕主席，實是吳佩孚一人主張。曹錕並沒有甚麼能耐，不過依老賣老，總不能不推他出頭。曹錕的身世履歷，從前未曾詳敘，正應就此補述大略。如曹錕生平，別處表

明略述。曹錕籍隸天津，表字仲珊，鄉人因他排行第三，呼為曹三爺。略迹已見前文。他家本來單寒，舊業販布，素性推魯，但嗜酒色。相傳曹錕販布時，每得餘利，即往換酒，既醉又躑躅街頭，遇有鄉村間少年婦女，不論妍媸，均與調笑。往往有狡童隨着，伺隙竊取錢布等物，曹雖酒醒，亦不與多較。或勸他自加謹護，曹反笑語道：「若輩不過貪我微利，我所失甚微，快意處正自不少，隨他去罷。」後來贈選總統，亦本此意。爲了這番言語，遂博得一個曹三「傻子」諱名。

既而舍販賣業，投入軍伍，庸人多厚福，竟得袁項城賞識，說他樸誠忠實，爲可用才。嗣是年年超擢，得領偏師。洪憲時代，曹錕已爲第三師長，奉袁令往攻雲南。錕逗留滇臬，日擁名妓花寶，從溫柔鄉裏耽尋幸福，並不聞陷陣摧鋒。袁氏終至失敗，及征湘一役，虧得吳佩孚替他效力，充作前驅，纔得一往無前，馬到成功。他却大唱凱歌，回任四省經略使。好在他亦相知好歹，識得吳佩孚是健兒身手，好作護符，所以竭誠優待，言聽計從。

此番吳氏北返，獨倡保定會議，無非欲嶄露頭角，力與段派抗衡，只因名目上不便發表，但借追悼將士的虛詞，號召各省區師旅長官，會集保定。各軍官應召到來，先有八省聯盟代表，開一談話會，議定辦法三條：（一）擁護靳內閣，不反對段合肥。（二）是各省防軍，一律撤回原防地，唯南軍暫從例外。（三）宣布安福系罪狀，通電政府，請求解散安福部。越日，復於八省外加入五省，成爲十三省同盟。總計長江流域七省，除出湖南、黃河流域六省，加入新疆，統已有軍閥聯合，與吳佩孚通同聲氣。學威將軍的勢力，確是不弱。只京保間謠諑紛紜，安福派更加驚惶，索

性造出種種流言，散布京華。徐總統得此謠傳，也不禁心下大疑，默思直皖兩派，愈爭愈烈，一旦改變發生，與自己大為不利，不如預先派一調人，從中和解，或得消融惡感，免致變生不測。此老無福無勇，只有調和一法，但獨不憶黎苦臨之言。

張勳帥此時除直皖兩派外，要算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雄長三邊，好配與直皖首領扳談，因此發一密電，敦促張兩帥入京，調停時局。張兩帥眼光奕奕，常思染指中原，擴張勢力，既得老徐密電，正好乘機展足，作作生芒。就中尚有一段隱情，乃是復辟禍魁張帥，屢向兩帥請求，託他代為斡旋，恢復原狀。兩帥也為心動，意欲進京密保，俾洗前愆。爲了兩種奢望，遂毅然受命，乘車入都，一進都門，即往總統府報到。徐總統當然接見，與談直皖兩派衝突情形。張作霖不待說畢，便已自任調人，毫不推辭，惟言下已談及張少軒。少軒即張勳字，見前。替他解釋數語。徐總統支吾對付，無非說是直皖解決，總可替少軒幫忙。於是張兩帥欣然辭出，立赴保定。曹錕聞兩帥遠來，派員出迎，迨彼此相見，握手道故，兩下裏各表殷勤，時已傍晚。曹錕特設盛筵，爲張洗塵，陪客就是吳佩孚及各省區代表等人。席間由張作霖提議，勸從和平辦法。曹對答數語，尙是模稜兩可的話頭。獨佩孚挺身起座道：「佩孚並未嘗硬要爭戰，不尙和平，但現在國事蠅蟻，人心震動，外交失敗，內政不修，正是岌岌可危的時候，乃一班安福派中人物，還是醉生夢死，媚外誤國，但圖一己私利，不顧全國輿論，抵押國土，喪失國權，引狼入室，爲虎作倀，同是圍顧方趾的黃農遺裔，奈何全無心肝，攪到這般地步？試想國已垂亡，家將焉寄皮且，不存毛將焉附？存亡危急，關繫呼吸，我等身爲軍人，食國家俸祿，當爲國家干城，部下子弟，雖不敢謂久經訓練，有勇知方，惟大義所在，却是奮不顧身，力捍社稷，岳州長沙，往事可證。無論何黨何派，如不知愛國，專尙陰謀，就使佩孚知守軍人，不干政的名義，不願過問，竊恐部下義憤填胸，併力除奸，一時也無從禁止呢！」語非不是，但已稍涉幹政。

作霖聽着，徐徐答道：「吳師長亦太覺性急，事可磋商，何必暴動兵戈，害及生靈？」曹錕亦勸佩孚坐下，從容論議。佩孚乃復還坐，且飲且談。再經作霖勸解一番，佩孚終未愜意。到了酒闌席散，復由曹張兩人與各省代表，商決調停辦法，一是挽留靳總理，二是內閣局部改

組，三是撤換王揖唐議和總代表。四五兩條，是安插邊防軍，與對付西南軍。張作霖尚欲有言，佩孚復從旁截止道：「照這辦法，仍屬迂緩，如何能永息政爭？譬如剜肉補瘡，有何益處？愚見謂不從根本解決，終非良策。」作霖道：「如何叫作根本解決？」佩孚道：「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換王揖唐，不能免徐樹錚，事終難了。佩孚亦誓不承認呢。」作霖道：「王揖唐已擬撤換，餘兩條尚須酌議。」佩孚奮然道：「一段合肥的劣迹，惟誤信安福部，安福部的黨魁，就是一徐樹錚。小徐不去，就使解散安福部，也似斬草不除根，一剜那間，仍然是滋蔓難圖了。」作霖見他執拗難言，默然不答。曹錕乃插入道：「一夜已深了，且待明日再議罷。」佩孚等因即告退。張作霖便在曹錕略使署中，留宿一宵。正是：

亂世難爲和事老，客鄉姑作夢中人。

一宵易過，旭日又升，欲知次日續議情形，且至下回再表。

長沙一捷，吳佩孚始露鋒芒，長沙一失，吳佩孚尤關重要。蓋吳佩孚鎮湘三年，而南軍不能動其毫末，一旦撤防北返，即爲南軍所攻入，昂然自大之張敬堯，節節敗退，舉長沙岳州而盡棄之，何勇怯之不同如此乎？然正惟由張敬堯之無用，而吳佩孚之自信也漸深，即其蔑視段派之觀念亦因此漸進。保定會議，全然爲倒段計，兩帥遠來，曹氏接風，吳佩孚以陪座之主人，獨挺身起座，大放厥辭，饒有王景略侃侃而談之慨，彼時之孚威，將軍固已日無全虞矣。然張之忌吳，未始不因此伏案也。

第一百十六回 罷小徐直皖開戰 顧大局江浙慶和平

却說張作霖下榻一宵，越宿起來，已近巳牌，盥洗以後，吃過早點，時將晌午，尙未見曹錕出來。作霖料他有烟霞癖，耐性守候，直至鐘鳴十二下，午膳已進，方見曹老三入門陪客，餚饌等依然豐盛。彼此分賓主坐定，小飲談心。

作霖先說及吳佩孚態度，未免過剛，漸漸的談到張勳帥，謂：「帝制罪魁，事過即忘，近或仍作顯官，何必苛待張勳。」却是說得有理。曹錕與張勳不無惡感，樂得隨口贊成。其實張勳遁居荷蘭使館，靠着徐州會議的約文，抵抗馮徐。馮徐恐他露洩機軸，先後未曾過問，所以張勳帥仍得行動自由，逍遙法外。不過他舊有權利，已經喪盡，單靠着從前積蓄，取來使用，斷難久持。因此急奔頭路，請託張雨帥設法轉圜。或謂：「從前兩張曾有婚約，」或謂：「張勳營盤鉅金出關，為賄託計。」小子依同姓不婚的故例，似乎婚媾一層，未足憑信。如兩張的祖家恐亦未必拘此。即如贛金一節，亦未曾親眼相見，不便妄斷。只張作霖迴護張勳，乃是確事，就中總有一綫情誼，牽結而來。自曹老三贊同張議，作霖却也欣然，所有談論，愈覺投機。

待午餐已畢，吳佩孚及各省代表陸續趨集，再行會議。討論了若干時，纔議定辦法六條：（一）是留靳雲鵬繼任總理，撤換財政總長李思浩，交通總長會毓雋，司法總長朱深。（二）是撤換議和總代表王揖唐。（三）是湘事由和會解決。（四）是和會不能解決各條件，應另開國民大會，公同解決。（五）是邊防西北軍與南方軍隊，並及各省兵額，同時裁減。（六）是開復張勳原官。吳佩孚瞧這六條辦法，尚未滿意，謂必須罷免徐樹錚。作霖道：「待我入京返報，可將小徐罷去，自然最好。」當下議決散會。作霖復勾留一宵，至次日辭別回京。看官閱此，應不能無疑。孚威將軍吳佩孚，肯容張勳，何故不容徐樹錚？那知吳佩孚的心理，但主倒段，小徐為段氏第一腹心，號為小扇子，所以必欲罷免。若張勳與段氏，明係仇讎，何妨令復原官，多一個段家敵手。故張勳開復原官一條，吳氏並無異議。豈可見吳氏心理，亦全然為私不為公。

張作霖既返京，即將議定辦法六條，而呈徐總統。徐總統閱畢，便語作霖道：「翼青，即靳雲鵬表字。定要辭職，我已於昨日批准了。財政交通司法三總長，當然連帶辭職，可無庸議。此外數條，我却不便作主，須要先通知段合肥，俟他認可，方得照辦。」作霖也知老徐難辦，因即應聲道：「且去與段氏一商何如？」徐總統道：「別人無可差

委，仍煩台駕一行。」作霖又慨然承認，起身即去。段祺瑞方出駐圍河，由作霖前去晤談，先說了許多和平的套話，然後將議案取閱。段祺瑞聽了一周，不由的懊惱起來，再經作霖委婉陳詞道：「據吳佩孚意見，定要解散安福部，撤換王揖唐，能免徐樹錚，作霖亦曾勸解數次，終不得吳氏退步。公爲大局起見，何必與後生小子，爭此異點。否則作霖想作調人，若來是徒費跋涉，不能挽回了。」祺瑞作色道：「吳佩孚不過一個師長，却這般恃勢欺人，他若不服，儘可與我兵戎相見，我也未嘗怕他呢。」作霖聽了此言，說不下去，只好反報老徐。老徐再要他曲爲周旋，作霖也出於無奈，再往與段氏婉商。偏段氏態度強硬，一些兒不肯轉風，累得張雨帥奔走數次，毫無效果，乃向徐總統前告別返奉。老徐又苦苦挽留，堅囑作霖設策調停。作霖乃再詣保定，勸曹吳略示通融。吳佩孚勃然道：「不解散安福部，不撤換王揖唐，事尚可以通融，惟不罷免小徐，誓不承認。」曹錕亦說道：「老段聲名，統被小徐敗壞，難道尚不自知麼？」作霖見兩人言論，與段氏大相反對，遂續述段氏前語，不憚一戰。佩孚更朗聲道：「段氏既云兵戎相見，想無非靠着東鄰的奧援，恫嚇同胞，我輩乃堂堂中國男兒，願率土著虎賁三千人，鶴候疆場，若稍涉慌張，便不殺爲直派健兒了。」兩派相爭，純是意氣用事。作霖長嘆道：「我原是多此一行。」曹錕使卽插口道：「公以爲誰曲誰直？」作霖道：「我亦知曲在老段，但我爲總統所迫，不得已冒暑馳驅，現雙方同主極端，無法調和，我只好覆命中央，指日出關了。」曹錕又道：「事若決裂，還須請公幫忙。」作霖點首道：「決裂就在目前，願公等盡力指麾，待得一勝，那時再需我老張說和，也未可知，我就此告辭了。」隱伏下文曹錕復把臂挽留，作霖不肯，且笑語道：「我已做了嫌疑犯，還要留我做甚，彼此相印在心，不宜多露形迹呢。」說畢，匆匆告辭，返京覆命。徐總統具悉情形，復與作霖密商多時，方纔定計。越兩日，卽由京城新聞紙上，載出徐樹錚六大罪狀，略述如下：

(一)禍國殃民。(二)賣國媚外。(三)把持政柄。(四)破壞統一。(五)以下殺上。(六)以奴欺主。文末署名，爲首的係是曹錕，第二人就是張作霖，殿軍乃是江蘇督軍李純。又越日，由徐總統發出三道命令，

臚列下方：

(一)特任徐樹錚爲遠威將軍。

(二)徐樹錚現經任爲遠威將軍，應即開去籌邊使，留京供職，西北籌邊使，著李垣暫行護理。

(三)西北邊防總司令一缺，着即裁撤，其所轄軍隊，由陸軍部接收辦理。

君官聽說，當時徐樹錚久住庫倫，對着南北用兵，本常注意，既聞湘省失守，正擬密調西北軍，分道援湘，但究因相隔太遠，鞭長莫及，且恐直軍中梗，急切不能通過，未免躊躇，忽又得遼東電報，乃是張作霖應召入都，願作調人，他亦預料一着，祇防直奉兩派相連，壓迫皖系，於是不待中央命令，星夜南回，馳入都門，運動兩帥，願以鉅金爲壽，共云：「事平以後，定當擁張爲副總統。」作霖前次爲小徐所給，怎肯再爲所欺？因此拒絕不答。樹錚見運動無效，復慫恿東鄰，阻止奉軍入關，一面唆使東三省鬍匪，擾亂治安，襲擊作霖根據地。種種詭計，却是夙蓄。不料事機未密，所遣密使，竟被奉軍查獲，報知作霖。作霖當然大憤，即電告曹錕、李純，聯名痛斥小徐。曹錕正乞奉張爲助，巴不得有此一舉，李純亦素恨段派，與曹錕不謀而合，同日覆電，並表同情。作霖便發表聲討小徐的電文，并向總統府獻議，請罷免徐樹錚，撤銷西北邊防軍。徐總統尙欲保全皖系面子，但調小徐爲遠威將軍，並聞小徐已經來京，仍有留京供職的明文。惟將小徐的兵權，一律撤盡。竊入此段，爲下文作一註脚。小徐不禁着忙，急赴團河，見段合肥，涕泣陳詞道：「樹錚承督辦，辦謬愛，借款練兵，效力戎行，今總統誤信二三奸人，免樹錚職，是明明欲將我皖系排去，排去皖系，就是排去督辦，樹錚一身不足惜，恐督辦亦將不免了！」廣受之慰。

段祺瑞被他一激，禁不住怒氣上衝，投袂起座道：「我與東海交好，差不多有數十年，彼時改選總統，我願與河間同時下野，好好把元首位置，讓與了他，那知他年老昏聩，竟出此非法舉動，彼既不念舊情，老夫何必多顧，就同他算帳便了。」說至此，即出門上車，一口氣驅入京都，徑至總統府中，見了老徐，說了幾句冷嘲熱諷的話兒，面

目上含着怒容，更覺令人可怖。徐總統從容答道：「老大哥何必這般憤怒？又錚籌邊使，本與籌邊督辦，一事兩歧，犯那重牀疊屋的嫌疑，今將又錚調任，無非掩人耳目，暫塞衆議，一俟物議少平，便當另予位置，目前暫令屈居將軍府，閑散一二月，想亦無妨。」老段聞言，怒仍未解，且反唇相譏道：「曹錕、吳佩孚擁兵自恣，何勿罷免？乃必罷徐樹錚？」徐總統復道：「曹、吳兩人克復長沙，鎮守湘南，全國輿論一致推崇，若將他無故罷免，必致輿情反對，說我賞罰不明。況有功加罰，將來如何用人？難道曹、吳等果肯忍受，不致反動麼？」老段見話不投機，悻悻起座道：「總統欲欲罷任曹、吳，儘管罷任，休要後悔！」說着，拂袖自去。好御軍武人，俱事給白，不顧體裁。老徐送了幾步，見老段全不回頭，只好歎息而返。

段祺瑞既出總統府，復回至圍河，與小徐商決發兵，即由小徐帶了衛隊，入逼公府，迫令罷斥曹、吳，一面調動邊防軍第一、第三、第九各師，用段芝貴爲總司令，向保定進發，與曹、吳一決雌雄。京保一帶，戰雲驟起。張作霖聞報，匆匆回奉，也去調兵入關，援應曹、吳，可憐京城內外的百姓，紛紛遷避，一夕數驚，這豈不是殃及池魚，無辜遭害麼？徒喚奈何。

京中方擾攘不安，東南亦幾生戰事，險些兒亦他受虛驚。說將起來，也是與直、皖兩派，互生關係。江南督軍李純，原是直派，署浙江督軍盧永祥，乃是皖派，永祥本爲松滬護軍使，自調署浙督後，仍念念不忘松滬，但松滬係江蘇轄境，李純欲收爲己有，獨永祥謂舊有護軍使一職，不歸江蘇節制，應仍劃出區域，由自己兼管。這問題互相抵觸，爭論不休，仍然是直、皖之爭。吳淞司令榮道一，與李、盧二督，俱有師生情誼，特出爲調停，漸得兩方諒解，共保旅長何豐林充任。事早就緒，不意中央忽下一明令，特任盧永祥爲浙江督軍，裁撤淞滬護軍使，改設淞滬鎮守使，即命何豐林調任。何豐林雖係李督門徒，但得此護軍使一席，全然由盧督幫護，一力造成，若叫他改任鎮守使，是喪歸江南節制，不但官職上顯有升降，就是盧、何兩人聯絡的作用，亦盡付東流。何豐林原不甘受屈，盧永祥亦豈肯干

休當下由永祥授意豐林，令豐林代發通電道：

恭讀大總統命令，特授盧永祥為浙江督軍，淞滬護軍使着卽裁撤，改設鎮守使，調任何豐林為淞滬鎮守使，此令等因。當此南北爭持之際，國是未定，人心未安，政府失其重心，大局日趨危險，淞滬地方重要，未便驟事更張，除電呈大總統外，現仍以盧永祥兼任淞滬護軍使名義，由豐林代行，維持現狀，謹此電聞，卽請查照爲荷。

何豐林復自發一電，轉向中央辭職，文云：

大總統國務院參陸部鈞鑒，恭讀大總統令，淞滬護軍使一缺，着卽裁撤，改設淞滬鎮守使，調任何豐林爲淞滬鎮守使，此令等因。奉令之下，惶悚莫名。伏念淞滬地方重要，綰轂東南，自民國四年裁併上海松江兩鎮守使，特設護軍使一職，直隸中央，當時設官分職，用意至爲深遠。數年以來，迭經事變，用能本其職權，隨機應付。至去歲盧督調任後，學潮震盪，工商輟業，人心搖動，閭里虛驚，豐林一秉成規，幸免意外。現方南北相持，大局未定，忽奉明令，改設鎮守使，職權驟縮，地方既難維持，事機尤多貽誤，對內對外，咸屬非宜。豐林奉職無狀，知難勝任，惟國家官制，必須因地制宜，不能因人而設。惟有退讓賢路，仰懇大總統准予免去淞滬鎮守使一職，以重舊制，而維大局，不勝屏營待命之至。

兩電既發，復囑第四師第十師全體軍官，拍電到京，籲請收回成命，並任何豐林爲淞滬護軍使。京中方爲了直皖決裂，兩下裏備戰洶洶，連徐總統俱吉凶未卜，尙有何心顧及東南？一時未及答復，何豐林越疑到李純身上，以爲中央命令，定是李督嗾使出來，彼乘直皖交爭的時候，要想收回淞滬，擴充地盤，所以有此一舉，遂不待探明確信，卽電致李督一書，語多憤懣，並有解鈴繫鈴，全在吾師等語。一面商令吳淞司令榮道，一亦拍電詰問李純，內有一人等奉相詰責，無詞應付，私心揣測，亦難索解，非中央欺吾師，卽吾師欺學生。云云。當由李純電覆何，林略謂：「中央命令，如果由兄指使，兄無顏見弟，無顏爲人。」語本明白痛快，偏何豐林尙未肯信，聯同浙督盧永

祥，暗地戒嚴，密爲防禦。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浙滬各軍，既四處分布，如臨大敵，免不得謠言百出，傳入江南。李純也不得不疑，并因直皖分爭，愈競愈烈，恐滬軍亦趁勢襲擊江蘇，爲此先事預防，特派兵分布蘇州崑山一帶，並掘毀黃渡，至陸家濱一帶鐵道，阻截滬軍。何豐林聞滬寧鐵路被蘇軍拆斷，越覺師出有名，遂也派軍直上，與蘇軍相犄角。彼此列陣相持，摩拳擦掌，專待廝殺。祇江蘇一班士紳，已嚇得心驚膽裂，慌忙奔走號召，結合各界團體，呼籲和平。再加外交團保護僑民，力爲調解，電文絡繹，送達江浙。李純本無心開戰，對着南北紛爭，尚日日把和平二字，挂諸齒頰，怎有江浙毗連，反致輕自開釁？若虛何二人目的，但在松滬，得能將松滬一方，仍歸掌握，此外自無他望。結果是李督讓步，盧何罷休，總算雙方訂約，江蘇不侵松滬，松滬也不犯江蘇，撤退兵備，易戰爲和。江浙人民，幸得苟安。後來中央亦收回成命，特任何豐林爲松滬護軍使，這還是李督軍愛惜蒼生的厚惠。小子有詩詠道：

鎮領軍符貴保邦，如何仗戟自相揮？罷兵獨爲寧人計，贏得仁聲滿大江。

民國戰爭，無一非爲私利而起，南北之戰，公乎私乎？顧南方猶得以護法爲藉口，若直皖之戰，全爲私利起見，小徐之欲竊張安福部勢力，私也；卽吳佩孚之反對小徐，不惜一戰，亦安得謂爲非私？一則挑撥段氏，一則煽動曹使，各求逞志而已。與國家之淵敵，民生之痛苦，固視若無睹焉。張雨帥亦好動不好靜，本以調人自居，反致激成戰禍，是豈不可以已乎？若松滬護軍使一職，胎禍者爲袁項城，袁因鄭汝成有功於己，特割松滬一隅俾鄭自主，而鄭竟死於非命，及盧何之與李純齟齬，幾至宣戰，微李純之顧全東南大局，甘心讓步，江浙人民，寧有幸乎？國民苦兵革久矣，好戰者民之賊也，主和者民之望也，觀乎江浙之官和安，得不感念夫李督軍乎？

第一百十七回 吳司令計敗段芝貴 王督軍誘執吳光新

却說徐樹錚帶領衛隊，直入京師，將演逼宮故事，一面至將軍府，強迫各員，聯銜進呈，請卽褫奪曹錕曹錕佩孚官職，下令拏辦。曹錕爲曹錕第七弟，曾任近畿旅長，故小徐亦列入彈章，並推段祺瑞領銜，呈入總統府，大有咄咄逼人的氣勢。徐總統不便遵從，延擱一宵，未曾批准。那小徐確是厲害，竟率衛隊圍住公府，硬要老徐懲辦曹吳，否則卽不認老徐爲總統。徐總統無奈，只好下一指令道：

前以駐湘直軍，疲師久戍，屢次籲請撤防，當經電飭撤回直省，以示體恤。乃該軍行抵豫境，逗留多日，竝自行散駐各處，實屬異常荒謬。吳佩孚統轄軍隊，具有責成，似此措置乖方，殊難辭咎，著卽開去第三師師長署職，並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暨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其第三師原係中央直轄軍隊，應由部接收，切實整頓。曹錕督率無方，應褫職留任，以觀後效。軍人以服從爲天職，中央所以指揮將帥者，卽將帥所以控制戎行。近年綱紀不張，各軍事長官，往往遇事輒託便宜，以致軍習日漓，紀律因之頹弛。嗣後各路軍隊，務當恪遵中央命令，切實奉行，不得再有違玩，著陸軍部通令遵照。此令。

看官！你想這道命令，曹吳兩人，尙肯聽受麼？當下由曹錕出面，聯同東三省巡閱使張作霖，長江三督軍李純王占元陳光遠等，發一通電，具論老段及小徐罪狀，大略如下：

自安福部結黨營私，把持政柄，挾其國會多數之勢力，左右政局，而陰謀作用，輒與民意相反，實爲禍國之媒，寢成輿論之敵。其尤影響國事者，政爭所及，牽動閭閻，以致中樞更迭不定，庶政未由進行。甚至黨派之後，武力爲援，政治中心，益形杌隉。試察其行動之機，則發縱而指使者，多係徐樹錚等主持，恣睢專橫，事實昭然。元首

明燭破奸，於是下令開去徐樹錚邊使之職，解其兵權，籌紆黨禍，并因辭職，提出周少樸氏，即周樹模，欲用周代新，已送咨文至衆議院，未得議員同意。方期從容組閣，以文治之精神，奠邦基於永固。詎條傳驚耗，變出非常，合肥方面，以段芝貴爲總司令，派邊防軍，直趨保定，宣言與直軍宣戰，并計定攻蘇攻鄂，攻豫攻贛，強迫元首，下令討伐。近日元首已被其監視，舉動均失其自由，假借弄權，惟出自一二奸人之手。此時政本已搖，發號施令，無非倒行逆施之舉，似此專橫謬妄，實爲全國之公敵。夫元首有任免官吏之權，乃因免一徐樹錚，彼竟敢遽行反抗，訴諸武力，以直軍而論，自湘南久戍，奉准撤防，無非藉資休整，備國家禦侮之用，既無軌外之行動，有何討伐之可言。詎合肥欲施其一網打盡之計，是以有觸即發，爲徐樹錚之故，爲安福部之故，乃不惜包圍元首，直接與曹錕等宣戰，總施攻擊。錕等素以和平爲職志，對此釁起蕭牆，無術挽救，迫不得已，惟有秣馬厲兵，共伸義憤。紆元首之坐困，拯大局於瀕危，掃彼妖氛，以靖國難。特此電聞。

通電喧傳，全國鼎沸，再加張作霖回到奉天，立即派遣重兵，入山海關，也有一篇宣言書，說是「作霖奉令入鄂，冒暑遠征，冀作調人，乃我屢垂涕而道，人偏充耳勿聞。現聞京畿重地，將作戰場，根本動搖，國何由立。且京奉鐵路關係條約，若有疏虞，定生枝節。用是派兵入關，扶危定亂。如有與我一致，願即引爲同袍，否則視爲公敵」等語。這是張雨帥獨自出名，與上文聯銜發電的文章，又似情迹不同，未嘗指明討段。其實乃是聰明辦法，留一後來餘地，看官莫要被牠瞞過呢。謂予不信，試看後文。

曹錕得知奉軍入關的消息，料知他前來援應，遂放膽出師，親赴天津，當場行誓衆禮，派吳佩孚爲總司令，號各軍爲討賊軍，即就天津設大本營，高碑店設司令部，壹意與段軍對敵。段軍分四路進兵，第一路統領劉詢，第二路統領曲同豐，第三路統領陳文運，第四路統領魏宗瀚，均歸總司令段芝貴調度。總參謀就是徐樹錚。七月十四日，兩軍相距，不過數里，刁斗相聞，兵刃已接，眼見是戰雲四布，無法打銷了。總統府中尚發出通令云：

民國肇造，於茲九年，兵禍侵尋，小民苦於鋒鏑，流離瑣尾，百業凋殘，羣情皇皇，幾有僥焉不可終日之勢。本大總統就任之始，有鑒於世界大勢，力主和平，比歲以來，兵戈暫戢，工賈商旅，差得一息之安，猶以統一未即，觀成，生業不能全復。今歲江浙諸省，水潦爲災，近畿一帶，雨澤稀少，糧食騰踊，訛言朋興，舂言民艱，憂心如焚。乃各路軍隊，近因種種誤會，致有移調情事，兵車所至，村里驚心，饑饉之餘，何堪師旅。本大總統德薄能鮮，膺國民付託之重，惟知愛護國家，保乂八民，對於各統兵將帥，皆視若子弟，倚若腹心，不能不剴切申誠。自此次明令之後，所有各路軍隊，均應恪遵命令，一律退駐原防，戮力同心，共維大局，以副本大總統保惠黎元之至意。此令。

軍閥相爭，勢不兩立，還管甚麼大總統命令。大總統要他撤防，他却即日開戰，擊擊的鼓聲，拍拍的槍聲，就在琉璃河附近一帶發作起來。邊防軍第一師第一團馬隊，與第十三師第一營步軍，進逼直軍第十二團第二營，氣勢甚猛，悍不可當。直軍也不肯退讓，即與交鋒，正在雙方攻擊的時候，忽見直軍步步倒退，將下去。邊防軍越加奮迅，趁勢追逼，再加總司令段芝貴，性急微功，下令軍中，併力進擊，不得瞻顧。小段說稱能軍，何非誘敵之謀，尚不知曉。邊防軍自然銳進，那知直軍退到第一防線，均避入深壕，伏住不動。所有邊防軍射來的槍彈，盡從壕上拋過，一些兒沒有擊中，空將彈子放盡，猛聽得一聲怪響，便有無數彈子，飛向邊防軍擊來，煙塵抖亂，血肉橫飛，邊防軍支撐不住，立即轉身飛奔。直軍返退爲攻，統從壕溝中躍出，還擊邊防軍，嚇得邊防軍沒路亂跑，紛紛四散。段芝貴顧命要緊，早已遁去。尚有西北軍第二混成旅，及邊防第三師步兵第二團，由張莊、蔡村、皇后店三路，分攻楊村的直軍防線，激戰多時，統爲直軍所敗。楊村係曹錕駐守，與吳佩孚同日得勝，先聲已播，可喜可賀。段芝貴等未免懊恨，向

段祺瑞處報告，但言爲直軍所襲，因致小挫。祺瑞乃欲鼓勵戎行，特令秘書員草就檄文，布告中外，略云：

曹錕、吳佩孚、曹錕等，目無政府，兵脅元首，圍困京畿，別有陰謀。本上將軍業於本月八日，據實揭劾，請令擊辦，罪惡確鑿，誠屬死有餘辜。九日本大總統令曹錕褫職留任，以觀後效。吳佩孚褫職奪官，交部擊辦。令下之後，

院部又迭電促其撤兵，在政府法外施仁。寬予優容，曹錕等應如何洗心悔罪，自贖末路，不意令電煌煌，該曹錕等不惟置若罔聞，且更分頭派兵北進，不遺餘力。京漢一路，已過涿縣，京奉一路，已過楊村，逼窺張莊，更於兩路之間，作搗虛之計，猛越固安，乘夜渡河，暗襲我軍，是其首犯京師，震驚畿內，已難姑容，而私勾張勳出京，重謀復辟，悖逆尤不可赦。京師為根本重地，使館林立，外商僑民，各國畢屆，稍有驚擾，動至開罪鄰邦，危害國本，何可勝言？更復分派多兵，突入山東境地，竟佔黃河岸南之李家廟，嚴修備戰，拆橋毀路，阻絕交通，人心惶惶，有岌焉將墜之懼。本上將軍東髮從戎，與國同其休戚，為國家統兵大員，義難坐視，今經明呈大總統，先儘京漢附近各師旅，編為定國軍，由祺瑞躬親統率，護衛京師，分路進勦，以安政府而保邦交，鋤奸兇而定國是。殘魁釋從，罪止曹錕吳佩孚曹錕三人，其餘概不株連，其中素為祺瑞舊部者，自不至為彼驅役，即彼部屬，但能明順逆，識邪正，自拔來歸，即行錄用。其擒斬曹錕等，獻至軍前者，立予重賞。各地將帥，愛國家，重風義，遣此急難，必有屢及，與起不遑者，祺瑞願從其後，為國家除奸慝，即為民生保安康，是所至盼。為此檄聞。

同日曹錕亦通電各省，說是開釐原由，當歸邊防軍任咎，略述如下：

邊防軍稱兵近畿，擾害商民，近仍進行不已，以衆大之兵力，佔據涿州固安涑水等處，於寒冽兩日，詩韻有「三寒十五刪兩韻，電碼即當作十三日十五日之省文。」向高碑店方面分路進攻，東路則佔據梁莊北極廟一帶，向楊村攻擊，殺火猛烈，槍彈如雨。敵軍力為防禦，未及還攻，而彼竟愈逼愈緊，實為有意開釐。事實如此，曲直自在。惟有激厲將士，嚴陣以待，固我防圍而衛民生。特電奉聞，諸惟察照。

兵戈不足，濟以筆舌，兩造各執一是，互爭曲直，這也是習見不鮮的常調，無足深論。公論自在人間，兩造曉曉，何足取信。惟戰事既開，勢難收拾，最激烈的是徐樹錚，他以為敵寡我衆，敵弱我強，曹三庸夫，毫不足懼，吳子玉雖號知兵，究竟是個戎馬書生，不慣力戰。西北軍身長膽壯，但藉那靴尖踐踏，已足踢倒曹吳，不意一戰即挫，前驅潰退，惱得

小徐氣沖牛斗，投袂奮起，自往督軍，就將高碑店戰事，儘交段芝貴主持，親赴楊村一帶，督同三路大軍，進攻曹錕。一面電致鄂豫魯等省，密令同黨起事，響應京畿。

湖南督軍吳光新，本是段氏嫡派，得繼張敬堯後任，兼充長江上游總司令，已見前文。蒞鄂已有日，因見岳州長沙爲南軍所佔據，無隙可乘，不得已寓居湖北。張敬堯奉令查辦，始終不肯到京，尙在湖北潛住。自經徐樹錚密電到鄂，由吳光新接着，遂與張敬堯會商，圖取湖北，助攻直軍，並因舊部趙雲龍駐守河南信陽縣，好教他乘機發難，攻奪河南。當下發一密電，囑告雲龍，約期並舉。鄂督王占元與曹吳聯絡一氣，當然隱忌吳光新，時常派人偵查，防有他變。及直皖戰起，偵察益嚴，所有吳光新暗地舉動，竟被王占元察知，遂借請宴爲名，備了東帖，邀吳入飲。吳光新未曾防着，還道是密謀未洩，樂得接他一餐，快我老饕。況臨招不赴，乃是官場所忌，并足使王占元生疑，爲此貿然前往，怡然入席。主客言歡，觥籌交錯，暢飲了一二小時，已覺酒意微醺。突由王占元問及近畿戰事，究係誰曲誰直？吳光新不覺一驚，勉強對答數語，尙說是時局危疑，不堪言戰。假惺惺。王占元掀髯微笑道：「君亦厭聞戰事麼？如果厭戰，請在敵署留宿數宵，免滋物議。」說着，即起身出外，喚入武士數名，扯出吳光新，驅至一間暗室中，把他軟禁起來。吳光新孤掌難鳴，只好由他處置，惟自悔自歎罷了。得全性命，還是幸事。王占元既拘住吳光新，更派出鄂軍多人，往收吳光新部曲，果然吳軍聞信，乘夜譁變，當被鄂軍擊退，解散了事。獨張敬堯生得乖巧，已一溜烟似的遁出鄂省，得做了一個漏網魚。占元遂通電曹吳，曹吳亦爲欣慰。嗣復接得廣東軍政府通電，也是聲討段氏，但見電文中云：

國賊段祺瑞者，三玷揆席，兩逐元首，舉外債六億萬，魚爛諸華，募私軍五師團，虎視朝左，更復暖髮徐樹錚，排逐異己，噓聚安福部，劫持政權。軍事協定，爲國民所疾首，而堅執無期延長，青島問題，宜盟會之公評，而主張直接交涉，國會可去，總統可去，而挑釁煽亂之徐樹錚，必不可去。人民生命財產，可以犧牲，國家主權，森林礦產，

可以犧牲，而彼輩引外殘內之政會，必不可以犧牲。凶殘如朱溫、董卓，而兼鬻國肥私，媚外如秦檜、李完用，而更擁兵好亂，綜其罪惡，罄竹難書。古人權奸，殆無其極。軍府恭承民意，奮師南服，致討於毀法賣國之段祺瑞，及其黨徒，亦已三稔於茲，不渝此志。徒以世界弭兵，內爭宜戢，周旋壇坫，冀遂澄清。而段祺瑞狼心不化，鷹瞵猶存，嗾使其心腹王揖唐者，把持和局，固護私權，搤盜談廉，言之可醜。始終峻拒，寧有他哉？亂源不清，若和奚裨？吳師長佩孚久駐南中，洞見癥結，痛心國難，慷慨撤防。直奉諸軍，爲民請命，仗義執言，足見爲國鋤奸，南北初無二致也。乃段祺瑞怙惡飾過，獎煽姦回，盤踞北都，首構兵釁，以對南贖武之政策，戕其同袍，以不許對內之邊軍，補毒畿輔。天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但知異己卽噬，不惜舉國爲讎。故龔諉爲南北之爭者，實未徹中邊之論也。道路傳言，僉謂該軍有某國將校陰爲之助，某氏顧問，列席指揮，友邦親善，知必警言揣理度情，當不如是。然而敵愾猶在，終覆唐室，慶父不除，莫平魯難。今者直省諸軍，聲罪致討，大義凜然，爲國家振綱紀，爲民族爭人格，推戈北指，薄海風從。軍府頻年討賊，未集全勳，及時鷹揚，義無反顧，是用獎率三軍，與愛國將士，無間南北，併力一向，誅討元凶。其有附逆兵徒，但知自拔，咸與維新。若更徘徊，必貽後悔。維我有衆，豈乃心力。除惡務盡，共建厥勳。被奸唯之魄，毋或後時，扶鄆鄆之藏，相偕飲至。昭告遐邇，盡興乎來。

據這電文，明明是岑春煊主張，與曹吳遙相呼應。直派聯合軍陸，已見一百十四回中。曹吳大喜，頒示將士，遂令軍心益奮，慷慨臨戎。小子有詩嘆道：

武夫本是國干城，禦侮原因不愛生。
可惜局中差一着，奮身誤作閻牆爭。
欲知兩軍再戰情形，請看下回便知。

絕交不出惡聲，是謂之君子。人試觀直皖之爭，彼此相詬，無異村嫗鄉黨之所爲。試思同袍同澤，本有借作借行之義務，就便意見不合，偶與絕交，亦當爲國家起見，各就本職，守我範圍，豈可自相詆排，自相攻擊乎？況虛詞架誣，情節支離，徒快一時之

意氣，甘作兩造之誓言，本欲欺人，適以欺己。天下耳目，非一手可掩，何苦爲此山背馬豚之伎倆也。彼段芝貴之遭敗，與吳光新之被拘，皆失之躁進，均不足譏，即勝人執人者，亦爲君子所不齒。朝爲友朋，暮成仇敵，吾不願聞此豆萁相煎之慣劇也。

第一百十八回 鬧京畿兩路喪師 投使館九人避禍

却說直皖兩軍，互相角逐，分作東西兩路，西路就是高碑店，東路乃是楊村。徐樹錚率同西北軍，猛攻曹錕，曹錕倉猝抵敵，一時措手不及，竟爲西北軍所乘，槍似林檎，彈如雨注，不由曹軍不走。曹錕只好號召兵士，退出楊村。樹錚把楊村佔住，很是得意，偏接高碑店戰報，一再敗衄，急得小徐又轉喜爲憂。原來段芝貴前次失敗，收合餘軍，再圖大舉。七月十五日晚間，復向高碑店進攻，意欲乘他不備，得一勝仗。直軍也會防着，出陣接戰。小段見直軍嚴肅，料不可襲，便另生一計，密令部衆散陣四趨，誘入直軍。也欲作誘敵計直軍踴躍直前，向敵陣中殺入。敵陣先散後聚，復一齊裏合攏來，擬把直軍困在核心。直軍也覺情急，猛力衝突，各自爲戰。小段見直軍中計，喜不自禁，便申令軍中，再接再厲，要殺得他片甲不回。誰知陣後忽來了數百人，統執着新式快槍，接連擊射，好似連珠一般，無從趨避。爲首的統兵大員，不是別人，正是直軍總司令吳佩孚。小段被他一擾，嚇得方寸已亂，亟欲分兵對敵，偏備兵不應命，相率潰去。直軍前後夾攻，幾把小段擒住，幸虧小段跨一駿馬，跑走得快，纔得逃脫，退至三十里外下營。小段經此兩敗，方知吳佩孚計中有計，不敢輕敵。

吳佩孚得勝收軍，休息一宵。到了次日的夜間，令第三混成旅旅長蕭耀南與第三補充旅旅長龔漢治，合力向涿州進攻，再令補充旅旅長彭壽莘，作爲後應。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駐守涿州，正與蕭耀南相值，兩軍接觸，即劈劈拍拍的放起槍來。邊防軍屢遭敗仗，未戰先怯，勉強支撐了一小時，看直軍來勢益盛，便想退下。那龔漢

治部下補充旅，正從右邊攻入，衝斷邊防軍，彭壽莘又復繼至，擊斃邊防軍無數，俘獲旅團長以下共五十餘人，曲同豐帶領殘兵，遁入涿州。直軍便至涿州城外安營，再圖進取。詰旦有奉軍到來加入，直軍氣焰益盛，曲軍已失戰關的能力，眼見得支持不住，沒奈何派員請和。吳佩孚只准乞降，不得提出和字。曲同豐保命要緊，就使去掉面子，也不暇顧，只好依吳佩孚所言，與二十九旅旅長張國溶，三十旅旅長齊善，帶同殘軍二千餘人，向直軍繳械投降。不惟姓曲，涿州遂由直軍佔住。邊防軍第三師師長陳文運，聞得曲軍降敵，竟棄師遁去。蛇無頭不行，兵無主自亂，大都棄械逃生，各走各路。段芝貴亦遁入京師，西路軍完全失敗。

徐樹錚得此消息，方在憂患，驀聞營外槍聲大震，乃是曹錕領軍殺到。從來出兵打仗，全靠着一鼓銳氣，銳氣一挫，雖有良將，不能為力。此時曹錕奮勇殺來，無非爲了西路大捷，鼓動士氣，前來奪還楊村。那小徐部下，正因西路覆沒，垂頭喪氣，還有何心接戰？頓時出營四潰。小徐到此，就使鬱憤滿腔，要想拚命一爭，怎奈兵心已散，無可挽回，也惟有行了三十六策中的上策，一溜風跑入都門，竄匿六國飯店中，可巧與小段撞着。一愁人莫對愁人說，說起愁來愁殺人。一愁兩人當時情狀，應亦如此，毋容筆下描摹了。這是好戰的報應。段祺瑞迭接敗耗，且憤且慚，當即取過手槍，意欲自戕。幸經左右奪去，勸他入京，求總統下停戰令。祺瑞不得已還都，上書老徐，引咎自劾。徐總統冷笑道：「早知今日，何必當初？」遂令靳雲鵬、張懷芝等往見曹吳，商議停戰，一面頒下通令道：

前以各路軍隊，因彼此誤會，致有移調情事，當經明令一律退駐原防，共維大局。乃據近日報告，戰事迄未中止，羣情惶懼，百業蕭條，嗟我黎民，何以堪此！況時方盛夏，各將士躬冒鋒鏑，尤屬可憫。應責成各路將領，迅飭前方，各守防綫，停止進攻，聽候命令解決。用副本大總統再三調和之至意。此令。

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自段氏四路大軍，一齊敗潰，於是魯豫各省的段派軍官，亦皆瓦解。山東德州方面，本被邊防軍統領馬良攻入，守將商德全逃走，嗣由奉軍往援德全，復擊敗邊防軍，奪回德州。馬良當然竄去。就是

僧陽成將趙雲龍率領部下，與河南旅長李奎元激戰，亦為所敗，被逐出境。還有察哈爾都統王廷楨，起應曹吳，入駐康莊，就在居庸關附近，與邊防軍西北軍一場劇鬪，邊防軍西北軍均皆敗降，解除武裝。老段小徐的計策，無不失敗。段祺瑞自欲解嘲，因電致直奉蘇贛鄂豫等省，大略說是：

頃奉主座電諭：「近日叠接外交團警告，以京師僑民林立，生命財產，極關緊要，戰事如再延長，危險甯堪言狀。應令雙方即日停戰，迅飭前方各守界線，停止進攻，聽候明令解決。」等因。祺瑞當即分飭前方將士，一律停止進攻在案。查祺瑞此次編制定國軍，防護京師，蓋以振綱飭紀，並非黷武窮兵，乃因德薄能鮮，措置未宜，致召外人之責言，上勞主座之厲念。撫衷內疚，良深悚惶。查當日即經陳明，設有貽誤，自負其責。現在亟應灑情自勸，用解愆尤，業已呈請主座，准將督辦邊防事務，管理將軍府事宜各本職，暨陸軍上將本官，即予罷免。並將歷奉獎授之勳位勳章，一律撤銷，定國軍名義，亦於即日解除，以謝國人。謹先電聞。

投穿下石，古今同慨，況段氏誤信小徐，組織安福部，黨同伐異，借債興兵，究為輿論所未容，此次一敗塗地，雖然返躬自責，情願去官，畢竟衆怒未消，謗言益甚。江蘇督軍李純，發一通電，有一殲厥渠魁，指日可待，從此魑魅斂迹，日月重光」等語。又有南北海軍將校林葆懌、藍建樞、蔣拯、杜錫珪等，亦通電聲討安福黨人，歷數罪狀，並稱：「南北實力提攜，共濟艱難」云云。最激烈的是吳佩孚，趁這全軍大勝的機會，與奉軍同詣京師，駐紮南苑北苑，請大總統誅戮罪魁。靳雲鵬與張懷芝，到了吳軍，與吳佩孚從容籌商，特提出四大條件：（一）懲辦徐樹錚；（二）解散邊防軍；（三）是解散安福部；（四）是解散新國會。這四條已經中央承認，勸吳即日罷兵。吳佩孚尚未肯干休，再經靳張兩人，苦口調解，纔得吳最後答覆，謂：「當轉達曹經略，佩孚不便作主」等語。靳張乃往與曹錕商議，曹錕雖允停戰，惟對着中央承認四事，尚嫌不足，靳張雖各具三寸舌根，終未能妥為斡旋，只得回京覆命。徐總統聞報，默付多時，想此事非借重奉張，不能排解，因即電召張作霖，再作調人。一面派王懷慶收束近畿軍隊，兼任督辦。懷慶

奉令辦理，尚稱得手，所有邊防軍與西北軍，或編入隊伍，或給資遣散，近畿一帶，總算粗安。

既而張作霖出為調停，與曹吳商定條件：（一）為解散安福部；（二）為懲辦罪魁十四人；（三）為取消邊防軍與西北軍及其他屬於該兩軍之一切機關；（四）為京畿保衛，歸直奉軍，永遠駐紮京城以內，由京畿衛戍總司令擔負全責；（五）撤銷安福包辦之和議機關，驅逐王揖唐，另與西南直接辦理和議；（六）解散新舊兩國會，另辦新選舉。這六項為主要條件，尚有先決事件兩項：（一）為政府速將三年以來所借外債及用途，分布全國；（二）為罷免京師警察廳總監吳炳湘。議定以後，即由張作霖轉呈徐總統。徐總統非不贊成，但尙欲稍示通融，顧全段氏面目，因復使靳張二人電覆張作霖，託他再為轉圜。作霖乃復與曹吳磋商，大致仍照前議，惟略改細目罷了。於是中央命令，蟬聯而下，由小子彙錄如左：

七月二十四日大總統令。

准財政總長李思浩，司法總長朱深，交通總長曾毓雋免職，令財政次長潘復，司法次長張一鵬，代理部務。特任田文烈兼署交通總長。

准京畿衛戍總司令段芝貴免職，特派王懷慶兼署京畿衛戍總司令。
二十六日大總統令。

據兼代國務總理薩鎮冰呈稱：「師長吳佩孚等，所部軍隊，前次在豫暫駐，未能即時回直，證以曹經略使來電，始則因住兵房舍一時難騰，繼則因鐵路車輛未能即時應付，並非有意逗留，其情事既有不符，擬請將處分令撤銷」等語。應准將本年七月九日關於曹錕、吳佩孚處分命令，即行撤銷，交陸軍部查照。

准京師警察廳總監兼督辦京都市政事宜吳炳湘免職，令田文烈兼督辦京都市政事宜。殷鴻壽為京師警察廳總監，並會辦京都市政事宜。

准交通次長姚國楨免職，任命權量兼署交通次長。

二十八日大總統令

准督辦邊防事務兼管理將軍府事務段祺瑞免職。

前以沿邊一帶地方不靖，當經令設督辦邊防軍務處，以資控馭，現在屯駐邊外軍隊，業已陸續撤退，該處事務較簡，所有督辦邊防事務處應即裁撤，其所轄之邊防軍，着陸軍部即日接收，分別遣散，以一軍制而節冗費。此令。

前有令將西北邊防總司令一缺裁撤，其所轄軍隊，由陸軍部即日接收辦理，所有西北軍名義，應即撤銷，着責成該部迅速收束，妥為遣散，仍將辦理情形，剋日呈復。此令。

准大理院院長姚震免職，特任董康為大理院院長。

二十九日大總統令

國家大法，所以範圍庶類，備規干紀，邦有常刑。此次徐樹錚等稱兵畿輔，貽害閭閻，推原禍始，特因所屬西北邊防軍隊，有令交陸軍部接收辦理，始而蓄意把持，抗不交出，繼乃煽動軍隊，違啟兵端，甚至迫脅建威上將軍段祺瑞，別立定國軍名義，擅調隊伍，佔用軍地軍械，逾越法軌，恣逞私圖。曾毓雋段芝貴等，互結黨援，同惡相濟，或參預密謀，躬親兵事，或多方勾結，圖擾公安，並有濫用職權，侵挪國帑情事，自非從嚴懲辦，何以伸國法而昭炯戒。徐樹錚、曾毓雋、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郅隆、梁鴻志、姚震、李思浩、姚國楨等，着分別褫奪官職，勳位勳章，由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廳一體嚴緝，務獲依法訊辦。其財政交通等部款項，應責成該部切實澈查，呈候核奪。國家雖政存寬大，而似此情罪顯著，法律具在，斷不能為之曲宥也。此令。

統觀以上命令，除為曹吳洗刷外，所有免職各條，都是對着段派的關係。惟免職二字，不過去官而止，與身家

無甚礙處，至若上文嚴緝禍魁一令，乃是誣犯刑章，將加體罰，這是小徐等人特別畏忌的條件，不得不設法趨避。況直奉各軍，滿布京畿，一被緝獲，尙有何幸？當下統避匿東交民巷，作爲京城裏面的遁逃藪。東交民巷，是各國使館所在地，政府不得過問，就是六國飯店，亦在東交民巷，故小徐小段，先就該飯店藏身。徐總統下此命令，主動力全在曹吳，他雖然陰忌段派，但教段氏下臺，段派失勢，已算是如願以償，不欲再爲己甚，所以命令中尙爲段氏洗愆，惟罪及小徐等十人。所云緝獲訊辦，無非虛揚威名。看官試回溯民國以來，中央所頒懲辦大員的命令，能有幾人到案，如法辦理麼？豈就是致亂原因。獨此次曹吳主見，本思乘着勝仗，罰及老段，上文敘及留駐十四人，必曹老段在內。旋因徐總統曲爲調停，方將老段除出，且把小徐等盡法懲治，聊洩宿忿。

及聞小徐等避匿使館界內，不能直接往擊，只得派人疏通各國公使，請他驅逐罪魁。各國公使團乃會議辦法，磋商多時，英、美、法三國公使，暗中幫助曹吳，並在會場中發表政見，謂：「此次小徐諸人，擾亂京畿，貽害中外，人民不應照國事犯例保護。」國事犯即政治犯，各國公法，有容留國事犯通例。惟日本及意大利國公使，力持異議，所以東交

民巷中，只有英、美、法三國公使文告，通飭本國僑民，不准容留中國男子，如有容留，限令即日遷出。徐樹錚等瞧着告示，禁不住慌張起來。自思六國飯店，乃是各國公共寓所，勢難久居，尙幸日意兩國，無此禁令，留出一條活路，可以投奔於是。徐樹錚、段芝貴、會毓、丁士源、宋深、王邦隆、梁鴻志、姚震、姚國楨等九人，相借計議，擬往日意兩公使館，乞請保護。轉想日本感情，比意國爲厚，不如同去懇求日使，較爲妥洽。當下聯袂偕行，共至日使館中，拜會日使。可巧日使未曾外出，得蒙邀入，遂由徐樹錚等當面哀求，仗着幾寸廣長舌，說得日使怦然心動，不由的大發慈悲，力任保護，便令九人居留護衛隊營內，安心避難。好在九人各有私財，預儲日本銀行，一經挪移，依然衣食有着，不致凍餒。獨李思浩生平，常在金融界中，主持辦理，與日人往來更密，他聞懲辦令下，早已營就兔窟，藏身有所，看官不必細猜，想總是借着日本銀行，做了安樂窩呢。小子有詩歎道：

好兵不戢自焚身，欲丐餘生藉外人。早識窮途有此苦，何如安命樂天真。

小徐等既得避匿，眼見中國政府無從緝獲，只好付作後圖。此外尚有各種命令，容至下回續敘。

兵志有言：「驕兵必敗。」小段小徐之一再敗，正坐此弊。彼吳佩孚方脫穎而出，挾其久練之士卒，與小段小徐相持，小段小徐徒恃彼西北邊防等軍，即欲以衆凌寡，以強制弱，而不知驕盈之態已犯兵忌。曹錕且遣師赤壁，荷堅，尙覆軍澗水於小段小徐何怪焉？及戰敗以後，遁匿六國飯店中，坐視段合肥之丟除面子，一無善策。放火有餘，收火不足，若輩伎倆，可見一斑。段合肥名爲老成，奈何輕爲相信也。英美法三國公使，不願容留小徐等人，而日使獨出而保護之，其平日之利用段派，更可知矣。合肥合肥，安能不投人口實乎？

第一百十九回 日公使保留衆罪犯 靳總理會敘兩親翁

却說徐總統迭下命令，黜免段系，至通緝罪魁以後，已與段系不留情面，遂又陸續下令，罷免湖南督軍，長江上游總司令吳光新職，並將長江上游總司令一缺，飭令裁撤。所有吳光新舊轄軍隊，由王占元妥爲收束，藉節軍費。同日，又褫奪吳炳湘原官，及勳位勳章，說他黨附徐樹錚等，不知遠嫌，有背職務，雖經免職，未足蔽辜，應褫奪陸軍中將原官，暨勳位勳章，以示懲儆云云。過了數天，已是八月三日，復由徐總統下令，解散安福俱樂部，令云：

政黨爲共和國之通例，約法許集會結社之自由。安福俱樂部，具有政黨性質，自爲法律所不禁。近年以來，迭據各省地方團體，函電紛陳，歷舉該部營私誤國，請予解散。政府以爲黨見各有不同，自可毋庸深究。乃此次徐樹錚曾毓雋等，稱兵構亂，所有參預密謀，籌濟餉項，皆爲該部主要黨員。觀其輕弄國兵，喋血幾旬，肆行無忌，但徇一黨之私，雖荼毒生靈，貽禍國家，亦若有所不恤。是該部實爲構亂機關，已屬踰越法律範圍，斷不能容

其仍行存在。着京師衛戍總司令，步軍統領，京師警察廳，即將該部機關，實行解散。除已有令拏辦諸人外，其餘該部黨員，苟非確有附亂證據者，概予免究。其各省區，如設有該部支部者，並着各該省區地方長官，轉飭一律解散。此令。

再進一步的辦法，就是撤換王揖唐了。徐總統不遵下令，但使國務院電致江蘇，將王揖唐的議和代表，即日撤銷，改派江蘇督軍李純為南北議和全權總代表，與廣東軍政府接洽和議。李純本與王揖唐有嫌，遂有一篇彈劾王揖唐文，電達中央。徐總統乃中令道：

據江蘇督軍李純電呈：「王揖唐遣派黨徒，攜帶金錢，勾煽江蘇軍警及緝私各營，並收買會匪，攜帶危險物，散布揚州鎮江省城一帶，以圖擾亂，均有確鑿證據，請拏交法庭懲辦」等語。王揖唐經派充總代表職務，至為重要，乃竟勾煽軍警，多方圖亂，實屬大干法紀，除已由國務院撤銷總代表外，著即褫奪軍官，暨所得勳位勳章，由京外各軍民長官，飭屬一體嚴緝務獲，依法懲辦。此令。

王揖唐寓居滬上，距京甚遠，不比那小徐等人，留住京師，一時不能遠颺，權避日本使館中，所以命令雖下，一體嚴緝，他却四通八達，無地不可容身，就使仍居上海租界內，亦為中國官吏，勢力所不能達到的地點，怕甚麼國家通緝呢？這叫法外自由。但徐總統承認曹吳要求，除新舊國會未見解散明文外，餘已一律照辦。更因段派中尚有數人，為曹吳所指動，因復連下二令道：

前以安福俱樂部為擾亂機關，業有令實行解散，所有籍隸該俱樂部之方樞、光雲、錦康、士錄、鄭菟、瞻、臧、松、張、宣，或多方勾煽，贊助奸謀，或淆亂是非，潛圖不逞，均屬附亂有據，着分別褫奪官職勳章，一律嚴緝，務獲懲辦。其餘該部黨員，均查照前令，免予深究，務各濯磨砥礪，咸與維新。此令。

邊防軍第一師師長曲同豐，第三師師長陳文運，陸軍第九師師長魏宗瀚，第十五師師長劉詢，謙威將軍

張樹元於此次徐樹錚稱兵近畿，甘心助亂，以致士卒傷亡，生靈塗炭，均屬罪有應得。曲同豐、陳文運、魏宗瀚、劉詢、張樹元，着即褫奪軍官軍職，暨所得勳位勳章，交陸軍部依法懲辦，以伸軍紀。此令。

令申所布，徒有具文，各犯官統聞風避去，近走津門，遠赴滬濱，津滬均有外國租界，非中國法律所能及。鴻飛冥冥，弋人何篡，外人譏中國為紙糊章程國，端的是不謬呢。章程國尙有章程，現今中國朝令夕更，併拿三國三字，尙有愧辭。惟曹吳所最痛恨的，乃是小徐，小徐與段芝貴會毓莠等，匿居日本使館，曹吳必欲外人交出，按法懲辦，因即迭呈徐總統，請與日使館嚴重交涉。徐總統申飭外交部，照會外交團，案交禍魁徐樹錚等十人，當經英法美三國公使，分別覆稱引渡罪魁事，引渡二字，係含有交出意義，語本日本法典。各使會開會商議，意見不同，結果由各使自覆，但稱「本國使館並未收納此項人等」云云。外交部乃直致文日本使館，問他有無收留日本公使，竟據實答覆，略云：

徐樹錚曾毓莠段芝貴丁士源朱深王邦隆梁鴻志姚震姚國楨等九人，咸來本使館懇求保護，本公使鑒於國際上之通義，及中國幾多往例，以為事情不得已，而予以承認，決定對於此等諸氏，加以保護，刻將此等諸氏，悉收容公使護衛隊營內，並嚴重戒告，在收容所內，萬不得再干預一切政治，且斷絕與外部之交通。茲本使特通告於貴代理總長之前。此時外交總長陸徵祥稱病請假，由顧惠慶署理。本使此次之措置，超越政治上之趣旨，即此等諸氏所受之保護，決非基於附屬政派之如何，而予以特別待遇，恰以該氏等不屬於政派之故，是以本使館不得拒絕收容。本使並信貴部對於此等衷意，必有所諒解也。八月九日。

外交部接到日使覆文，又致書日使，與他辯論，略云：

敝國政府，不能承認貴使本月九日通告之件，至為抱歉。刻敝國政府，正從事調查各罪犯之罪狀，一俟竣事，即將其犯罪證據，通知貴使，請求引渡，並希望貴使勿令諸犯逃逸，或遷移他處藏匿為荷。日使得書，隔了數日，又覆詞拒絕道：

貴總長答覆敝使，本月九日，關於收容徐樹錚等於帝國使署兵營之通告回文，業已領悉。據稱：「貴國政府，不能承認敝使上次通告之件，且將以根據法律之罪狀，通知敝使」云云。惟貴國大總統頒發捕擊該犯等之命令，係以政治為根據，故敝使署即視為政治犯，而容納保護之。敝使並聲明無論彼等將受何等刑事罪名之控訴，敝使不能承認貴總長所請將彼等引渡也。

自經日使兩番拒絕，徐總統亦無可奈何，就使曹吳恨煞小徐，也不能親到東交民巷中，把他拏來，只好忍氣吞聲，暫從擱置。惟直奉兩派，既併力推倒段系，自然格外親暱，當由兩派軍官代為曹張作撮合山，聯為婚媾。張有庶子，為第二姨太太所生，曹有庶女，亦為第二姨太太所出，年均幼稚，好似一對金童玉女，先後下凡，特為兩豪家隱縮紅絲，後來張家行聘，曹家受聘，兩造禮儀，非常華麗，比那帝王時代的王侯，還要加倍，中外報紙傳為艷聞，這且無容絮述。且看後來何如？

第三師師長吳佩孚，因時局糾紛，連年未定，特欲公諸國民，擬開國民大會，解決時局，草定大綱八條，臚列如左：

(一) 定名為國民大會。

(二) 性質由國民自行招集，不得用官署監督，以免官僚政客操縱把持。

(三) 宗旨取國民自決主義，凡統一善後及制定憲法與修正選舉方法及一切重大問題，均由國民解決，地方不得藉口破壞。

(四) 會員由全國各縣農工商會各會各舉一人，為初選所舉之人，不必以各本會為限。如無工商會，寧缺勿濫。再由全省合選五分之一，為複選。俟各省複選完竣，齊集天津或上海，成立開會。

(五) 監督由省縣農工商學各會長互相監督，官府不得干涉。

(六) 事務所。先由各省農工商學總會共同組織，爲該省總事務所，再由總事務所電知各縣農工商學各會，翌日成立各縣事務所。辦事細則，由該所自訂。

(七) 經費。由各省縣自由經費項下開支。

(八) 期限。以三個月內成立，開會限六個月，將第三條所列諸項，議決公布，即行閉會。並主張將南北新舊國會，一律取消，南北議和代表，一律裁撤。所有歷年一切糾紛，均由國民公決。

看吳佩孚這番論調，本來是一篇絕好章程，不但編書人絕對贊成，就是全國四萬萬同胞，也沒有不贊成的心理。試想中國自革命以來，既已改君主爲民主，應該將全國主權，授諸國民全體，爲何袁項城要設籌安會，想做皇帝爲何徐樹錚等要組安福部，想包攬政權財權軍權這種行動，都爲全國民心所不願。結果是袁氏失敗，洪憲皇帝私做了八十三日，終歸無成。徐樹錚頻年借款，頻年練兵，也弄到一敗塗地，寄身日本使館。可見軍閥家硬奪民權，終究是拘不過民心，民心所向，事必有成，民心所背，事無不敗。不啻當頭棒喝，奈何各軍閥家尙然不悟。吳佩孚師長，既有此絕大主張，絕大議案，豈不是中華民國一大曙光，無如他曲高和寡，言與心違，所以國民大會四字，仍是個夢中幻想，徒託空談。又況段派推倒，權歸曹張，也是武力主義，顧甚麼國民不國民？

更兼西南一帶，黨派紛歧，若粵系，若桂系，若滇系，黔系，條合條分。那一個不想擴充地盤，那一個不想把持權？利四川全省地肥美，民殷富，不啻一長江上源的金穴，三五軍閥，你爭我奪，攪得七亂八精，周道剛爲劉存厚所逐，劉存厚爲熊克武所擠，已如上文所述。至直皖戰後，熊克武又被呂超排出，川軍即推呂超爲總司令，熊克武心有不甘，復向劉存厚乞得援兵，再入川境。川民連遭兵燹，傾家蕩產，不可勝計。他如滇黔桂粵各派，分裂以後，也是兵戈相見，互闕不休。此外各省督軍師長，表面上雖沒有如何爭擾，暗地上實都是懷若私謀。天未悔禍，民誰與治？欲要實做到民權主義，恐前途茫茫，不知再歷若干年，方好達此目的呢。慷慨而談，彷彿高懸擊筑聲。

且說段派失勢，靳開復與靳雲鵬復由曹張推舉，徐總統特任，起置國務總理。閣員亦互有參換，外交總長陸徵祥，內務總長兼署交通總長田文烈等，並皆免職，即任顏惠慶署外交總長，張志潭署內務總長，周自齊署財政總長，董康署司法總長，范源濂署教育總長，王迺斌署農商總長，葉恭綽署交通總長，靳雲鵬自兼署陸軍總長，內閣又算成立了。靳氏二次登臺，更欲收攬時譽，力謀和平，特請徐總統不究既往，赦免安福部餘支。徐總統乃有脅從罔治的敕文。靳氏復思履行前議，為南北統一計畫，請命總統召曹張兩使到京商決時局問題。曹錕張作霖並皆應召，各乘專車入都，與靳相見。三親翁並會一堂，和氣融融，自然歡洽。嗣經徐總統下令，裁撤四川廣東湖南江西四省經略使缺，改任曹錕為直魯豫巡閱使，與張作霖職權相同，副使就令吳佩孚升任。張作霖與吳佩孚，雖未免猜忌，但此時尚沒有甚麼惡感，所以中央超擢吳氏，張亦不加異詞。獨吳氏主張的國民大會，被張作霖極力批斥，謂政府自有權衡，用什麼國民大會，因此靳氏轉告吳佩孚，就把他一時偉議，無形打銷。吳氏之與張反對，激成後來之武力統一政策，實自此始。只靳氏提議的南北統一，張作霖還表同情。曹錕是個無可無不可的人物，也即同聲附和。儘分靳氏一力做去。兩巡閱使駐京半個月，分電各省督軍，採集時議。這是表面上的虛文。各督軍派遣代表，趨集天津。曹張就此出京，由靳雲鵬送至津門，即與各省督軍代表，晤商一宵。各代表統順風敲鑼，何人敢持異議？那時曹張喜氣洋洋，分道自歸原鎮，靳總理也即還京，各代表亦統回本省去了。

自靳總理還京以後，便想把南北統一計畫，積極進行，無如南方軍閥，已是黨派紛歧，比前次議和時候，還要為難。滇黔粵桂，各成仇敵，舊國會一部份議員，離粵赴滇，口開國會，議決取消岑春煊政務總裁職務，補選貴州督軍劉顯世為政務總裁。一國中有三個國會如何致治？劉本為廣東軍政府選入，未曾就職，仍與唐繼堯唇齒相依，不願合入桂系，旋經北京靳總理，及南北議和總代表李督軍一再電勸，敦促和平，唐劉二人乃通電各省，表明意見。文云：

西南護法，於今三載，止兵言和，業已二週。因法律外交兩問題，迄無正當解決之法，以致和會久經停頓，時

局愈益糾紛。夫維持法紀，擁護國權，此吾輩夙抱之主張，亦國民應盡之天職。顧大義所在，雖昭若日星，而時勢變遷，則真意愈晦，是非莫辨，觀聽益淆。吾輩救國護法之初衷，將無以大白於天下，而僉王假借，得以自便私圖，恐國家前途益敗壞而不可挽救。吾輩爲貫徹主張，計謀真誠，鄭重宣言，以冀我全國父老兄弟之共鑒。特立條件如下：(甲)關於收束時局之主張。(一)南北和平辦法，應由正式和會解決。(二)和議條件，以法律外交兩問題爲國本所關，須有正當之解決。(乙)關於刷新政治根本救國之主張。(一)宜將督軍以及其他特設兼轄地方之各種軍職，一律廢除，單設師旅長等統兵人員，直隸於陸軍部，專任行兵及國防事務。(二)全國軍隊，應視國防財政情形，編爲若干師旅，其餘冗兵，一律裁汰。裁兵事宜，特設軍事委員會，計畫執行。(三)實行民主主義。雖在憲法未定以前，宜先籌辦各級地方自治，尊重人民團體，以確立平民政治之基礎，而實現國民平等自由之真精神。上列各條，繼堯顯世，謹決心矢志，奉以周旋，邦人諸友，其有與我同志者乎？吾輩當禱祀以期。至地方畛域，黨派異同，非所敢擇也。

據這電文，似乎有條有理，一些兒不存私見，於是北方各省軍閥家，也有覆電相答，表示同情。正是：

豈必心中期實踐，何妨紙上作高談。

欲知覆電中如何措詞，待至下回錄明。

刑賞爲國家大典，無論若何政體，要不能有功無賞，有罪無刑，獨自民國成立以來，法律已處於無權，冒功邀賞者，實繁有徒，而竊國殃民諸罪犯，則往往爲法律所不逮，就使中央政府煌煌下令，而逋逃有藪，趨避有方，烏從而緝捕之？試觀日本公使之容留九人，拒絕引渡，無論日使之是否依法，但即中國之刑律而論，已等諸無足重輕之列，有罪不能加罰，何憚而不爲亂耶？引佩孚之主張國民大會，此時尙有意求名，故倡議正大，但言之非艱，行之維艱，即令吳氏坐言起行，恐未必能達目的，況擊時者之羣集其旁也。若夫靳冀青之主張統一，計非不善，漢騎二督之發表意見，語亦甚公，但終不得完滿之結果者也。吾得而斷

之曰：「言不顧行，行不顧言。」

第一百二十回 廢舊約收回俄租界 拚餘生驚逝李督軍

却說北方各省軍閥家，見了唐劉兩人的通電，就由曹錕張作霖兩使領銜，覆電演說，也說得娓娓可聽。文云：接讀通電，尊重和平，促成統一，語長心重，感佩良深。就中要點，尤以注重法律外交為解決時局之根本，奉情所向，國本攸關，錕等分屬軍人，對於維持法紀，擁護國權，引為天職，敢不益勤初心，勉從兩君之後。所希望者，關於和議之進行，務期迅速，苟利於國，不尚空談，精神既同，形式可略。此次西南與師，揭櫫者為二大義，一曰護法，一曰救國，南北當局，但能於法律問題，持平解決，所謂軍職問題，民治問題，均應根據國會，及國會制定之憲法，逐漸實施，決不宜舍代表民意之機關，而於個人或少數人之意思，為極端之主持，致添紛擾。是法律問題之研究，當以國會問題為根本，即軍職之存廢，及民治之施行，亦當以國會為根本。現在新舊國會，怠棄職務，不能滿人民之希望，復以黨派關係，不足法定人數，開會無期，而時效經過，尤為法理所不許。值此時局艱危之際，欲求救濟，舍依法改選，更無他道之可循。果能根據舊法，重召新會議法之義，既達，則統一之局立成，此宜注意者一也。至於中國國家，實因列強均勢問題而存，國際關係，與國家前途之興亡，至為密切。前次滬會停滯，實以外交問題為主因，即北方內部之紛爭，亦由愛國者與專恃粵援，不知有國，只知有黨之軍閥，為公理與強權之決戰。試問自己良心，果能愛國否？差幸公理戰勝，違反民意之徒，業經匿跡銷聲，嗣後中央外交之政策，應以民意為從違。談何容易，在南北分裂之際，無論對於何國所訂契約，皆應舉而評諸輿論。國本既固，庶政始成，此應注意者二也。若夫和議方式，允宜以早日觀成為旨，歸軍事收束，特設委員會，尤為施行時所必要。此皆中央屢徵同意。

期在必行，毋容過慮者也。總之時局日艱，民困已極，排難解紛，當得其道。凡我袍澤，果能及早覺悟，不事私爭，所謂護法救國之宗旨，均經圓滿解決，則同心禦侮，共謀國是人同此心，何敢自外。兩公主持和議，情真語摯，敬佩之餘，用敢貢其一得，希即亮察。

看這電文，也是斟酌的理，釋躁平矜，南北兩方，應該由此接近，可望和平，及細覽語意，纔知兩造仍多扞格，未盡通融。北方的主張，擬解散新舊國會，新國會為段派所組成，南方原是反對。但舊國會分徙演粵，方思恢復立法權，怎肯被他解散？是當然做不到的事情。段氏的武力統一主義，南方向與抗爭，此時段派雖去，曹張猶是軍閥家，怎能使南方信服？況徐總統為新國會所產出，南方未肯承認，欲要南北和平，還須改選總統，是又當然不易辦到的。所以雙方通電，仍是兩不相下，怎能遽達和平呢？證釋其明。

湖南第七師及暫編一旅職兵各一營，突在武穴騷動，當由馮玉祥率兵彈壓，始得平定，即令變兵器械遣散。旅長張敬湯，係張敬堯兄弟，前曾在湘敗逃，經中央明令通緝，至武穴兵變，敬湯適暗中煽動，因所謀未遂，匿居漢中，被湖北督軍王占元察悉，派兵將敬湯拘住，訊明罪狀，電呈中央，奉令准處死刑，當即就地槍斃。還有張敬堯舊部第二混成旅旅長劉振玉等，曾在寧鄉安化新化等縣縱兵焚掠，被各處災民告發，由湖南總司令部遣兵拘獲，審訊屬實，亦即處死。敘此兩事，證明張敬堯之不韙。此外如保定通縣兌州等境，偶有兵變，多是安福部餘波，經地方長官勸撫，幸皆盪平。惟張勳已得脫然無罪，移住天津，因從前段氏檄文，有曹錕私勾張勳出京，重謀復辟一語，便在津門通電聲辯。他由張兩帥保護，又想在軍閥界中占踞一席，所以有此辨論。其實是年力已衰，大禍不再，還要幹甚麼富貴呢？復辟原屬非宜，但不忘故主，情猶可原。此次辨論，多增其醜，真是何苦。

且說外蒙古取消自治，已將一年，自徐樹錚到了庫倫，削奪前都護陳毅職權，凡一百十八回。陳毅也不願辦事，索性離庫南歸。及樹錚還京主戰，事敗奔匿，不遑顧及外蒙政府。以陳毅駐庫有年，素稱熟手，仍令暫署西北籌邊

使，刻日赴庫。陳毅尚未到任，那外蒙又潛謀獨立，竟於九月十三日夜間，大放槍砲，自相慶賀。幸駐庫司令褚其祥，派隊彈壓，拘住首犯二人，驅散餘衆，一面電達巡閱使曹錕，詳報情形。曹錕便轉告中央，請撥餉濟助，並促陳毅蒞任，政府自然照辦。惟聞得外蒙爲變，仍由俄人暗地唆使，俄新政府雖已戰勝舊黨，國亂未平，烈強均未承認，並因俄兵四出拓地，擾波蘭，窺印度，尤爲列強所難視，所以列強勸告中國，與俄絕交。中政府特有利強爲助，樂得照允。遂由外交部出面，呈請徐總統。徐總統因卽下令道：

據外交部呈稱：一、比年以來，俄國戰團林立，黨派紛爭，統一民意政府，迄未組成。中俄兩國正式邦交，暫難恢復。該國原有駐華使領等官，久已失其代表國家之資格，實無由繼續履行其負責之任務。曾將此意，面告駐京俄使，并請卽日明令宣布，將現在之駐華俄國公使領事等，停止待遇。一、等語。查原呈所稱各節，自屬實在情形。惟念中俄兩國，壤地密邇，睦誼素敦，現雖將該使領等停止待遇，而我國對俄國人民，固友好如初。凡僑居我國安分俄民，及其生命財產，自應照舊切實保護。對於該國內部政爭，仍守中立，並視協商國之趨向爲準。至關於俄國租界暨中東鐵路用地，以及各地方僑居之俄國人民一切事宜，應由主管各部，暨各省區長官，妥籌辦理。此令。

駐京俄使庫達攝福，聞令以後，卽致牒外交部，抗稱中國背約，並責成中政府妥護僑民。政府置不答覆。但飭將多處所有俄國租界，一律收還，並向駐京各國公使處聲明，各公使均無異言。俄使無可奈何，只得轉懇法國公使代管俄產，法使不允。嗣是俄國租界，陸續由中國長官收受。天津本有俄租界，俄國僑民，雖然不能力拒，却提出抗議條件，欲與中政府交涉。東三省哈爾濱濱海參崴各俄商，且紛紛改挂法旗。俄商道勝銀行，亦托詞歸法國保護。不容中國接收。外交部因特照會法使，提出三事，請求法使履行，大綱如左：

(一) 根據於九月二十四日法使拒絕俄使庫達攝福請求法使代管俄產之事，證明法國並非希望接管俄庫

之意。

(二)哈爾濱之法旗，係出於俄人規避接管之一種作用，對於法政府，未爲何等讓渡之手續，故事實上不徹底。
(三)俄商濫用法旗，若吾國前往接收，轉涉及法國國徽尊嚴，故先行聲明，希望轉告其撤收法旗，以免因俄人關係，損及中法完全無缺之睦誼。

照會去後，再由交通總長葉恭綽，與華俄道勝銀行經理蘭德爾，改訂關係中東鐵路之合同。此後中東鐵路，純歸商辦，中國得加入管理，俟至俄國政府統一告成，經中政府承認後，方得另行議定。蘭德爾即作該路代表，簽字立約。於是哈爾濱道勝銀行及中東路公司所懸挂之法旗，擬即撤去。法使亦有公文關照，令他撤下法旗。若俄國人民，願將法旗懸挂，仍聽他自行決定。旋由駐京公使團，照會政府，正式承認中國對俄行動，得收回俄租界。惟議定將俄使館之房屋，仍委前俄使庫達攝福管理，外交部不得不允。因此俄使庫達攝福，仍得寄居京師，不過實際上無代表資格，做了一個中國寓公罷了。

俄事方纔就緒，那東南的江蘇省中，忽出了一種怪聞，令人驚疑得很。看官道是何事？乃是李督軍突然自戕。本固可驚，筆亦突兀。李督軍純，因和議歷年未成，憤極成病，常患心疾，特保薦江寧鎮守使齊燮元爲會辦。燮元方在壯年，曾任第六師師長，頗能曲承李意，李故引爲心腹，遇有軍國重事，往往召入密問，不啻一幕下參謀。至段系失敗，安徽督軍兼長江巡閱使倪嗣沖，亦爲段系中人，迹涉嫌疑，年亦衰邁，自請辭職歸休。徐總統乃命張文生暫署安徽督軍，並將長江巡閱使一職，令李兼任。長江巡閱使本來是徒有虛名，未得實權，李純不願就此職銜，遂派參謀長何恩溥赴京，督謁總統，代辭長江巡閱使一席，且併議和總代表兼差，亦願告辭。請徐總統另派重員。徐總統不允所請，但已窺透李純隱衷，特將長江巡閱使裁去，改任李純爲蘇皖贛巡閱使，齊燮元爲副使，李純始受命就任。但江西督軍陳光遠，本與李純比肩共事，焉聞李純權出己上，并要聽他指揮，當然心中不服，有一情願歸鄂，不願

歸蘇」的宣言。新署皖督的張文生，久縮兵符，向爲張倪部下的健將，亦抗辭不服李純。蘇省士紳，又謂：「李純生平，素稱不預民政。」因即乘機拍電，請他移駐九江。當塗等處電文中語，含有諷辭。李純受了種種激刺，益覺煩懣不寧。高而危江蘇財政廳長俞紀琦，爲蘇人所不喜，屢加譏議，省長齊耀琳，更與李純意見相左，呈請中央，乞許辭職。李純因保王克敏爲省長，蘇人大譁，競稱克敏爲嫖賭好手，如何得爲江蘇長官。遂極力反對，兩電紛馳。政府顧全民意，不用王克敏，好在薦牘上面，另有王瑚作陪。王瑚會爲京兆尹，尙副民望，故政府特任王瑚爲江蘇省長。羣議乃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李純以俞紀琦未孚物議，更保張文蘇爲財政廳長，惹得蘇人又復大譁。相傳文蘇原籍江西，夙工諂媚，當李純督贛時，文蘇得族人介紹，入謁督轅，參見後即嗚咽不止。純驚問原因，文蘇泣答道：「督帥貌肖先父，故不禁感觸，悲從中來。」李純還道他真有孝思，即認爲義子，委任他爲烟酒公賣局局長，尋復薦任兩淮鹽運使，至此復舉爲財政廳長。未免營私蘇人向工言論，并有蘇人治蘇的意見，乘此尋瑕指隙，大聲呼斥，不但痛詬文蘇，並且力詆李純，拍致府院的電文，絡繹不絕。就有兩電最爲激烈，由小子節錄如下：

江蘇公民致大總統國務院文云：「直皖戰起，李督藉詞籌餉，百計斂財，其始違法越權，委議會查辦劣迹昭著之俞紀琦爲財政廳長，人民驚駭，一致反對；近又報載力保文蘇，查文蘇爲李督乾兒，其爲人卑鄙醜態，姑不具論，而秉性貪婪，擅長諂媚，若竟成爲事實，以墨吏管財政，恃武人爲護符，三千萬人民生活源泉，豈可復闕。報紙又迭載：「李督派員向上海匯豐銀行等，借外債一百五十萬，以某項省產作抵」等語，借債須經會議通過，爲法律所規定，以省產抵借外債，情事何等重大。如果屬實，爲喪權玩法之尤，此而可忍，孰不可忍。用特明白宣告，中央果循李督之請，任文蘇爲江蘇財政廳長，文蘇一日在任，吾蘇人一日不納稅。至借債一節，如果以江蘇省產作抵，既未經過法定手續，我蘇人當然不能承認。江蘇人民，困於水火久矣，痛極惟有呼天，相忍何以爲國。今李督方迭次託病請假，又報載其力保文蘇，以去就爭，應請中央明令，准其休息，以蘇民命而惠地方。江蘇

幸甚。

南匯公民致大總統國務院財政部云：報載李督力保文蘇財廳，以去就相要，蘇民聞之，同深駭異。文蘇爲李督乾兒，卑鄙無恥，不惜謂他人父，人格如此，操守可知。財政關係一省命脈，豈堪假手貪鄙小人？如果見諸事實，蘇民誓不承認。且江蘇者，江蘇人之江蘇，非督軍所得而私。李督身任兼圻，竟視江蘇爲個人私產，並藉以爲要挾中央之具，見解之謬，一至於此，專橫之態，溢於言外。既以去就相要於前，我蘇民本不樂有此奪主之喧賓，中央亦何貴有此跋扈之藩鎮？應請明令解職，以遂其願。如中央甘受脅迫，果徇其請，則直認江蘇爲李督一人之江蘇，而非江蘇人之江蘇，我蘇民有權，還問中央果要三千萬人民爲盡義務否？三千萬人民爲之蒙養否？博督軍之歡心，失三千萬人民，孰得孰失，惟中央圖之！

以上兩電，攻擊李督，語語利害，原令當局難受。但古人有言：「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爲之。」近今的熱心利祿諸徒，多執此兩語爲秘訣，李督軍果不蹈此習，獨知自好，何妨改過不吝，就把張文蘇舍去，否則解組歸田，儘可自適，爲什麼負氣自戕，效那匹夫匹婦的短見呢？說得甚是。據督轅中人傳言：「李純元配王夫人，爲民家女，伉儷甚諧，嗣因叔父無子，由純兼祧兩房，因復娶孫氏爲次妻。王夫人產女不育，孫竟無出，乃陸續納入四妾，名爲春風夏雨秋月冬雪。就中惟春風爲最寵，貌亦最勝，粗知文字，能佐純治公事，四妾亦不聞生男。惟純與元配王氏，始終和好，無話諍聲。蘇浙一役，幾至開戰，虧得王夫人從旁解勸，纔得讓步罷兵。莫謂世間無賢婦。純弟字桂山，得兄提拔，官至中將，平時友于甚篤，同牀共被，有漢朝姜肱遺風。平時純自奉儉約，頗好時譽，督轅時深得婦人愛戴。及移節江蘇，却也按部就班，並不少改。每聞國家亂事，輒唏噓不已。尤留心京滬各報，謂報中所載毀譽各詞，可作諍友，不當屏諸不觀。至保薦省長財長兩席，大遭蘇人反對，詬訾百出，並載報端。純一閱及，往往淚下。十月初旬，乃弟桂山由京返蘇，純與言家事，並將來產業布置，詳囑無遺。內弟王某，充某旅營長，由純召他到署，嗚咽與語道：「我的督

軍不能做，你的營長亦幹不下去。現我令軍需課撥洋七千元，給汝回家，汝購置田產，亦可過活，何必在此取咎呢？」王夫人在側，聽他語帶蹊蹺，不免瑣問。純嘆息道：「人心如此，世無公道，我命已活不了，何必多問？」王夫人不敢復言。唯看他氣色，甚覺有異，不過隨時防範罷了。

十一日上午，純詢左右，謂：「我有勃林手槍一枝，曾送機器局修理，現修好否？」左右奉諭，即電詢機器局。少頃，即有局員將槍送來，經純察視，收藏小皮箱內。下午三時，純索閱上海各報，報上又載有評斥自己等事，即頓足大哭道：「我戮蘇數年，撫衷自問，良心上實可對得住蘇人，今爲一財政廳長，這般毀我名譽，我有何面目見人？生名譽爲第二生命，乃無端辱我，我活着還有何趣呢？」王夫人聞言，料知自己不能勸慰，急命人請齊燮元等到來苦勸。純終不答一詞，齊等辭退。黃昏後，純又召入祕書，囑擬一電，拍致北京，自述病難痊愈，保齊燮元暫代江蘇督軍。祕書應聲退出。純又自寫書函多件，置諸抽屜，始入內就寢。至四下鐘後，一聲怪響，出自牀中，王夫人從夢中驚醒，起呼李督，已是面色慘變，不省人事，只有雙目開着，尚帶着兩行淚痕，急得王夫人魂魄飛揚，忙召眷屬入視，都不知是何隱症，立派人延該軍醫診治。醫士須藤，至六時始到，解開純衣，察聽肺部，猛見衣上血迹淋漓，纔知是中槍畢命。再從牀中檢視，到了枕底，得着一勃林手槍，即日間從機局取來的危險品，須藤驗視脈息，及口中呼吸，已毫無影響，眼見得不可救藥了。嗚呼哀哉！年祇四十有六，並無子嗣。小子有詩嘆道：

無端拚死太無名，寧有男兒不樂生。
疑案到今仍未破，江南流水尚吞聲。

李督歿後，謠傳不一，或說是由讎人所刺，或說他妻妾中有曖昧情事，連齊幫辦也不能無嫌。究竟是何緣由？容小子調查證據，再行續編。所有李督遺書，及中央卹典，俱待下回發表。看官少安毋躁，改日出書請教。

德租界收回後，又得收回俄租界，以龐然大之俄公使，至此且智盡能索，無由逞威，是真中國自強之一大機會。假使國是更新，黨爭不作，合羣策羣力以圖之，則三年小成，十年大成，張國權，雪國恥，亦非難事，奈何名爲民國，權歸武人，斷斷富貴之

李存，國通俗演義 第一百二十四 應誓約救回俄祖界 押餘生驚逝李督軍七六〇

小子調一互相餽殺，喋血不休，貧弱如中國，何堪屢亂？即使外人自遭變故，無暇瓜分，恐神州大國，亦將有銅駝荆棘之歎矣。李德疵要不得謂非軍閥之翹楚，是何激刺竟至自我，就中必有特別情由以爲暴亡，若祇爲和議之無成，蘇人之反對是更新下不盡然，然如李督軍者，猶不得其死，而一校軍閥家，亦可以自返矣！